

續
秘
密
客

中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文劍道：「我現在最怕的就是老乾娘聯絡張萬六果生竟有老乾娘幫助地圖被鐵胆圍得去送的。山東張督軍有了這張軍用地圖，我們鄭督辦就不能安穩坐鎮金陵了。」月華將手一拍道：「對你，真同我一樣意思。」電話又來了，文劍拿起問道：「要誰聽電話？你問我，或是滕探長，是的是的，你是秘密客，是不是二夫人不是啊？你……什麼報告軍用地圖，噫噫，真的嗎？喂！」自語道：「這樣要緊就掛斷了！」月華笑問道：「秘密客。」文劍接口道：「不錯，是秘密客，他說軍用地圖在龔大人辦公室地窠下面。」月華大喜道：「什麼地圖有着落了，噫，秘密客真幫我們的忙，明天我去謝她……」文劍道：「你去謝誰？」月華道：「總長二夫人楊霜華。」文劍揮手道：「不……不對，不對，他說我決不是楊霜華，你們不要張冠李戴。」月華道：「這就太奇怪了，難道新出了一個秘密客嗎？」文劍道：「不管新秘密客，老秘密客他告訴我們總是好意，假如真的地圖在地毯底下，這到免去我們一樁重大心事。」月華點頭道：「不錯。」噹……又是電話，文劍發恨道：「斷命這電話也太多了，又是那兒來的。」執聽筒問道：「喂，是誰？唔，是善長嗎？喂，喂，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秘密客剛才打電話來說軍用地圖在龔大人辦公室地毯底下，什麼已經找到了，在那兒是在地毯底下，唉，你們怎麼知道的，也是秘密客告訴你的，呃，真是好偉大的秘密客……什麼噫，噫，該死，該死，可了不得了，噫，噫，好罷，我一定到再會。」月華說異道：

真有這樣的事實。」文劍道：「事情鬧得很大，還有別的事嗎？」文劍道：「謝科長的那三姨太太被綁了，據謝科長的意思，這是怪西人。」月華憤恨道：「咳，鬧得這樣厲害，還成個世界嗎？」

「文劍道：『我要走了。』月華道：『怎麼突然就走了？』文劍道：『明天我還得去見客。』月華

不明白地：『做陪客。』文劍道：『是的，剛才……』使明天請榮老太爺吃……客。』月華

笑道：『恭喜你，你真是一位紅人。』文劍道：『得啦，得啦，你也取笑我嗎？』

握手辭別，當夜不談，第二天和警長同到鎮守使公館，那時客人已經先到了，是一個……

翁龔英鐸介紹道：「這位就是榮老太爺……這位是警長衛道雲，這位是政治部密探長滕文……」

「滕探長與衛警長到很恭敬，請教慰問，而這位老太爺，架子真是十足，祇不過把頭微微一點，臉上笑

容都不易看見，英鐸指老者道：「這位榮老太爺就是炳南師長的父親，一向在北京當差使，很有面子。

鄭督辦張督軍，他都很要好，這次鄭張交戰，是個最不幸的內戰，老太爺的意思，想出來做個和事老。

……」榮老太爺抹着長鬚，微笑道：「鄭督辦的脾氣，大概你們也知道，他是至死不肯屈服的，我覺得

這決不是人民之福，這次假如真的決戰，軍事上損失是不必說，人民鬧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幕

大悲劇，還是不開幕的好，我也是為願全體平安，今天到這兒，問你們……可否……」

事和平解決。一跡掃長道。一榮老太爺是一位大才，就請你想個萬全之法。一榮老太爺歎道：「榮大人你不是請我吃飯嗎？現在我肚子餓了，最好能先解決腸胃，正經事在吃酒時候再談，不知你們可贊成？」龔英鐸欣然道：「這還有個不贊成？簡直是乾脆極了！」向身旁衛兵道：「趕快辦酒……」衛兵奉命立時安排起來，人多易於辦事，七手八腳，一會兒工夫什麼都齊備。榮老太爺是毫不客氣，中間太師椅上坐，笑道：「痛快痛快！今天我至少要吃去你們一斤酒。」龔英鐸笑道：「最好老太爺能吃二斤，那就受賞臉了。」大家談笑生風，情形是非常欣然。吃完二盆熱炒之後，榮老太爺正式道：「我的意思將這次戰事無形而消滅，使人民都可安居樂業，鄭督辦雖然不能同情，祇有手下將士們個個反對，這仗也就打不成了。」龔英鐸拍手道：「說得對，老太爺肯成全這件事，我們是很感激的。老實說，一打起來，我們都沒有好日子過。」榮老太爺說：「如果你們肯拿出二十萬數目，我可以寫一張保票，這次決打不起來。」龔英鐸笑道：「祇要真能不打仗，這筆款子就由我這兒填一填，我也願意的。」榮老太爺道：「今天就把這筆款子讓我帶去，明天一早，我就拜會幾個師長旅長團長，同他們說妥了，再不會有炮聲聽到了。」龔英鐸遲疑道：「這樣限我明天交款吧？」榮老太爺想了想道：「明天……」龔英鐸即道：「明天是最妥當，因為你的少君炳南先生他前天有電報給我，說是明天准到這兒，這事也可以同他談。」

談……」榮老太爺想了一會搖頭道：

可同他談起，小兒的脾氣是最不好惹的，如果他知

道用錢去運動人家，這是他平生最反對的事，說不定會把事情弄僵了。」滕文釗道：「老太爺的意思

總不會錯的，那末明天炳南先生來，我們不找起就是了。」榮老太爺道：「對讓他回到家裏，我再細細

同他談，一個年青人，他在外面，總免不了有一種好勝心。」英鐸道：「這也對，明天一點鐘，我備齊款子，

恭候老太爺……」榮老太爺點頭道：「好，就這樣辦。」重要問題算告個段落，大家臉上都帶有欣慰

之態，對於吃的方面，也格外有勁，餐畢，互相又談了些別的事，滕文釗見沒有什麼討論，也就約定明日

見，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月華有病，趕到文家一問老媽子，說已好多了，這是一個高興消息，不但心底舒

暢，就是腿部，也特別輕鬆有勁，急急忙忙上樓，推開房門，要跨進去，文釗喊了一聲，哎呀，紅着臉忙退出

來，這是什麼玩藝兒？原來裏面演着一幕最香艷活劇，委實太叫人心盪了，肉感得真能叫人麻醉……

一位富於健康美的大姑娘，站在西湯浴盆前，光着上半身，雪白肌膚，又香又滑，自己用手中揩擦着乳

部，你想這樣情形，滕文釗突然發見，哎呀，當然不免他又很怪自己，不應該這樣肉探，一個男子要到一

位小姐房裏，即應該在門上敲二下，使人家有個準備，冒冒失失，推開人家閨房，這好像有意窺探人家

秘密，不高尚的行為，人家永遠看不起，真是不值得。文釗在房門口呆站了一會，忽見聽到裏面文釗

書喊聲：「滕探長站在外面做什麼快請進來。」文劍顫聲道：「可以進來嗎？」月華在裏面答道：「當然可以進來。」文劍紅着臉推開門，慢慢向裏走……文月華仍就睡在床上，不過她已坐起了半個身子，站在面湯浴前的健美姑娘，把衣裳已扣好，這時她正在改造面部扮妝，胭脂，眉毛，口唇，等啦，都在逐部逐部解決。文月華向文劍笑道：「探長請坐請坐。」文劍向沙發上坐的時候笑道：「剛才我真太鹵莽了，不應該這樣冒失。」月華道：「沒有關係，我們這位妹妹她是最提倡公開的。」文劍取出雪茄抽了二口笑道：「這位小姐我並沒有見過，能與我介紹嗎？」月華道：「怎麼不可以，她是最欽佩你的。」向健美姑娘道：「妹妹你所最欽佩的滕探長就是他……」那健美姑娘忙回過頭向滕探長笑了一笑，這一笑真夠意思，太動人了。滕探長可以算是對女人無緣，而見了她，不知怎麼的，全身會發麻，心裏會發甜，大概她臉上有電流，特別地能叫人興奮。文月華又道：「我這位妹妹，她叫唐彩鳳，暹號叫時代西施，平生最愛打扮，化裝起來至少要三個鐘點。」彩鳳向文劍笑道：「對不起，你和我姊姊談談吧。」說完她還是繼續地梳裝……月華道：「探長我們這位妹妹是一個很痛快的人，同你說說也沒關係。她在北京，就是想收回軍用地圖。」文劍一喜道：「啊，也是我們的同志。」月華道：「我在南京的時候，女朋友要算她最有情義，而且她很聽話，我叫她做無論什麼事，從來沒有回過，我或這好

妹子常常這樣說爲我犧牲一切都願意。」文劍道：「這也是你素來待人好。唐小姐又是一個富於情義的，你們這朋友就交得很有意思了。」唐小姐一定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月華搖首道：「不她是一個妓女，在南京秦淮河裏當姑娘的，爲了失去地圖，我打電報給她，叫她幫着調查，所以她就到北京，她就掛牌做姑娘，結交官員，暗探消息，果然被她結識了一位大官員，名叫朱鐵山，是張蔭函前第一個紅人，據說偷副圖的毒手，要想發筆財，把那張副圖賣給朱鐵山，這次就是到上海來解決這問題。」文劍欣然道：「唐小姐的精神真偉大，犧牲自己謀大眾福利，我們做男人的，真慚愧死了！」月華突問道：「有什麼新的發見嗎？」文劍點頭道：「有。」就把榮老太爺和解事細細說了一番，並且還在袋裏摸出一封信交給月華道：「你看這封信……」月華看信上寫的是……大偵探滕文劍先生，你是一個不怕死的好漢，叫人真的欽佩，我想同你見一面，明天下午六時，有胆量請到霞飛路華龍西菜社三號一叙，切勿失約。怪面人啓……」文劍道：「這封信是在這兒門口一個拾垃圾的小孩交給我的。」月華皺眉道：「如果去怕有危險吧？」文劍道：「如果是真的怪面人，我到願意同他見一見……」月華道：「這魔鬼舉動很特別，明天到是抓他的好機會……」時間也真快，不知不覺他們已談了有二小時之久，唐彩鳳這才化裝成全衣裳，在屏風後也換了，真是一個美人，兩條細而彎的眉毛，一動起來如

同閃電秋波水汪汪，簡直能說話而且還有向人碰腕力量這樣氣派活潑女子，滕文到這第一次也到初出茅廬的少年被她幾個迷眼一送那就休想再能鎮靜不是面紅耳赤就是內心如小鹿亂撞，她已坐到床邊來了，文到忙送上一枝烟捲，她捧在手裏放在眼邊一瞟，自語道：『是白金龍……』將烟還給文到，微笑道：『對不起，這烟我不配胃口。』滕文到被他這樣一來臉上立時飛紅，很無趣的把烟收回，唐彩鳳是滿不在乎，落落大方之舉，真能使人驚懼，她開了皮包在裏面取出一只洋金烟盒子，打開來送到文到面前，笑道：『探長，你可以嘗嘗我這烟捲兒……』文到素來善於應付，而今天也會怔住了，示證瞪的牢看在她那拿烟盒子的白手上，啊，真美極了！白得像嫩藕似的肉手，瘦而長的粉指，戴着一只光彩奪目亮晶晶鑽戒鑲工是特別叫人可愛，手指甲上染了粉紅色，粉紅色裏還透出有趣的亮光，彩鳳又道：『這是十幾塊錢一聽的香烟，探長請賞個臉，試一枝看。』文到忙取了一枝，微笑道：『呃，唐小姐真是了不得的人……』彩鳳抽着烟，微笑道：『我在南京的時候，月華姊姊已對我說過幾次，說你探長真是一個精明強幹，年少英俊很少的人才。』文到謙遜道：『這……不敢當。』彩鳳道：『好得有你探長在上海，要不然上海更不知鬧成一個怎樣局面……』文到迷戀着神經昏沉沉，這十幾元一聽的香烟味兒真好，捨不得蹭，踹一口，一口的烟，往肚子裏拚命吸，彩鳳說一句，他總是答上一

句不敢當，不敢當，文月華聽得笑起來道：『探長，你到底有多少不敢當？』彩鳳哈哈大笑道：『我一向聽人家說，探長是一個怎樣怎樣厲害人，今天一見，探長原來是忠厚老實人。』月華道：『妹子，這是你的魔力，我們探長從來沒有這樣老實過。』彩鳳道：『鐵肥圈一天不剷除，上海決無安寧之日。』文劍已吸成了烟頭，還是捨不得扔去，繼續地抽吸，嘴裏答着：『是的。』月華道：『我以為收回副圖是更要緊的工作。』彩鳳道：『如果副圖到張苞方面，我們督辦辦事上靠得住，是失敗，所以這張副圖，是我們幾萬萬生命的靈魂，不收回，總覺得是討厭的。』文劍挺一挺身，扔去烟尾，發話道：『我真慚愧，任了探長職位，而不能消滅匪黨組織，根本就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唐小姐是一個柔弱女子，而她到反替國家出了力啦。』月華有些哽咽道：『說起我們這位妹子，使我忍不住會淌下淚來。爲了我，真太犧牲了。』彩鳳搖手道：『得啦，得啦，這些話還說它幹什麼？祇要與大家有利益，犧牲我個人這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文劍將大拇指一豎道：『好，真是女中模範。』唐彩鳳突然想起一件事，花枝招展似的站起來，向文劍笑道：『探長，你坐坐，我還要去辦一樁事情，不能奉陪，請原諒……』身子一扭，眯眯一笑，咯咯走了。走到房門口，回轉身，向月華招手微笑道：『我的好姊妹，回頭見。』真是一個神秘女郎，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沒有不使人酥醉的。唐文劍自己也不再懂，今天居然會訪一個女人，傾倒了。

月華向文釗笑道：「探長！你覺得我這位妹子怎麼樣？」文釗讚歎道：「真偉大！」月華道：「我可以斷定她一定去進行那張副圖了。」文釗道：「此人真痛快極了！」月華笑道：「到後配你胃口。」文釗把臉一紅，答不出話來。月華是多麼機警，見這情形，也就不說什麼，叫老媽子開晚飯，陪文釗吃了一餐便飯。隨便又談了些別的。文釗見時候不早，遂告別回家……他的夫人是位賢德女子，凡事總隨着丈夫心意。快八年夫妻養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到是十分美滿家庭。文釗因為這幾天公事太多，弄得頭昏腦脹，到家也不願多說廢話。夫人知道他怪脾氣，他要是不願開口，無論你怎樣問，他是始終不發一言。今晚他回來，比往日還要憂悶，滿臉愁容，往床上一躺，緊閉眼睛，別的不想。唐彩鳳這女子，真值得一想想。想得心裏同火燒一般，直想到睡熟為止。第二天最重要公事，到鎮守使公館解決。那榮老太爺和解問題……榮老太爺真是一個心急朋友。他在滕探長之前，已到了龔公館，向龔算取款。其實款子早就備齊，祇因榮炳南師長即刻就到，讓他們父子見過面之後，再行付款。這也是做事週到，免得有所欺騙。傳達員進來報道：「龔大人榮師長到……」鎮守使欣然道：「快請！」衛警長滕探長全副精神，注視在榮老太爺臉上。如果他是冒牌，臉色定會有變，或者惱懼而逃。只見他微笑面容，面不改色，鎮靜如常。並且還說：「來得正好，就請他進來吧。不過，昨天我已對你們說過，這筆款子，千萬別讓他知道。鎮守使如

道這決不是詐騙人家和解是好意到——村三十萬元取出，英鋒笑道：「老太爺一切費心。」榮老太爺在英鋒手裏接過手提箱打開一看果然許多全新鈔票，這就笑道：「三天就有完滿解決。」衛警長滕探長已將榮炳南師長請到裏面，榮老太爺向炳南屬色道：「你們談談我先走一步。」他咳嗽了一聲，波着方步走了。鎮守使招待炳南師長坐定，大家先說了一番客氣話，然後談到正題。炳南道：「鄭督辦對於上海問題很是操心，他覺得這樣下去，人民太苦了，所以派兄弟到上海來最大的使命，就是消滅鐵胆團。」文釗道：「好極了，榮師長肯出來消滅鐵胆團，哈這也是他們該倒霉了。」炳南笑道：「一切還要靠諸位大力，因為上海我還是頭一次到。」鎮守使插嘴道：「尊大人是常到上海？」炳南詫異道：「你說什麼？」衛警長道：「老太爺真是一個福氣人，七十多歲人還是精神抖擻。」文釗道：「那當然，有榮師長這樣兒子，睡夢中也會笑醒。」炳南奇異的神氣向大家呆看了一會，問道：「你們說什麼，弄得我一點兒不懂。」鎮守使道：「我們是談起你的老太爺……」炳南道：「老太爺說我父親嗎？」文釗點頭微笑，炳南道：「我的父親已死了十三年，你們還說他幹什麼？」鎮守使大驚道：「什麼？尊大人已死了十三年？」炳南道：「那時候我是十八歲，要是我父親在世，說不定我的地位還比較好一點兒。」文釗道：「這樣說起來，我們是遇騙了。」衛警長道：「那末你進來的時候，有一個老

頭子出去，你可認識他？」炳南道：「那頭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鎮宇使跳腳道：「唉！上當了！上當了！白白送去三十萬。」崇炳南不知其中詳情，由探長將經過情形說了一番，這就無有異議，受騙了一個兒工。傳達員送進一封信，是寫給鎮宇使，龔英鐸忙拆看，上面寫：「鎮宇使龔大人英鐸，大概現在你們已發覺受騙了，對不起，又和你們開了一次玩笑，這三十萬元，我自己不要，因為維揚水災，難民頗苦，我將這三十萬元，代替你做了善舉，事為功德，你們也不必懊喪，將來另有別法補報，再會敬祝康健。」

密客啓：『英鐸發急道：』要命要命，怎麼又是一個秘密客。』衛道雲向文劍道：『你到總長家裏問一問二夫人，是她所幹的嗎？』文劍搖頭道：『決不是二夫人。』鎮宇使道：『你去一次也好。』文劍明知這是多此一舉，但長官的命令，不好拒絕，忙坐了汽車到吉林路，湊巧二夫人在家，文劍就在會客室裏與二夫人談起剛才所有事情，霜華笑道：『你相信是我幹的嗎？』文劍搖頭道：『不，我相信出了一個冒牌秘密客。』霜華道：『探長不瞞你說，最近這秘密客時常來同我搗蛋，我也被他鬧得頭昏腦脹。』文劍皺眉道：『真安命秘密客……怪面人……鐵胆團……他們真是魔鬼，我好像現在比以前更難辦事。』在這時，會客室門突然全開，一個蒙面人慢慢進來，手鎗瞄對着二夫人，高聲道：『楊霜華，知趣一點兒，你手上那只鑽戒快交給我，要有半個不字，我就一鎗，滕文劍你不要動，動一動我就開鎗……』

快快把你戒子拿下來。」霜華不敢做聲。子取下。蒙面人大聲道：「交在我手裏。」霜華抖抖的將戒子交給蒙面人。蒙面人見目的已達，說了一聲再會，疾步就逃……等到滕探長取出手鎗，趕他已不翼而飛，無從找尋。霜華往沙發上一坐，愈恨道：「好大胆的魔鬼，他居然在我頭上動起土來，好總有一天，我得和他較量較量。」滕文劍垂頭喪氣進來說道：「二夫人，這就是秘密客嗎？」霜華點頭道：「嗯，正是他……」文劍懷疑道：「真叫人不懂，他是幫我們的，還是幫鐵胆團的？」霜華道：「我也不懂……」二十分鐘之後，老媽子送進來一封信，是寫給楊霜華的。二夫人忙拆開一看，信紙之外，還有一只鑽戒，這就是剛才蒙面人搶去的東西。信上寫着：「總長二夫人楊霜華女士大名鼎鼎，老解秘密客你的本領是大眾所欽仰的，你的神通是人人所驚奇，今天也同你開一次玩笑，並不是貪圖你那區區首飾，實在是愛你也知道我的厲害，戒子送你，以後你得領教領教我這新秘密客的玩藝兒，滕探長有什麼才能，不過是一個飯桶而已，不值得我稱道。哈，秘密客啓。」這封信不但楊霜華看得怒氣勃勃，就是滕文劍也是雷霆大發，互相說了些牢騷話……文劍道：「我今天還有個約會，是六點鐘……」霜華道：「是誰請你？」文劍道：「怪面人……」霜華一呆道：「啊，怪面人在那兒？」文劍道：「霞飛路華龍西菜社。」霜華道：「你還是不要去，這一定是有人暗算你，危險得很。」文劍道：「做了一

個樣長貧生怕死那還行嗎。霜華遠一就是去你也得自己小心。又知道一我知道一說到沈聯英
 總長因為他夫人蔣上珠脫逃嚇得魂飛天外上海無論如何是不敢再住下去還是到北京去避風頭
 吧。

李昌鑑著

苦海情淚

長篇哀情小說

▲ 上 中 下 三 厚 冊 ▲

(這部小說實在好看)

趣有段段

處處動人

◉ 看得你會哭 ◉

◉ 看得你捧腹大笑 ◉

凡看過苦海情淚小說

好

贊

人

人

第十二章 王小六子死得真離奇 唐彩鳳突然失蹤

▲文月華被綁血戰之下文劍受傷

▲無恥男女逃不出法網有趣張標笑話百出

鐘打六時，華龍西菜社三號房間裏，已有一個西裝少年等候，不多一會兒，滕探長也來了。文劍向西裝少年笑道：「閣下就是怪面人嗎？」那西裝少年一笑道：「請坐，請坐，有話我們坐下談吧。」

劍道：「我先要知道今天你請我究竟是什麼目的。」少年道：「我是久慕你的才能，今天請來聚聚，我們交一個朋友，不知你可肯賞臉。」文劍微笑道：「這是什麼話，承蒙你看得起，我敢不從命嗎？」少年欣然道：「那好極了！你承認我是你的朋友，那末我們就以朋友地位說話。」文劍道：「我們既算是朋友，你的名字我是更需要知道。」少年道：「當然應該告訴你，我叫何山……」文劍急道：「怪面人也是你嗎？」何山搖頭道：「不！我怕你不肯來，借用怪面人名義，你爲了要見見怪面人，當然就不會失約。」文劍失驚道：「啊！原來你不老實，你說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何山哈哈大笑道：「滕文劍，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得聽我的忠告……」文劍跳起道：「你簡直兒放屁，你是什麼東西，我會聽你的忠告？」何山拍桌道：「文劍死在眼前，你還不覺得嗎？」這一聲拍桌，就等於暗號，立時擁進四個大漢，身上都

是穿黑西裝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四枝手鎗對着文劍。何山在袋裏也取出手鎗向文劍笑道：「今天就讓你死在此地！」正要開槍窗外跳進一個蒙面人拍去何山手鎗順手將何山舉起向窗外一扔只聽到哎呀也不知是死是活四個大漢和蒙面人打了起來窗外黑影一閃有個匪人叫道：「哎呀怪面人來了！」那個怪面人真活潑真勇敢三拳二脚將幾個匪人打得不能動顛立時中外巡捕趕至共總五個匪人死了二個三個受傷有傷的先送醫院明天公堂上解決滕文劍要找怪面人蒙面人都不知去向心裏好不奇怪救我的明明是秘密客怪面人在以前他們專門和我搗蛋今天我在性命危險時候想不到又來救我真不懂這樣複雜的事真會把腦筋都要想壞了！文劍急急忙忙趕到文宅去會文月華走上樓在門上咚咚敲了二下裏面月華問道：「是誰？」文劍道：「是我……」說着推門入內月華倚在床上笑道：「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文劍喘吁道：「文小姐你……你快說有幾個怪面人？」月華嘆道：「還經得起有幾個怪面人嗎？一個怪面人已經鬧得上海滿城風雨。」文劍痴痴道：「這太奇怪了！這太奇怪了！」月華道：「探長你坐下來抽枝烟定定神到底怎麼一回事你慢慢對我說。」文劍聽她話吃杯茶抽枝烟果然心定了許多全目所經過的事實作了一次報告聽得文月華奇怪得什麼似的但也無從下批評好得這時唐彩鳳也來了月華問道：「妹妹可有希望嗎？」彩鳳微笑

點頭，月華道：「能宣佈嗎？」這一句……

鳳臉上飛紅，月華道：「滕先生也不是外人，你老實話就是了。」唐鳳彩睜一笑，頭一低，用蘇白玩皮式的說：「難為情來……」月華笑道：「你總是有辦法做作快說快說。」突然有電話來了，是警長打給滕文釗，叫他快去討論要緊公事，所以文釗不能久待，辭別而去……

月華等文釗走後，這才向彩鳳笑道：「好妹子，這你總可以說了。」彩鳳說了一聲「哎呀」，臉是更紅，月華看她這樣神秘情形，反到怔住了，不敢再催彩鳳，忽然跳起道：「我要洗澡，我要洗澡。」

月華道：「要洗澡還不是挺容易的事，你又不是三二歲孩子，難道要我同你洗嗎？」唐彩鳳並不答話，匆匆忙忙在箱子裏取出粉紅色衫褲，彷彿瘋子似的一會兒狂笑起來，哈哈……笑進浴室，在浴室裏不但痴笑，並且還唱，這是什麼玩藝兒，令人莫明其妙，半小時之後，洗好澡，換好衣服，笑嘻嘻地搖出來，月華道：「彩鳳，如果你怕熱的話，就開了風扇吧。」彩鳳忙搖手道：「不能，不能，我怕風……」

月華道：「這就有些明白了，大概月事到了，所以急於要洗澡，這也是女人特別隱痛……」彩鳳真夠忙的，理髮，抹粉，上胭脂，塗膏膏，畫眉毛，抽煙捲，喝熱茶，月華看得真有些不耐煩，催道：「我的好妹子，轎子已等了二天，你這新娘子也該上轎了，別把新郎官急壞了吧。」唐彩鳳將手一拍道：「新郎官已經急壞了，嗚呼，你……」

一指月華大笑道：「哈，多情多義的新郎官呀。」月華被她這樣一鬧，不由的紅起臉來，搖手道：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快說正經話吧。」彩鳳道：「是呀，王小六子是專門在火車站上偷人家東西，這次鐵膽團有個會員給他十塊錢，叫他招江參謀長帶到上海來的軍用副圖，這個潘三到也有些學問，他知道這地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不肯給鐵膽團，晝夜就逃到北京，想將這張地圖以五十萬代價出售，這事被我一個客人朱鐵山知道了，他是張寬面前紅人，張寬要與我們督辦打仗，當然需要這張地圖。」月華道：「朱鐵山肯出五十萬嗎？」彩鳳道：「王小六子真不是一個好東西，有一天他見了我，居然向我求愛。」月華笑道：「什麼小禱，二，向你求愛？」彩鳳道：「他同朱鐵山商量，教鐵山將我讓給她，交出副圖，祇要拾萬元。」月華拍手笑道：「哈，有趣有趣，你這人值四十萬代價，到也不便宜，那末朱鐵山願意出讓嗎？」彩鳳道：「這怎麼肯，朱鐵山把我當作他的性命，情願多加十萬塊錢，保舉他弄個差使，如來安我人，他情願辭職，官不做，帶我到山東去享福。」月華道：「王小六子怎麼樣？」彩鳳道：「這臭禱，三，他已決定了意思，非我嫁給他，決不交出副圖。」月華道：「朱鐵山帶你到山東去享福，你打算怎麼樣？」彩鳳道：「我當然也有條件，我說去老爺，你要我嫁給你，可以……不過要答應我三個條件：第一，找不到山東，第二，你不能做官，第三，收回那張副圖，所以這次我們到上海，就是解決這張副圖。」

剛才我已會見了王小六子……月華道：「他怎麼像？」彩鳳嘴一撇，搖頭道：「咬嚼難極了！一身肉更癢，老遠就聞到臭味……」呢姊姊我爲了要收回這張副圖，把我這清白身體也祇好送給他了！

「月華吃驚含淚道：『啊！你已被他糟蹋啦！』」彩鳳道：「你想要不然我爲什麼回來洗澡？」月華發急道：「好妹子，這可隨便答應嗎？」彩鳳換一枝烟道：「沒有特別原因，我也決不會答應，你聽我說啊！我

找到了王小六子，只見他神經似的問我：『你到底愛誰？』我說：『那當然是愛你，你是蘇州人，與我同鄉，又是年輕，值得可愛多了。』朱鐵山雖然有錢，但他是個老頭子，山東人家裏還有不少的姨太太，我要嫁給他，

一世不會得到幸福。』月華道：「你這樣一說，他一定很高興。」彩鳳笑道：「這還用說嗎？他高興得話也說不上來，不住地向我磕頭。」月華道：「嘿！沒有乾淨舉動。」彩鳳道：「他說我有疥瘡，怎麼能做你

的丈夫？我說這有什麼關係，祇要有錢，天大的事也易於解決，他說要是朱鐵山不依我的條件，這怎麼辦呢？我說這容易，鎮守使要收回這張副圖，並且還肯多出些錢，如果你願意，我叫人來同你接洽，他

想了一想，說：『不對！不對！他們會把我抓去的。』我說：『這你放心，我可以保險。』他說：『你口頭上保險是算不上的，我說：』你要我怎樣保險？他呆了半天，才老實說：『如果你肯失身在我面前，那我就很相信了。』月華扶

道：『唉！好妹子，這可算得是保險嗎？』彩鳳道：『爲了要救我丈夫，也……』

姊如來鎮守使肯出十二萬元我就叫他來見你。」月華道：「直接同鎮守使談好了。」彩鳳道：「這不好，他決不敢見龔大人的。」月華說笑道：「好妹子，難道你真願意嫁給他嗎？」彩鳳道：「唉！我一輩子沒有丈夫，我也不會嫁給他的，這不過敷衍一天算一天。」月華道：「這種真屬三，你能相信他是有信用嗎？」彩鳳道：「有什麼辦法，如果真會失敗，這也是我運氣不佳，接到一個要飯客人，其實這筆賬，我祇有寫在你姊姊簿子上……。」月華道：「彩鳳，這事我現在無從決定，時候不早，睡到明天再說吧！」彩鳳也同意，就在一個床上同被共枕，要好姊妹，枕邊私語，鬧些笑話，這總是不免的……第二天早上十點多鐘，文月華與唐彩鳳正在濃睡的時候，滕文劍就來了，在會客室裏坐一會，等他倆起來梳洗畢，才將文劍請到樓上談話，月華向文劍抱歉道：「對不起，對不起，要你久等。」文劍笑道：「依我意思，下午再來，可是老媽子一定要將你鬧醒，真使我太說不過去了。」唐彩鳳是注重化裝的，這時她不參加意思，一本正經自願化裝，月華問道：「警長那兒可有什麼事情？」文劍皺眉道：「事情真多着，認爲最重要的，鎮守使下來的公事，要警長在三天之內，謝人條三姨太太一案，要破獲，偷副團小賊，要擒到，文小姐，你想這是容易解決的事嗎？」月華道：「假如這二案三天之內不能解決呢？」文劍道：「警長平職，我也要革職。」月華道：「鎮守使他沒有這樣權力能革你們職。」文劍道：「我也明白，龔大人聽

了謝人傑的鬼話，所以才有這樣的命令。」月華忿忿道：「可惡！這傢伙借公濟私。」文劍道：「昨晚警長將謝人傑請到辦公室裏談起他姨太太被綁的事，後來不知怎麼就吵了起來。謝人傑目中無人，出言不遜，衛道雲又不是好說話的人，能這樣屈服嗎？況且他現在是鄭督辦面前紅人，一個小小科長，還可以對付。當時因為忍無可忍，拿出手槍對着謝人傑放了一鎗。」月華大驚道：「啊！是打在那兒？」文劍道：「是打在大腿上。」月華道：「如果真的收不回副團，你與警長會不會撤職？」文劍道：「也許會的。」月華欣然道：「收回副團，是不難的問題……」于是，就將彩鳳昨天大會王小六子經過情形細說了一遍。滕文劍聽得大喜，站起來就與彩鳳打躬道：「唐小姐你真偉大，犧牲個人而救得大眾。」說着，不住地鞠躬。彩鳳笑道：「夠了，夠了。」這時，房門口有個怪面人向裏張望。彩鳳驚叫道：「啊！怪面人！」忙躲到月華懷裏。文劍疾步趕到房門口，而怪面人已不見了。這個傢伙實在活潑神出鬼沒，叫人拿他沒有辦法。文劍進來向彩鳳道：「唐小姐，你在北京可曾見過這樣的怪面人？」彩鳳道：「怪面人怪面人，在北京也鬧着這樣的空氣，可是都沒有見過。」月華道：「大家坐下來，我們來解決這地圖問題。」文劍突然欣喜道：「我有辦法了。副團既然有着落，馬上告江冬謀長叫他帶了十二萬款子到此地來，一方面交款，一方面收回地圖。唐小姐你去見王小六子的副團，說：『彩鳳點頭道：『好罷，我

馬上就去……」月華笑道：「大家分道揚鑣，探長你去會江參謀長，叫他備款子到這兒，別把機會錯過。」文劍道：「好，那末回頭見。」好得門口有汽車，代步到也不慢，到警署見過警長，到場子飯店見過江參謀長，十二萬款子並不吝惜，祇要能收回地圍，衛警長、滕探長、江參謀長，先到大華銀行，提到十二萬現款，裝在一個皮箱裏，趕到文公館。唐彩鳳還沒有來，月華見老師光臨，即忙下樓招待，遞烟吩咐僕人敬茶。江參謀長坐下道：「月華，你不要客氣，又不是外人。」月華謙恭道：「因為我病了，先生此番到上海，我還沒有向先生請安。」江參謀長道：「希望你身體快好，幫着警長辦理公務，我們私人問題是用不着這樣客套。」噹噹噹有電話聲，月華忙去執聽筒，問道：「喂！那兒……我是文月華，唔，彩鳳嗎？他來不來，沒有胆量……這也好，你等着我們就來。」文劍忙問道：「王小六子不敢來嗎？」月華道：「我們到寶原路新康里十四號去找他……」江參謀長站起道：「也好，走罷。」不多一會兒，二部汽車已開到新康里弄口，到是新造的小洋房，大概是落荒了一點，二十多間洋房，足有十七間沒有租出，大召租在每一家門口貼着十四號，是回在裏面，使人最不注意的房子，門上召租還沒有撕去，文劍有些不敢相信，這裏面是有人住的，可是也不必多懷疑，來到此地，門上敲二下，再說沒有動靜，衛警長向樓上喊道：「唐小姐，唐小姐。」這就叫人太奇怪了，會不會弄錯？文月華確定電話裏明明說是在這兒，去

敲後門吧。咚咚後門打了一會仍就不見有人應聲。滕文釗大爲性起，三拳二腳轟隆隆咚……後門就被他踢開了。大家擁進去，果然是間空房子。月華道：「到樓上看看。」文釗奮然道：「好。」搶着前面走。快到樓上時候，突然站住道：「慢！我已聞到血腥氣。」月華發急道：「會不會我的妹子被人所暗算？」衛警長急道：「快上去看吧！」大家到了樓上，果然地板上有一個人躺着。老遠看過去，祇能看見着破鞋的脚，因爲臉與身都被報紙遮蓋。文釗走過去，揭開報紙，已清楚看出生疥瘡乞丐。月華慘道：「這一定是王小六子。」江參謀長駭異道：「這是誰將他殺了？不會是唐小姐吧？」月華道：「不會如果要將他害死，剛才也不會打電話給我。」衛警長發急道：「這一定是地圖被別人得去。唐小姐也遇到危險了。」月華自信地說：「會不會她已得到地圖先回去了。」道雲道：「這容易打一個電話到你家裏去問問。」江參謀長點頭道：「這到也是一個辦法。」道雲道：「這兒沒有電話，我到外面去借打一個……」說着，興沖沖地找到一家有電話人家，打是打通了。唐小姐並沒有回家。據老媽子有一封奇怪信，叫小姐回去看……衛警長把這事對月華說了。月華當然不放心，是什麼奇怪信，不看過心裏總有些不安。江參謀長道：「讓滕探長送你回去，既然王小六子已死了，這十二萬款子你也帶走。」月華道：「用不着探長送我，有汽車怕什麼？」衛警長道：「還是小心一點好。」文釗道：「文小姐就讓我

送你一次吧！你到了家我再來。」月華笑道：「既這樣也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真的不錯，路上有了變化。文劍與月華在汽車裏談談說說，想不到經過小林路，聽到砰砰槍聲，有十幾個粗大漢子，對汽車開槍，可憐汽車夫已被流彈打死了，汽車停在路中間，由着他們搶人的搶人，搶錢的搶錢。滕文到因為有些武功，一時還不致於屈服，來一個鷄子翻身，打汽車裏跳出，就地一滾，好頓裝兒，要同匪黨較量，可是他們人多，手鎗多，砰砰……槍聲不停，忽然見到一顆子彈飛來，文劍吃了一驚，忙把頭一低，好傢伙，一頂帽子打飛了，這時，魂也不在身上，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怕，再來一個童子拜觀音，蹶到衆人中間，砰砰……就連發了幾槍，匪人們見目的已達，也不和文劍較量，大家架着月華上了他們汽車開走了。這一場血戰，文劍已傷了手臂，在這興奮時候，不覺得痛，只覺得麻，他馬上叫了人力車，到中興醫院，等到走進病房，人已有些昏迷，醫生即忙用手術打了止痛針，腦筋才覺清楚了許多。汽車夫已死，文月華被綁，十二萬被劫，這些事詳細告訴醫生，快打電話使警長知道……衛道雲與江參謀長，接到這不幸消息，把臉都急白了，一方面叫驗屍所收屍，一方面到醫院裏用好言勸慰文劍。滕文劍受傷，衛道雲是最發愁，這樣重要幫手，是決不能有差池，他沉着臉，沒精打彩地回到警署，走進警長室，看見副探長張標，含了眼淚，呆站在寫字枱旁邊，道雲詫異道：「張標在這兒哭嗎？」張標非常鄭重地說：「我……」

有報告……道雲坐下道：『很重要嗎？』張標做出憤怒樣子，眼睛睜大道：『當……當然重要。』道雲道：『那你快說。』張標行了一個立正禮：『是我……我們探長被……人家暗算……受了重傷。』道雲搖手道：『算了，算了，是這樣重要報告嗎？』張標不服道：『噫……這……這還不能算……重要嗎？』道雲道：『我已知道了。』張標透了一口氣說：『呸……長已知……道了。』衛警長想起文秘書家裏有封奇怪信，這到值得去一看，遂向張標道：『你跟我到文家去。』張標將身一挺道：『是。』十分多鐘，衛警長汽車已在文公館門口停下了。道雲下了汽車，向張標道：『你在門口好好保護……』張標立正道：『是有……有我什……麼事都……不會有的。』衛警長撥了台電鈴，突然門開了，老媽子走出來笑道：『小姐還沒有回來吶。』衛警長向裏面走着，說道：『有一封奇怪信嗎？』老媽子點頭道：『是……是的。』衛警長道：『你去拿來給我看。』老媽子應了一聲，即忙就去將信拿出來。衛警長看信封上面四個字：『文秘書拆』，所奇怪的，這信封是不用筆寫，看上去到像是報上剪下來的字，在信封上的，至於信箋上，也是貼的字，這大概是叫人認不出筆跡，信上意思是：『文小姐，你們如果要找謝人傑三姨太太，請到蒲松路蒲松里四百三十六號，半夜前去，最為妥當……秘密客啓。』衛警長看完信，很感秘密，客今天晚上說去一信，實不是最高密的事，他欣然地從裏面出來，張標迎上。

前立正道：『報……告。』衛警長道：『什麼報告？』張標道：『重……要報告。』警長道：『是剛知道的嗎？』張標道：『不不知……道了已……有三個……鐘點。』警長道：『在警署裏爲什麼不報告。』張標道：『因……爲你生……氣……嚇……得我……不敢報告。』警長道：『那末你乾脆說吧，是什麼報告？』張標欣喜道：『我……我知道了一個機關……』警長笑道：『好極了！在那兒？』張標道：『在……蒲松路……松里四……百三十六號……』衛警長發怒道：『媽的！你總是胡鬧……』張標發急道：『不……不是胡……鬧……這……是事實有……秘密客打……電話給我，據……說謝……』衛警長把手一搖道：『得啦得啦，我已經知道了。』張標發呆道：『唔警……長又知道了。』到了晚上，是在十一點半後，衛警長帶了張標，還有警察探員，在蒲松里弄口，先有埋伏，衛警長不信任地自語道：『不知可會上當嗎？』張標決然道：『不……不會……你……瞧……』指那第七弄第四家有燈光屋子：『那不……是四百三……十六號嗎？』好……亮的燈光……定在裏面開會……』一定是的，也算這些匪人該倒霉，天網恢恢，今天也是疏而不漏，探員警察先把這間屋子包圍起來，張標是最有勁，咚咚去敲門，只聽見裏面問了一聲誰，當即就將大門開了，衛警長見大門一開，大聲道：『大家在裏面……』這情形，屋子裏的人都以爲來了大夥強盜……僕人嚇得狂叫道：『你們快出來，快出來。』

強盜真的來了。『這一喊，裏面奔出十幾個大漢，都有手槍，砰砰向外就放。衛警長見對方早有準備，而且形勢頗凶，嚇得不敢進去。這時，從裏面走出一個老人，帶走帶說：『好大膽的強盜，敢到這兒來胡鬧，捉住了有償……』忽然看出許多警察，『慢慢警察已來了，強盜一定也捉住了！』衛道雲將膽子壯了一壯，高聲道：『混蛋！混蛋！居然敢跟我們抵抗。』那老者看出衛警長，遂迎上前笑道：『老衛，你怎麼也來了？』衛警長認出那老者是上海知事管保生，這就奇怪得什麼似的，呆了一會問道：『這……這是你府上嗎？』保生道：『不這是田公館，來我來同你介紹。』指一個白髮老翁，這位就是貴州師長田家農，明天是他八小姐出關的日子，在二天之前，有一個人來報告，說有大夥強盜，今天要來搶妝奩，因此準備了幾個打手，呃，老衛，大概你們也得到報告嗎？』衛警長氣得話也不知從那兒說起，取出一封信，交與管保生：『你去看看吧。』管保生與田家農部互相看過，認爲這一定秘密客開頑笑，現在既是自己人，裏面請坐。田家農吩咐擺酒款待……嚇得發抖的張標，現在也有人招待他吃酒，酒是他的命，看見了酒……胖臉立時大開笑顏……管保生陪警長正在痛飲暢談，突然電燈熄滅，大家吃了一驚，猜想又是恐怖事情，一會兒電燈自動又亮了，而酒席前，有一蒙面人高聲道：『請警長注意，有人借我名義，和你們開頑笑，還是在一小時之前，我才知道，如果你去擒捉，謝人得三姨太太，請馬上到呂宋路。』

呂宋里四號，我去了再會。」說着往窗外一睜，警察追上去，要開槍，道：「忙忙阻止道：『不能開槍，這一定是秘密客，他來報告我們消息。』……我們到呂宋路去……」張標拔了二只鷄腿，一手抓了一只，這兒咬一口，那兒咬一口，吃得真是高興。秘密客這一來，可就吃不成了。警長到他面前，正式道：「快跟我走……」張標見警長到面前，忙站起身，手裏的鷄腿無論如何捨不得放下。警長見他這樣貪吃，真有些冒火，將他手裏鷄腿搶下，往桌上一扔，道：「你不怕人笑你嗎？快走……」張標呆瞪瞪跟在警長後面，出了田公館，大隊人馬就向呂宋路進發。到了呂宋里，找到四號後門，那時有二個少年站在短梯上，向亭子間裏偷看什麼，忽然見有警察來，嚇得他們來不及的逃走。警長叫張標爬上去，看看是什麼玩藝兒。張標爬上梯子，向裏一看，這一看，可看得他全身發麻，臉紅耳赤，饒涎直滴。警長見他那龜飽面孔，知道決沒有好事，委實是真的。一對狗男女脫光了衣裳，在亭子間裏飲酒取樂。警長低聲問道：「老張，那女的是不是謝人傑三姨太太？」張標點頭道：「是的，她的名字叫賽荷花……」警長道：「這一對狗男女，別讓他們走了，來前後門把守。」有幾個探員，身體靈活，爬窗入內，將這姦夫淫婦全部拿獲。警長吩咐張標先將這一對狗男女送警署收押，因為時候太晚，今天不便審問，明天再說。到第二天，衛警長很不放心，文秘密，打電話去問，據老媽子回答，小如沒有回來，也沒有消息。其時這時候，又必書在中

興醫院裏和滕探長正談着話，衛警長到醫院裏見文小姐坐在文劍床邊，這就不由示得如同木鷄一般彷彿自己在夢中。月華站起笑道：「警長」道雲道：「怎麼讓你逃出來的？」月華道：「這話說起來很長，你先來安慰我們探長吧。」道雲拉文到手道：「探長你覺得怎麼樣？」文劍微笑道：「好多了，我想出醫院。」道雲搖手道：「不能不能，你得養息幾天。」文劍不耐煩道：「真要命，我身體在這兒，靈魂在外面多待一時，使我多受許多痛苦……」滕文劍被月華道雲勸了足有半小時，才算死了這出院的心。文小姐又談起奇怪的事，衛道雲就把昨天張標鬧的笑話，秘密客發現賽荷花被捕一切詳情說了一番，聽得文到月華嘻嘻笑臉，興趣頗濃，覺得警長真幹了驚人的事啦。

君有牙痛否？

如果有牙痛……請快買

昌鑑立止牙痛粉

萬試萬靈

保險……不靈退錢

電話購貨

三六〇九九

送到府上不取送力

▲真靈……無論怎樣厲害牙痛二分鐘可止痛

第十二章

老乾娘大開緊急會議

▲關帝廟裏鬧鬼白無常逃命

▲大戰怪面人原來是滕探長

鐵胆團是值得來介紹的。現在的鐵胆團組織又嚴密機關部又多，人才又充足，進行上又順利，雖然破了幾個重要機關，老乾娘並不灰心，繼續不斷地還是力求發展。反正壞人名譽已出，死罪已定，不鬧也是減輕不了自己罪名。樂得事情鬧得大一點兒，既不能博一個萬古留名，來一個遺臭萬年，到也有趣。老乾娘做事真潑，祇要有相當房子，都願租下做活動機關。最可惜的，浦東一個機關被滕文到破掉，使老乾娘竟會流出眼淚，認為失去最有力的活動根據地。現在她又拿出幾十萬，起造一個範圍宏大十分堅固的機關，處處有巧妙而厲害的機關，你就是有通天本領進去，就不要想出來。將來新屋落成，老乾娘請滕探長光臨指教，事實所不免的……大場落鄉地方有個關帝廟，老乾娘脫逃，最先的安身之地，就是在這關帝廟。本來牆倒壁坍，情頗褻褻，而現在經過一番修理，作為鐵胆團機關，倒是適當所在。有一天晚上，在後殿召集全體大會，男女會員計到人數，足有二百多名。主席老乾娘中間高高站起，一陣鈴聲，宣告開會，會員們寂靜無聲，靜聽老乾娘發表意思。如今鐵胆團裏有二個是老乾娘最得

力的人，一個叫貢大炮，有什麼事，他是頭一個冒火，肚裏容不下一句話，說打就動手，力大無比，二百斤不担，他一舉就是，所以人家叫他大力士，殺人放火，他總是走在人家前頭，有許多事情被他弄僵，也是很多，不過見了老乾娘，比見了老親娘還要怕，老乾娘祇要聲音放高，他就嚇得縮着頭，不敢說話了，還有一個鐵風老人，那就兩樣多了，因為他已七十多歲，鬚髮俱白，經驗，眼光，智識，什麼都在他人之上，老乾娘有什麼疑難問題，祇要同他一商量，天大的事，也就易於解決了，因為每一件小事，他都能澈底地解釋出許多充分理由，老乾娘是最贊成他，也就最服從他……就是今天開會，老乾娘發表的一片宏論，據說還是鐵風老人打的草稿，大家聽她的發表罷，老乾娘用國語鄭重的說：「諸位是我們鐵胆團的會員，第一就是不怕死，前面就是刀山火山，我們也得向前幹，不善幹，決不會有好的收成，幹到怎麼樣，的結果，那就要看我們大家的命運，命運要我們毀滅，那就無法可想了，假如有一口氣，還是再打，直折到一點兒氣都沒有，那祇有宣告失敗，失敗，我以為不值得可怕，從前的鐵胆團，人才經濟什麼都靠得到，後來怎麼樣？有本事的漸漸都死了，同志們又有了意見，再加秘密客參加在我們團裏，活活的就把一個有組織團體拆散了，要想害總長，結果我們都被捉了，要不是諸位出力，今天我也決不能再同諸位談話，所以凡樣事情，祇要肯拚命去為的結果，一定不會沒有的，從前祇要做事，祇要做事，祇要做事。」

人這樣含有欺騙式的行動，對於進行至少是要受一些障礙，現在好了，痛痛快快我就是一個人，吃與拿法律來說話，我是不應該活，死一個還有點兒不夠，是吃公事飯的，他們都要我們的命，所以公務人員我都當他們是電網，碰着了就會死的，與其隨隨便便的死，到還是大刀闊斧好好來幹一下子毀滅了這電網，使我們可以高枕無憂，經濟這是我們生命線，當然隨時要想辦法的，諸位反對我們的這時候我來宣判他們的死刑，你們聽着，根據我這名單馬上進行。」取出一張名單念道：『怪面人，秘密客，滕文釗，楊霜華，沈聯英，衛道雲，張標，樊英鐸，文月華，江文榮，唐彩鳳等開頭刀的，不久你們就可以看到。』

「秦文釗很有力的幫手一個是唐彩鳳，一個是文月華，據平涼路機關來電話說唐彩鳳已得手，我去發落哈，這真是好消息，唐彩鳳綁到，好像還沒有什麼了不得，那可惡的王小六，我叫人將他做了一張地圖得到手，這是我們最大幸運，張督軍未過幾次電報問我地圖可曾到手，我爲了這事，好幾夜都沒有睡，老實說，地圖就是我們能存在惟一的生命，也就是大家的靈魂，不但是我們靈魂，還是山東督軍張崑靈魂，如他有了這張地圖，就很順利的直打到南京，張督軍能坐鎮金陵，我們就好了，張督軍是一個粗人，憑我一些手段，管叫他服服貼貼，凡樣事都聽我的指揮，所以我們將來有極大希望，要希望成功，全在諸位的努力，上個月，張督軍已派人對我說好每月津貼我們十萬元，叫我們要

聽他們命令極力在上海搗亂，把上海造成一個恐怖世界，張督軍軍事上就更順利了，你們大家想一想，我們背後是有鐵一般的靠山，什麼都不要怕，失敗就失敗，有失敗就有成功……」老乾娘忽然把話停止了，眼睛看着遠處，好像前殿人聲嘈雜，不知是何變故，有許多會員都到前殿去看情形，不多一會兒，大家嚷進來，只聽得亂嘈嘈的說：「恭喜老乾娘，恭喜老乾娘，我們勝利了，我們得到十二萬意外收入……」原來是文月華被他們綁到了，這真天大喜事，大家喜悅得手舞足蹈，老乾娘就在中間一

上坐下，向月華冷笑道：「你也會落在我們手裏嗎？」月華呆站在老乾娘面前，看看四面人仿

佛一般，他們的臉如同廟裏金鋼一般可怕，遲疑了許久，問道：「你是什麼人？」老乾娘道：「你

何必裝傻，難道沒有見過我嗎？」月華搖頭道：「到的確沒有見過。」老乾娘指鼻上紅痣道：「你見了

這商標，大概總能想起我是什麼人。」月華醒悞道：「唔，你是老乾娘嗎？」老乾娘欣喜道：「嗯，我的好

女兒。」月華沉臉道：「嘴裏清楚一點，你這強盜婆，配我叫你老乾娘嗎？」鐵風老人大怒道：「小賤人，

死在眼前，還要嘴兒讓我來做了你……」拔出手鎗，對着月華就要開放，貢大炮大聲道：「慢，鎗下口

人要打死這種人，還不是等於打死一個蚊子嗎？我想留她再活一夜，剛才老乾娘不是說得很明白，平

涼路有電話來，唐彩鳳已經被擒，唐彩鳳是她們同志，也讓他們明天死在一起。」老乾娘點點頭，

對這辦法是對的。『有一個大漢上前一步報道：』老乾娘滕文劍是我將他打傷的。』老乾娘道：『屬害嗎？』大漢道：『大概不屬害，我在他腿上打了一鎗，他還是同我拼命，我想將他活捉來，因為他本事高強，我們不是他的對手。』老乾娘站起道：『我明白了，這一個文月華，我就交給貢大炮，小心被她逃走。』貢大炮拍胸道：『我可以保險，交給我，是萬無一失。』老乾娘欣慰道：『這就很好，我要到平涼路去一次。』老乾娘走後，大家四散而去。貢大炮神氣活現，帶推帶打的將月華去關在一間陋室裏。那屋子裏大概是供過白無常，所以牆上還畫了許多蓬頭散髮夜叉小鬼，看見了真是不戰而慄。在這漆黑晚上，地上點起一枝洋燭，引起這陋室更恐怖，更好像鬼出現。月華嚇得不敢睜眼，可是閉了眼睛，又聽得鬼哭神嚎，鐵鏈聲響，心裏越怕，腿裏越軟，好得她是練過功夫，突然興奮起來，像神經似的劈劈拍拍打了一套醉八仙，真有效力，果然胆壯了不少，站住腳，反把眼睛盡量放大，看看牆上……鬼有的，是青面獠牙有的，是頭也沒有有的是赤身露體，何可怕恐怖，各式鬼都活動起來。文月華驚叫道：『啊！沒有命了！』再定睛一看，牆上是畫出來的鬼，決不會動的，不過時候看多了，眼睛發花，那就好像活動起來。哈！世界上事，往往都是庸人自愛怕……怕……月華被這響聲嚇了一跳，回身一看，驚得倒退幾步，原來泥塑的白無常，身穿白衣，戴一見生財高帽子，舌頭伸在外面，有一尺多長，不知是誰已把

它頭打歪了，白無常的頭倒掛在胸前，看上去到好像白無常有驚關的鬼把戲。又月華真得有胆量，且見了這情形，也有些全身發抖，牙齒發顫，戰心寒之際，派了一個蒙古人月華，彼種種恐怖而辦得，不在身，真安狂叫起來，蒙面人低聲道：「你不要怕，我是秘密客，特地來救你的。」月華一聽是秘密客，真的心裏到不怕了，迎前問道：「你怎樣救我？」秘密客把手一搖，意思叫她不要開口，只見他手快沖快，脫去白無常衣帽，不徵月華同意就同她穿戴起來。月華道：「這是什麼意思？」秘密客道：「你就這樣冒險出去，能把他們嚇退最好，要不能的話，你就開槍……」月華急道：「我沒有槍。」秘密客在黑兜蓬裏取出一根白無常拿的孝子棒，交與月華道：「你拿上這就是一枝手鎗。」月華接過孝子棒，果然在竹桿頭上綁着一枝手鎗，大概是太高興，一個不小心，誤墜槍，得……很亮的一槍，秘密客大聲道：「快走吧。」貢大炮因為今天要守夜，同幾個團員在後殿啣酒，脫到槍，並知道有變化，不迭地準備抵抗，忽然看見白無常大跳步地搖出來，衆人說了一聲有鬼，大家都不敢上前，大炮是不怕死的，舉鎗就對白無常開放，他還沒有開出子彈，而白無常已將孝子棒，砰……到接連放了幾槍，嚇得貢大炮伏在地上，再不敢爬起來，鐵威老人放槍追出來，一方面扶起貢大炮，一方面叫家人追到了廟門口，已不見了白無常，到廟後去一找，白無常的衣服帽子，倒找到了，曉得不對，去看文月華，而屋空人無。

鐵胆團人對項天說：『你這的什麼職務？』項天說：『我這保險公司完了。』鐵胆團人說：『得起這次損失嗎？』項天炮發急道：『完了完了我這保險公司完了。』鐵胆團人說：『召集會議，一方面通知老乾娘……』這以上的實情，文月華在中興醫院裏去聽得十分得勁，覺得秘密腦筋，真有藝術思想，不慌不忙叫月華說：

『義是頗深切，呆想了一會笑道：『既然我們已知道鐵胆團的

團。』月華道：『好警長，你要多派些人。』衛警長道：『這

們把我也帶去。』月華忙搖手道：『不能！你有傷，決不

也得要休養。』衛警長就在醫院裏打個電話到警署，

場警察分所，這事急得分所長余大海，命也沒有，

晚上七點鐘，關帝廟四面已有一百多警察，探員保

海保衛團團長金有寶，副探長張標，寺率領四十餘

數到前殿到後殿，只有泥菩薩，是沒有人的料想匪

逃了。』月華道：『我們再到裏面去看看。』走過後殿，

的房間，再進去又是佛殿，張標冒冒失失去推開一扇。

標高聲道：「這兒有人……」被他這一喊，那裏面哇

魔鬼怪，青面獠牙，全身黑衣，衛道雲見了，大喊：「哎呀

標總算有種，上前較量，經不起怪面人三拳二腳，打

人好機會，大家將他包圍起來。」衆警士雖然將怪面

華又道：「怪面人又沒有槍，你們怕什麼，將他捆綁起來。

打倒了好幾個怪面人，越打越有勁，衝出重圍，奔到前頭。

有門路，到不是瞎開分所長余大海要想弄此功勞，不顧危

錯，可是無論如何總敵不過怪面人，力大無比，打得他火冒頭，

子一縱，沒有避得開，子彈已打在腿上了，疼得他扔了大刀，抱腿大叫：

「幫忙叫警士動手，人多手快，怪面人果然被他們捆成肉團，衛警長拍余大海肩

「魔鬼，我被他鬧得頭昏腦脹，今天能夠將他捉住，余所長，你是第一大功勞。」余

笑道：「這也是靠警長宏福能夠將這魔鬼擒住。」那個怪面人雖然受傷，雖然被綁，但

顛，大叫大滾，鬧得不亦樂乎。文月華見他腿上鮮血直冒，深恐血流過多，與性命有碍，忙用傷藥將傷處紮好。這藥是十分靈驗，塗上去血就不流。警長忽然向月華道：『文小姐，這怪面人是要緊人，你在這兒看守；我到裏面去找強盜……』月華道：『太危險了，讓他們去罷。』張標挺身道：『我……我來去……』

：『向衆人：』大家跟我走……』金有寶叫許多保衛團也跟了去，浩浩蕩蕩到真是人頭擠擠，大有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之概。其實屁的成功，鬼混一陣什麼也沒有……要末捉住一個怪面人，算是幸事。怪面人鬧了一陣，大概太累就睡了，半小時後，聽他發話道：『哎呀！悶死我了。』文月華驚道：『咦！這聲音是很熟的。』道雲道：『不要去管他，將他抬回去再說。』怪面人坐起道：『警長你不認識我嗎？』道雲道：『你戴了這鬼臉，誰認識你？』怪面人道：『請你們同我拿去這鬼臉，戴得我頭也痛了。』衛警長欣然道：『我們被你鬧得也夠了，是要看看你的本來的面目。』將怪臉揭去，顯出真面目，原來是文劍。『啊！你不是探長嗎？』文劍點頭道：『是的。』月華自語道：『噫！這太奇怪了。』余大海本來得意洋洋，因為做了一件大有功勞的事，想不到怪面人就是探長，長心想壞了，壞了，打傷探長不但無功，反受過，自己這小小分所長前程，真有點兒靠不住。忙低聲下氣上前陪禮道：『探長，探長，你老人家寬宏大量，原諒我剛才冒味。』文劍模稜道：『你說什麼？』大海急得額上冒汗，顛聲道：『是……我放肆。』道

雲向大海道：「這不能怪你的，不知者不罪。」余大海來不及的應道：「是是。」月華向文劍問道：「你的腿上還疼嗎？」文劍搖頭道：「真叫我不懂你們的話。」道雲道：「看探長好像有點兒神志不清。」月華點頭道：「是有點兒神志不清。」文劍忽然興奮道：「你……你們做做好事，多讓我喝些水，我心裏在那兒火燒。」余大海爲討好帶了一個警察，親自去動手，不多一會兒找來了一碗冷水，文劍接過，喝得點滴不留，喝了這碗水，好像心裏舒暢許多，躺下就熟睡……道雲呆看了一會道：「文小姐，我在做夢嗎？」月華道：「警長怎麼你也神志不清？」道雲道：「奇怪極了，他爲什麼要戴了假面具要跟我們亂殺？」月華道：「這其中一定有緣故。」張標在各處找遍了，沒有匪人，大失所望，皺着眉跑來向道雲道：「警……長狗……狗洞都……找到了，不……要說匪人，鬼……鬼也沒……一個。」見文劍「啾」道：「不是探……長嗎？」文劍睡了一會兒，起道：「呵……這才讓心裏透了一口氣，沒有以前那樣火燒了。」月華道：「探長現在你清楚了嗎？」文劍點頭道：「完全清楚了。」道雲道：「探長，你痛快說吧？怎麼會到這兒來的？」文劍道：「事情都是出於意料之外，你們走後，我就安心睡在醫院裏，聽你們話，不出醫院，後來有一個警察，他急急忙忙奔進醫院，向我報道，說是警長叫他來接我的，我到不疑心，就跟他來到此地，走進一個小房間，他說你等一等，警長在分所裏一會兒就來了，你喝杯水吧，他就」

熱水瓶裏和我倒了一杯茶，湊巧我口乾，一杯茶全喝了，直有點怪兒。這茶裏大概有什麼玩藝兒，吃下去頭就發暈，倒在床上什麼都不知道了！月華道：「後來你覺得怎麼樣？」文劍道：「有些糊塗，心裏祇覺得火燒一樣，頂好讓我多殺幾個人出出氣。」警長道：「這一定吃了有刺激的毒藥，毒火攻心，所以比什麼都難受……」月華點頭道：「是這種意思。」余大海插嘴道：「這真有點兒奇怪，既然探長沒有了知覺，怎麼我向他開槍，他又會跳吶？」月華微笑道：「余所長這一點兒理由你還不懂嗎？至於他神經糊塗，見槍會跳，這就圓覺的知覺，他雖然已經糊塗，可是他會武藝的，武藝乃是他的習慣，一經見人放槍，他就自然而然的往上一跳，其實他在跳的時候，自己還不知道呢！」文劍點頭道：「文小姐說的話，真有理，十分鐘之前，我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跳啦！我連自己受槍傷都沒有知道。」月華道：「你的腿上覺得痛嗎？」文劍搖頭道：「不覺有什麼。」月華道：「我同你塗上藥，你的傷是不要緊了。」文劍欣慰道：「真感謝你，我素來知道，你的藥是最靈的。」警長突然道：「大家可以走了，老在這兒也沒有什麼益處，匪人是走了，我們探長算倒霉，被他們玩弄了一次。」月華道：「好罷！我們走罷！」文劍雖然腿上不痛，而走路總是不行，張標力大扶他行走，警長等進廟門的時候，如同猛虎，現在大家出廟門，如同鬥敗公雞，人人身上都軟了勁，個個脚下短了力，鐵胆團團員遠躲躲着，見他們這種神情，心

裏好不得意，慶幸自己的勝利，談笑他們的失敗。

第十四章 姦夫淫婦鬧出哥哥妹妹逼得警長夫人自殺

▲五路財神去破鐵胆圍反被機關包圍

▲地雷爆發不是秘密客相救大家同歸於盡

衛道雲到了警署裏，叫張標到監獄裏將一對姦夫淫婦提出聽審，因為那時代還帶着舊式，見賽荷花押出，警長將驚堂一拍，怒喝道：「跪下。」賽荷花倔強道：「現在是新法，這一套早不實用了。」警長怒道：「好厲害來，掌嘴。」賽荷花忙用手遮着臉，狡滑的說：「慢！沒有說話，先吃嘴巴，這就太吃虧了，跪就跪好了。」張標將她一推道：「少說廢話，跪下。」衆警士助威道：「跪下，跪下。」賽荷花冷然道：「不要神氣，讓我跪就是了。」頑皮式的跪地，衛警長道：「你叫什麼名字？」賽荷花不悅道：「這就多問的，明明知道，何必還要多此一舉。」警長拍案道：「放屁，狡猾的東西，不讓你看一點兒厲害，你還要嘴兒來。」荷花忙道：「不要來，我說就是了。」警長自語道：「可惡的。」賽荷花道：「我叫賽荷花。」警長道：「今年幾歲？」荷花道：「二十五歲。」警長道：「什麼地方人？」荷花不耐煩的說：「呵，這這樣麻煩，這又不是定親，問得這詳細幹什麼？」警長拍案道：「說話尊重一點兒，這兒是警署，不是你的家裏，快說什麼地方人？」荷花不悅道：「揚州人。」警長道：「有人報告說你是張崑手下暗探，並且與老乾娘

你們也有聯絡。這次你走了名目上你是被綁，實際是你與情人私奔，將來不定你還要鬧出什麼鬼玩藝兒。」賽荷花道：「警長！你同我加了這許多罪名，叫我怎麼担受得了！」警長道：「不要說廢話，你是誰的指使？」荷花道：「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老實說了。」警長怒道：「快說，誰的指使？」荷花道：「是你太太指使。」警長驚道：「你說什麼？」荷花得意道：「你的太太張佩玉，他叫我加入鐵胆團。」警長連拍案道：「放屁！放屁！這簡直是血口噴人。」荷花道：「要不相信的話，叫你太太當面來對質。」警長道：「我的太太已病了二年，在醫院裏日子多，他怎麼會來指使你？」荷花道：「就因為她在醫院裏，才會造成今天的事。老實說，五年前我在南京當妓女，因為營業不佳，就到上海來另找出路，有一天我在中興醫院遇見你的夫人張佩玉，她很瞧得起我，就同我交了一個朋友，加入鐵胆團，嫁給謝人傑，都是她的介紹人……」警長紅着臉，喘氣道：「該死！該死！有這樣的事，等我調查以後再來問你，我……我先審拐逃通姦一案，將姦夫帶上。」張標即將男犯一推，那男犯心慌意亂，腳未站穩，賽荷花旁邊說跪了下來。警長拍案道：「你叫什麼名字？」男犯道：「我叫袁友標。」警長道：「今年幾歲？」友標道：「二十九歲。」警長道：「什麼地方人？」友標道：「揚州人。」警長厲聲道：「年紀輕輕，不做正當事情，引誘有夫之婦，你是該當何罪？」友標道：「我並沒有引誘有夫之婦。」警長拍案道：「還要狡賴，賽荷

花不是有夫之婦嗎？」友標道：「唔你說賽荷花呢，不錯她是有夫之婦，她的丈夫是我的妹夫，名叫謝人傑，父母死後，就祇有我們兄妹二人。」警長駭然道：「不……不對，你姓袁，她姓賽，怎麼可以說是親兄妹？」賽荷花笑道：「警長這一點兒你會不瞭解嗎？我娘家姓袁，在南京當妓女，掛牌叫賽荷花，這你怎麼可以當我是姓賽的？」警長聽她語語刺人，不去理她，對張標問道：「人是你捉的，這個男犯是不是同賽荷花在一起吃酒的？」張標走上前，呆呆細看，半天驚道：「哎呀……有……點兒不……像。」警長拍案道：「混蛋，你是死人活人？」張標急道：「這……這就太……太奇怪了……一……男……女……我……」

……一手抓……了一個，送……到監……牢裏，這……怎麼會換……一個人呢？」書記嚴正匆忙向警長報道：「公館來了電話，說太太已服毒自殺。」衛警長大驚道：「啊，真有這樣事嗎？」對張標道：「犯人關起來我也無心審理。」張標應了一聲：「喳喳。」耀武揚威地將人犯分別收監……文月華也在聽審，可是沒有結果，使她很覺掃興，叫半子回家，一進門，老媽子就報道：「滕探長在樓上。」月華道：「什麼時候來的？」老媽子道：「沒有多少時候，有一個女看護陪他來的。」月華咽了一聲，咯咯上樓，推開房門，見探長躺在床上，遂笑道：「在醫院裏不好嗎？」文劍道：「醫院裏太寂寞了。」月華道：「腿還疼嗎？」文劍微笑道：「你的藥真是仙丹，搽上去就不痛。」啾啾啾來了電話，月華忙執聽筒問道：「喂！

我……我是月華呢。是警長嗎？你的太太怎麼樣啊？呢已經死啦！可惜！可惜！警長你也不必難過，就看破一點兒吧！唉。」文釗驚問道：「什麼道雲夫人死啦？」月華慘然道：「是的。」坐在床沿上說了一番聽審經過，聽得文釗發呆半天，恨道：「要命都是難問題。」咯咯房門外有脚步声，月華問道：「誰？」老媽子推門進來笑道：「是我小姐有一個女客人，要不要見？」月華在傭人手裏接過名片一看：「李萍。」文釗問道：「是誰？」月華笑道：「鄭督辦的書記李萍小姐。」文釗高興道：「唔，她到上海來了？」月華對老媽子道：「快請。」老媽子應聲是逃了出去，不多一會陪了一位十分摩登小姐進來，這無異的是李萍小姐了。人品好打扮也貴族，不像是當書記到好似交際場走動的少奶奶，她真活潑，話也會說，滿面春風，只聽他一個人在那兒說：「文姊姊好久不見了，你好呀！我真挂念，每天想你，你也不給我一封信，真狠心。」探長聽說你受傷啦，真勇敢，一定又是和匪人拚命，真好督辦常在我面前說你好話，哈！你們兩個人都是能幹人，能幹人碰在一起，事情就好辦了。你們在上海一舉一動，鎮守使天天有報告到督辦督辦，認為鐵胆團真可殺一天不消滅，他是一天不能安心。這次叫我到上海幫你們做點兒事，其實我是什麼都不會做的。」月華上前握手道：「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你這嘴多厲害，一進門，只聽見你一個咕咕，咕咕，咕咕，想得不停。」文釗笑道：「李小姐，你也不錯，看她的入像個林黛玉，其實她還是

花木蘭吶』說得月華拍手哈哈大笑。李萍搔手道：『為了為了快別這樣打趣人也。』老媽子突然哈哈笑進來，嘴裏還嚷道：『唐小姐回來了，唐小姐回來了。』果然唐彩鳳跟了進來，這時全場空氣十分緊張。李萍雖不知其中什麼玩藝，但見他們面色都有尷尬，曉得問題必然不小。彩鳳大概一時感動，抱住月華，放聲痛哭。月華處於這悲喜交集之中，祇有喊着：『彩鳳妹妹，妹妹。』彩鳳哭道：『姊姊，我還祇書不能見你了。』月華將彩鳳推開道：『妹妹，這不是哭的時候，你快說，怎能回來的？』彩鳳奮然道：『快快趕快預備汽車。』月華發急道：『喂，妹妹，你怎麼的話沒有說明白，叫汽車做什麼？』彩鳳道：『姊姊，這不是說話的時候，要找回地圖，要捉鐵胆團強盜，我們就得快去。』文釗欣然道：『呃，唐小姐，你在他們機關裏逃出來的嗎？』彩鳳道：『不錯，是怪面人救我的。』李萍插嘴道：『唔，怪面人……他怎麼救你的？』彩鳳不耐煩道：『唔，說起來話長。』老媽子在房門口喊道：『江參謀長來了。』江文榮推門進來，一見彩鳳，甚為驚奇。彩鳳不等開口，先問道：『參謀長，坐汽車來的嗎？』文榮把頭一點，彩鳳高聲道：『快快，大家上汽車，到平涼路找地圖。』拉江文榮就走，弄得江參謀長莫明其妙。在汽車裏，才由月華說出原由，不多一會兒，到了平涼路九百十七號門口，停下。是一宅四樓高大洋房，文月華、江文榮、李萍、唐彩鳳、滕文釗等都下了汽車。彩鳳指洋房說道：『這就是鐵胆團機關部，昨天老乾娘還當面同』

我談了話，我們進去要小心，因為裏面處處都有機關。」文劍道：「那末我們進去不是很危險嗎？」彩鳳坦然道：「不要緊，剛才怪面人救我的時候，一道一這機關，他都對我說明了開關方法……」江文榮笑道：「這就好了，怪面人倒是幫我們忙的。」唐彩鳳向大家道：「我們可以進去了。」說着，她就奔到門邊，大門上的電鈴，她用手向左三扯，向右三扯，向下一扯，嘖咚……洋門自動大開，衆人執了手槍入內，到樓梯邊，彩鳳阻止道：「請大家站住。」他在樓梯旁邊一個所在，用手一扯，只聽得轟隆咚，好像伏這聲音是多麼響，如同樓坍一般，頓時樓梯上面落下一塊巨大鐵板，攔阻去路，李萍急得叫道：「哎呀，呀，不好！」彩鳳對她搖手道：「不要緊！」她在機關總鈕上，向左右兩扯，向左右兩扯，立時轟隆一聲，鐵板升上去了。在升上去的時候，只見十多枝鐵箭，由樓梯踏板上，向樓上飛射，彩鳳笑道：「現在上樓就不會有危險了。」大家跟着彩鳳登樓，啊，有共四五百個匪人，已被鐵箭射死在樓板上。文月華笑道：「要不是怪面人對你說，我們今天來，就別想有活命的希望。」文劍點頭道：「這話對……」唐小姐這二樓有機關嗎？」彩鳳道：「有有！」指旁邊樓梯道：「這梯子是不能走的，你們跟我來。」大家跟着彩鳳走到邊門地方，彩鳳向大家道：「你們站遠一點。」她在門上連敲三下，沒命逃開，只聽得彩鳳將門啓開，嘖嘖拍啪的火彈往外亂射，好得大家站不則要之害，五金鐘之後，彩鳳將壁上畫燈搖落，用手向上一扯，

向右一扭，向下一扭，轟咚一聲，裝起了一座樓梯，可以由此而上。彩鳳笑道：「走這樓梯上去，就不會有危險了。」大家很欣慰的，果然平平安安到了三樓。文劍奇怪道：「這樣大的地方，怎麼不大看見有人？」老乾娘要想謀害我們，這時候，其實到是好機會。」月華道：「我們不要中老乾娘的計，糊裏糊塗進來，出去恐怕要受危險。」忽然聽見有人狂笑道：「對呀！對呀！你們來得就別想出去，現在已經到了你們葬身之地，老乾娘早猜想到你們有這一套，哈哈！你們一層一層上來，沒有遇到危險，認為是很順利，其實這樣一個重要機關，沒有人由着你們進來，由着你們出去，哈哈！世界上有這樣便宜事嗎？老實說，老乾娘早已宣判了你們死刑，今天送上門來，這也是天網恢恢，該你們死日到了，看你們有什麼本領能逃出這鬼門關，哈都來送死了，哈都來送死了。」這聲音是隔牆送過來的，聽得大家目瞪口呆，臉無人色，胆戰心寒。李萍抖着嘴脣說道：「完了！完了！這死到真冤極，我特地從南京趕來，難道這也是教訓。」江參謀長道：「這事情做得太莽撞，到這樣危險地方，就應該多派五營你護，冒冒失失進來，這簡直送死，我真不敢贊同你們做事會這樣不考慮。」月華見彩鳳臉色慘白，淚含眼眶，知道她受了委曲，忙說道：「這事也不能說着莽，憑我們這幾個人，要對付一般小毛賊，總還容易，我的妹子，她從這兒出去，明白了這兒機關，這大概是過於興奮，不容我們說話，急切地到這兒來破機關，因為地圖就在這機關。」

裏，恐怕來遲了，不能收回地圖，這也是她的苦心。唐彩鳳是十分好勝，滿腔熱心想灑在有價值地方，做一點兒能驚人的事，雖然不幸做過妓女，而她的精神十分偉大，肯犧牲自己，造下大眾福利，替國家出力，盡國民天職，這都是她的特長，智識份子的婦女，和她一比，那真有點愧避三舍，我們站在都市裏，放大了眼光，看一看智識婦女，他們是什麼生活？還不是在虛榮圈裏找煩惱，紙醉金迷……跳舞……賭博……戀愛……一個個麻木在粉紅式夢裏，最後造成悲劇，她們自己不幸，叫人也替她們可惜，作者寫到這裏目的也是喚醒婦女，明知這是有害無益，還是趁早醒悟，不要到了末路，悔之莫及，圖一時之興趣，出賣了一身，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散，情形果然悲慘，事實做得大錯，如果認清做人目標，這痛苦是不會有的，所以諸位女士，你們醒醒，甜密的迷夢，決不是有趣的玩藝兒，要曉得，越是有趣的玩藝兒，那反面越是會顯出苦辣的滋味，快樂容易走上了墮落，墮落的前面是墳墓，年輕輕的我們爲什麼要走到墳墓裏去？這是很容易瞭解的問句，如果不希望走到墳墓裏去，我們就應該看清了前面生命之路……唐彩鳳一心要想收回地圖，與沖沖趕到此地，起先感覺順利，現在也知危險，心裏很奇怪，自己鹵莽，送了自己性命，問題極小，帶累別人，良心實覺有虧，李萍、江參謀長一種怨言，使她心如刀割，啞子吃黃連，真有說不出的苦，文月華從中一解謎，因感激反到破涕痛哭，月華忙攔住她的手道：「好妹

「文劍驚道：『快……快把手指砍下來，要不然就有性命之憂……』」月華取出汗刀，爬到江參謀長面前，拉過受傷的手，狠命的一刀，把那受傷手指就砍落在地，痛得江參謀長昏倒在地，已死了過去。月華取出傷藥，塗在傷處，用布同他紮好，須臾，江參謀長漸漸蘇醒，連聲哎喲哎喲，李萍急道：「我們不離開此地，性命終究難保。」彩鳳道：「要離開，沒有辦法出去。」文劍道：「我們大家留意，千萬不能讓鈴子打到身上。」這時，大家都伏在地板上，眼看在空中飛舞的鈴子，如果要打下，忙把身子一滾，躲了開去，奇怪，奇怪，地板漸漸發熱，有些兒燙手。月華驚道：「不好！不好！我們不是被鈴子打死，也是被火燙死，如果地板燒起來，我們都要葬身火窟。」江參謀長雖然砍去手指，經過靈藥一搽，到也不痛了，掙扎了一會，說道：「我死到也沒有什麼，你們都在年輕，這樣慘死，太可惜了，而且督辦全靠你們相助……」天呀！天啦！難道壞人不死，要死我們好人嗎？」彩鳳嚷着：「不好！不好！身子不停打起滾來，大家也跟着她打滾，李萍受不起痛苦，已經哭了，地板就同火爐一樣，手碰上去就會起泡，這幾位小姐，都是細皮白肉，嫩藕一般的玉手，怎經得起這熱的地板，碰上去就是一個泡，碰上去就是一個泡……隔壁又有電話鈴聲，大家靜聽着，只聽見隔壁有人說道：『喂，老乾娘嗎？什麼機關已經放了，沒有死，江老頭兒傷了一個手指，我看得很清楚，他們都在地板上打滾，現在已經很熱了，再有七分鐘，地板全要火燒了，什麼？

叫我們都走嗎？噫！唔！唔！地下已裝了地雷嗎？啊！現在不能放，讓我們走了再放，好好那末快打警鐘……

『果然噹噹鐘響，這是叫大家快離開，要放地雷了……』文劍慘然道：『這是天意，鬼使神差的叫我們來送命。』李萍哭道：『我這死，真沒有名目，從南京趕到上海，沒有做什麼別的事，跟着你們到這兒送命，難道死也有一定的章程嗎？』月華道：『這倒也痛快，五分鐘之後，我們同到鬼門關去。』砰……砰……

……好響亮的鎗聲，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個魂都不在身上了，總以為中鎗死了，其實都沒有死，那槍是打在燈頭上，破了法子，給子再不飛舞，一個怪面人高聲道：『你們快逃吧！樓梯門我已同你們開了！』大家定了一定神，知道怪面人來救了，真感謝他的好意，快……快走罷，互相攙扶，但地板燙得很，站腳不住，一個個祇有跳過去，到樓門，彩鳳道：『我們來的目的，是要收回地圖，到不如再冒一冒險吧！』月華道：『我們到那兒去找地圖？』彩鳳道：『地圖在四樓一個櫥裏。』李萍發急道：『不能再上去了，他們已經放地雷……』彩鳳決然道：『不啻我去……』她往樓上就奔，衆人糝糝糊糊也就跟了上去，到四樓果然有一個玻璃櫥，彩鳳上前，拉開櫥門，把彩鳳大嚇一跳，原來櫥裏站着一個蒙面人，手裏拿着地圖，文劍舉鎗要開，蒙面人忙噏住道：『不要齒莽，我就是秘密客，你……你們快逃，地雷已經爆發了。』將手中地圖交與月華道：『你們快拿了這地圖走罷！』衆人同聲道：『謝謝秘密客先生！』秘密

客道：『你們跟我來。』如飛的下樓，大家鼓起勇氣走到三樓，紅光滿屋，火已燒到樓梯，要逃性命，也祇有打火裏衝出，到了二樓，只聽得轟隆……天崩地裂，聲响震天，房子全部搖動，秘密客大驚道：『不好！地雷已經爆炸。』大家嚇得腿軟如棉，要走動顫不得，秘密客預料，再有二分鐘，這兒全部炸毀，不但他們逃不了，就是自己也不免粉身碎骨……顧不了啦！他拉着月華就走，月華拉着老師江參謀長，江參謀長拉着彩鳳，彩鳳拉着文釗，文釗拉着李萍，樓上下來互相攙拉，走路更覺不便，又心慌意亂，脚步不穩，轟隆隆都滾了下來，連爬帶滾的剛到門口，地雷全部爆發，轟隆咚……嘩啦啦……洋房倒下來了，真好險，慢逃一分鐘，大家就葬身碎瓦之中了，文釗被磚瓦打破了頭，李萍跌破了腿，月華損傷了腰，彩鳳滾傷了臂，文榮砍去了指，跌破了臉，他的損失是最大，能夠保全性命，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應該要特別謝謝秘密客，不是他引路，就別想能逃出這鬼門關，但是秘密客早不知那兒去了，無論你怎麼找，是別能找到，大家坐汽車去見鎮守使，地圖收回，這是天大喜事，唐彩鳳特別有功，鎮守使設宴慶賀，大家先到醫院裏，解決了受傷部份，赴宴的時候，談笑生風，覺得格外興趣濃厚，吃得酩酊大醉，各才散回安寢，人生愉快，莫過於大難之後，大難之後的高興，是什麼都及不上的……

第十五章 鎮守使衙門裏有賊偷

▲唐彩鳳有難懇求李萍相助

▲江參謀長手段可算辣上加辣

鎮守使衙門裏，據說發生了一件重大問題，龔英鐸急得真要哭了，江參謀長弄得走頭無路，警長衛道雲，探長滕文釗，都在辦公室踱着慢步，運着腦筋，等候龔大人發表，到底又是什麼駭人的問題，須臾，江參謀長震海也來了，道雲上前問道：「江參謀長，你可知道，又是什麼問題發生了？」震海搖頭道：「不知道。」道雲笑道：「聽說唐小姐是在你家裏。」震海點頭道：「不錯，這一次收回地圖，唐小姐是最有功勞，像這樣女性，真值得大家所欽佩，可是他已傷了，我把他接回去，就是讓他好好的調養調養。」文月華忙上前問道：「我那妹子今天可好些嗎？」震海道：「好是好多了。」月華道：「我想等一會兒去看看她。」震海搖手道：「不！這幾天你們不要去看。」道雲說異道：「這是什麼意思？」震海道：「醫生說過，她的神經不好，三四天之內，最好不要有人去同她麻煩，呢，你們坐坐……我去跟龔大人說幾句話……」這老頭子是很狡猾，架子也很大，不耐煩同他們說，唐小姐的事，所以推說要見龔大人，大模大樣的就走開了，滕文釗等他走遠了，忿恨道：「這個老東西，我看他不懷好意。」道雲切齒道：

昨天我就恨透了他，見了唐小姐，眯花眼笑，做出種種輕浮的舉動，他是什麼理由，要把唐小姐接回去？

『月華道：』這個老賊，是有點兒存心不良。』文釗道：『江震海是有點兒假道德，總有一天，我把他這假道德面具打碎。』月華道：『我們的力量怕夠不到吧。』道雲不悅道：『怕他什麼，大不了是個參謀長。』月華道：『他是龔大人面前紅人，龔大人很聽他的話，如果同他反了臉，我們地位上一定有點兒問題吧？』道雲長嘆道：『唉，真叫人不服。』衛隊高聲道：『龔大人到。』大家忙站起來，迎前一步，向龔大人行禮。龔大人沉着臉，一面回禮，一面顫聲道：『這事太奇怪了，文小姐昨天拿回來的地圖，明明是一張副圖，由江參謀長保存着，今天打算送到南京去，想不到地圖已變成了一張假的了，這樣看起來，我衙門裏簡直養了賊了。』謝人傑接口道：『大人，我以為這決不是內賊，因為內賊沒有這樣大胆，而且大人手下的人，個個都是忠心耿耿的，誰敢做這種違背良心的事，據我猜想起來，掉換地圖的，一定是怪面人。』滕文釗道：『不會，不會，怪面人是幫助我們的，他決不會做這種事情。就如昨天，我們在危險的時候，他拚了命來救我們，這樣偉大的怪人，他決不會做這種下流事……』謝人傑忙道：『不是這樣說的，怪面人有時候果然幫我們忙，但有時候又和我們搗蛋，說不定有兩個怪面人，一個和我們搗蛋，一個是幫我們忙。』江文榮道：『是不是怪面人掉換的，這問題慢慢的再討論，我以為先請探長

來偵查一番地圖。昨天龔大人看過以後，交給我保存起來。我就將這張地圖鎖在衣櫥裏。想不到一夜天的工夫就掉換了一張，也許這是鐵胆團所幹的。」丹華搖手道：「不會不會。如果鐵胆團要偷這張地圖，那就痛痛快快把這張地圖拿走了，何必還要畫一張假地圖來掉換呢？」龔大人點頭道：「不錯，這話說得很有理。」月華得勁道：「這張地圖是內賊偷的，那是不會錯的。至於爲什麼要用一張假圖掉換呢？這常然是有一種作用。據我的猜想，賊人是打算矇騙過去，用一張假圖換去一張真圖，如果江參謀長一時大意，將地圖帶到南京去，等到明白是假的，說不定會懷疑到南京方面人所幹的。這兒的內賊，就可以逍遙法外，要不用一張假圖哄騙江參謀長發覺沒有了地圖，那當然是不肯罷休的。」江文榮拍手道：「不錯，不錯，猜想得很對……諸位請到保管室裏看看……」說着他就前面引路，文釗到裏面，叫警長幫忙，將衣櫥搬開，發現櫥背後有間房間，開着門，裏面地板上躺着一個男屍，鮮血淋漓，龔大人不覺大驚道：「啊！這是誰被害啦？」大家進去一看，江參謀長發話道：「這是保管室主任謝一波，是人傑的堂弟，咳！是誰把他害啦？」謝一波死得太慘，咽喉被快刀刺破，血流滿地，大概死了已有數小時，故已結成血塊，衛道雲向人傑道：「謝科長死的是你堂弟，多少你總該知道一點兒。」人傑訕笑道：「警長，這話你問得太奇怪了，難道你疑心我會偷地圖嗎？」道雲搖手道：「不，不，請你不要誤會。」

我不過是問你，你堂弟素來所爲，你總該知道一點。」人傑道：「他很忠實，沒有什麼不好的行爲。」李萍忽然叫道：「啊！你們來看，這不是凶手走過腳印嗎？」月華細細看了一會道：「不錯，這好像是女人腿印。」大家都彎着腰，細看腳印，果然是瘦而尖，的腳印，彷彿是女人穿了繡花鞋走過。文劍把假地圖瞧看一會，突然挺身道：「如果說凶手是怪面人，那末怪面人一定是個女人了。」人傑決然道：「掉換地圖的，一定是怪面人，我們不管他是女的，男的，祇有下一個命令，通緝怪面人……」龔大人道：「不對，不對，做事決不能這樣草率。」文榮道：「請探長發表一點兒意見。」文劍想了一想道：「龔大人，請你發一個命令，衙門裏所有女人的鞋子，都拿出來比一比。」英鐸點頭道：「好罷！」馬上吩咐馬弁搜羅女人鞋子，不多一會兒，幾十雙鞋子，新的舊的，甚至於破了底都有，一一比過腳印，沒有相同。文劍道：「這樣一看，不是內賊。」人傑欣然道：「探長怎麼突然改口，認爲不是內賊呢？」文劍並不回答，自顧吸烟，大家靜默了幾分鐘，向人傑問道：「謝一波住在什麼地方？」人傑道：「從前是住在我家裏，現在他住在衙門裏。」衙門裏一排有十間房子，沒有樓，專門供給大小官員沒有家眷而住的。文劍同文榮進去細看了一會，一波房裏特別仔細地偵查，並無可疑之處。文劍退出道：「這兒一排十間房子，兩邊都有房門可通，到不知那個凶手，是不是謝一波同黨，如果不是同黨，這凶手他怎麼知道這時候謝

一波到保管室，他跟在後面將他刺死。」文榮道：「這事情很複雜，謝一波被害，還是與賊人決鬥，還是分贓不均，因而被刺……」這時，文劍文榮仍到保管室裏，文劍看了一會地板道：「這兒灰塵很多，不像有過決鬥，因為沒有雜亂的腳印。」走至英鐸面前道：「龔大人假地圖你不要再給別人看，凶手是誰，明天就可以告訴你。」英鐸欣慰道：「這樣有把握嗎？」文劍笑道：「還不定是……呢！大人我們告辭了！」英鐸點頭道：「好罷，你們去罷。」文劍、月華道：雲坐汽車到文家，月華的老媽子見小姐回來，忙笑道：「小姐你到回來啦？剛才真把我嚇死了！」月華皺眉道：「老太婆總是大驚小怪的。」老媽子失驚道：「不這委實是可怕的事，怪面人敲我們窗子呢！」月華道：「這一定是你眼花看錯了。」老媽子不服道：「不怪面人來敲過幾次窗，」月華道：「怪面人我們是不怕的，你去倒茶……」老媽子應了一聲，是，自去料理。月華招待文劍，道雲樓上房裏坐，剛才辦公事，真悶得慌，這時候在美人房裏，覺得心裏十分舒暢，渾身有勁，道雲坐下抽煙道：「探長，你以為謝人傑值得可疑嗎？」文劍道：「當然可疑，一波是他兄弟，從前在他家裏住過，說不定他們弟兄意見不和，殺了他，滅了活口，剛才發現一波屍首，他的臉色就不大好看，他的三姨太太賽荷花是鐵胆團的會員，說不定他也加入鐵胆團。」月華笑道：「最有趣的，他口口聲聲咬定怪面人是凶手。」道雲道：「這是他的狡猾，以為咬定怪面人是凶手，

他可以脫了干係，其實反叫人注意他。」文釗笑道：「對了！明天我就要給顏色他看。」月華道：「我看得出汪震海謝人傑和我們仇是結得很深。」衛道雲聽了汪震海三字，大為憤怒，跳起咒道：「老賊！我與他勢不兩立，總有一天預備警長不做，同他拚一拚。」老媽子在房門口喊道：「小姐，有人送信來。」月華道：「拿進來。」老媽子笑嘻嘻將信交給月華道：「小姐，送信人還等着小姐回音呢。」月華道：「你快到樓底下，陪他去談談，就說我馬上有回音。」老媽子應了聲，是當即退出。道雲急問道：「誰寫給你的？」月華拆着信，手在發抖，心在發跳，顫聲道：「是我妹子寫的。」道雲奮然道：「啊！是唐小姐來信嗎？快快快念給我們聽聽，他……」文釗笑道：「我們警長對於唐小姐是十分關心，文小姐你瞧，警長額上汗都冒出來了。」月華一看，果然道雲額上汗珠直冒，知道他已鍾情於唐彩鳳，忙念信道：「親愛的月華姊姊，我現在還是住在江參謀長家裏，江先生請醫生替我醫傷，到難為他一片熱心，真使我萬分感激，不想江參謀長今天同我提起婚事，要我嫁給他，這……這怎麼可以我……我已約於警長，決不能改變……」月華讀至此，向道雲一笑，笑得道雲立時臉上飛紅，文釗湊趣道：「想不到警長做事這樣秘密，你和彩鳳要好，我們簡直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事。」道雲不理他，一本正經地向月華焦急道：「你……你快往下念，還有什麼話？」月華看信道：「你們接到我的信，快想辦法，如果三天之內，」

你們不來救我，恐怕沒有日子再見面了。送信老媽子是一個貪財心濃，賞其五十元，有話可當面問他。：「衛道雲聽到這裏，大跳步往外就奔，弄得月華文到莫明其妙，不知他是神經病呢？還是去救唐彩鳳，一會兒他把樓下送信老婆子拉上道：『你快說唐小姐病得怎樣？』老婆子是上了幾歲年紀，冒冒失失被他一拉，早驚得心裏發抖，跌跌撞撞由樓下跌到樓上，她已臉色發白，氣也喘不過來。道雲急性子，將她一推道：『喂！你爲什麼不說話？』月華向道雲笑道：『你坐下，人家被你這樣嚇慌了，讓她定一定神，有話我來問她……』向老婆子笑道：『你是替唐小姐送信的嗎？』老婆子點頭道：『是的。』月華道：『你到願意替她傳信？』老婆子道：『唐小姐說，到這兒有五十塊錢拿。』月華道：『以後你還替我們帶信嗎？』老婆子道：『願意。』月華道：『唐小姐病得怎樣？』老婆子道：『唐小姐並沒有病，不過是老爺老逼她，要唐小姐答應嫁給他。』月華取出五十元，交與老婆子道：『這五十塊錢你拿去，有什麼特別消息快來告訴我們。』老婆子見了一卷鈔票，十分欣喜，滿臉春風而去……月華笑道：『警長！你瞞得我們好緊，難道你怕我們會拆散你們姻緣嗎？』文劍作趣道：『警長不說，這到情有可原，因爲公事忙，談不到這些，而你的好妹子，她同你是無話不談，難道在你面前，也不肯露一露口風嗎？』月華不信任似的說：『真怪！我那妹子，什麼事都不瞞我，她和警長要好，偏是瞞得我緊緊。』向道雲笑道：

『喂，警長現在你總可以說老實話了。』衛道雲紅着臉道：『並不是我瞞你們，委實是談不到這些，要講到彩鳳，她在南京做妓女的時候，我已同她打得火熱，因為我有太太，沒有辦法同她做夫妻，祇有個精神上朋友，這次她聽了你文小姐的話，肯爲國如此出力，雖然有許多犧牲得太下流，而精神還是偉大的，不幸我的太太是死了，我那整個兒的愛，當然全歸了她，有幾次，她出來辦公事，總是偷偷地同我談起婚姻問題……』文釗欣然道：『好這一對夫妻可以做得，哈想不到我們道雲兄還是一個風流人物。』道雲忙搖手道：『得啦得啦，老哥你也弄得我臉上不好看嗎？』月華坦然道：『我以為你們是很正當，彩鳳，雖然是個窩姐兒，而她的人格，委實叫人欽佩。』文釗道：『我以為別的都是假的，在目前，把唐小姐救出來，這是最重要問題。』道雲忿怒道：『真可惡，汪老賊一向情願把她軟禁在家，無論何人，不讓同她見面，我們有什麼主意救她呢？』文釗道：『最好能找到一個，同汪老賊有密切關係的人，請她從中疏通，也許能有挽救。』月華突然想起道：『人到有一個。』道雲急問道：『是誰？』月華道：『汪參謀長在南京時候，不是同李萍安好過多時嗎？』文釗訕笑道：『這些事我們是知道了。』月華道：『我本來也不知道，記得是一張小報上看到的，說什麼督辦書記李小姐要與汪參謀長定婚，文人與文人，將來幸福無疆……』月華還要說下去，突然聽到尖脆女人喊聲，打遠處而達近處，咯

咯……痛快的皮鞋聲已走進房裏，大家不約而同喊起：「啊！李小姐來了！」真湊巧，說起曹操，曹操就到。月華心想，這大概彩鳳該有救星，忙推下笑臉，拉住李萍道：「李小姐，你來得巧極了，正有一件事要拜託你。」李萍笑道：「能辦的事，決不推辭。」月華道：「這一件事，除了你別人是辦不了的。」李萍得意道：「怎麼說？這是非我不可的嗎？」道雲插嘴道：「到的確非你不可。」文釗站起敬烟，一面替李萍點火，一面笑道：「李小姐，你就救救我們這位警長，無論如何，是不能推辭的。」李萍笑道：「事情還沒有說出來，光是叫我幫忙，這忙叫我從何而幫起？」月華道：「對了，應該先讓我們說出請求。」李萍道：「乾脆，要我做什麼事？」月華道：「要你去救一個人。」李萍驚異道：「救人，誰有了危險？」月華道：「唐小姐有危險。」李萍道：「什麼危險？」道雲急切的問：「你不知道？」李萍不耐煩道：「哎呀！我的天，你們始終沒有說出正題目，叫我什麼？」月華道：「李小姐，你聽我說，啊！汪參謀長，他愛上了唐彩鳳，一定要彩鳳嫁給他……」李萍聽到這裏，火已漸漸往頂門上冒，跳起身，切齒道：「這個老賊，他又要害人嗎？」月華道：「唐小姐現在被他軟禁在家裏，強逼着她答應。」李萍道：「這個老賊，還夠得上交情，不知你可能看唐小姐可憐，想一個辦法，把他救出來。」李萍道：「這個老賊，我一定和他拚命，他又忘了從前對我說的話。」月華道：「他同你說過什麼？」李萍道：「你們是不知道，汪震海這老賊，委

實不是人，他見了女人就愛，靠自己有權勢，壓迫手段，受害的女人，真不在少數，我也是被他所害的一個。」月華道：「我真不懂，你比什麼人都聰明，學問又好，怎麼會去上他的當？」李萍皺眉道：「唉！年輕人容易被虛榮包圍，汪老賊，他總是以金錢作引誘。」月華道：「當他向你求愛，是採用什麼手段？」李萍臉上一紅，取出粉鏡子，一面擦粉，一面說道：「那時候，我還不到十九歲，因為太年輕，什麼都不懂，每天祇知道學做交際花。有一次，在跳舞場裏，認識了汪震海，他是一個快五十歲的人，我見了討厭，祇大願意同他接近，而他簡直是個色中餓鬼，見我長得漂亮，再三向我追求，每天陪我吃飯，聽戲，買這樣，買那樣，弄得我六神無主，後來就糊裏糊塗的上了他的鈎，當他要我允許時候，跪在我面前，向我哭，向我發誓，他說祇要我接受他的要求，以後他決不再愛別人，如有假心，沒有好死，這老賊，現在我完全看出他是假仁假義，要你的時候，花好桃好，說得錦上添花，上了他的鈎，不到三月二月，他又把你拋棄了。」月華道：「他也拋棄你嗎？」李萍慘然道：「這還用說嗎？」月華道：「你也太好說話了。」李萍道：「這種人同他是沒有理講，他不愛你的時候，打你罵你，什麼都做得出。」月華道：「這一次你到上海，他還愛你嗎？」李萍欣然道：「愛我，他說他夫人死了，正式地娶我。」月華冷笑道：「既然他愛你，要娶你，那末他為什麼又要娶唐小姐？」李萍被她這一提醒，腦筋靈一清，站起切齒道：「這老賊！」

到真可惡，我來去請教請教他。」說着，頭也不回往外就走。這氣可大了，天下什麼都可以讓人，這愛字是不肯讓人的。難道李萍也愛老汪嗎？不這有鬍子瘦老頭兒，真不值得美人心愛。所可愛的是金錢，因為老汪有好幾十萬財產，一個人沒有兒女，但願他開王早發請貼財產，就可穩取荊州。她聽到老汪要娶唐彩鳳，十分惱怒，好像穩穩到手財產，被別人奪了去了，怎不叫心裏發痛，怒火燒穿了南天門，催着汜車夫快：「快開，早見老賊早拚命。」汪參謀長公館，也在龍華相近鎮守使衙門，今天老汪沒有出去，想着法子如何使唐彩鳳服從，正在苦無門路得，遇見李萍與沖沖跨進書室，帶着怒容，知道必有一番舌辯。忙堆下笑臉道：「親愛的那兒來，爲什麼要這樣不高興？」李萍將皮包向桌上一扔，惡狠狠說道：「不高興？不高興？你的良心太好啦！」震海笑道：「你瞧你，又是這樣小孩子脾氣，有話坐下來好好的說，也犯不着同我生氣。」李萍怒道：「不要瞞我，你自己說，唐彩鳳你將她軟禁在家裏，打算娶她做老婆，這話我可冤枉你嗎？」震海爽然道：「沒有，我是有這樣打算。」李萍見他居然承認，毫無顧忌，真有點叫人氣破肚腸，同他拚命吧，慢他有手槍，不是他的對手，且同他開一次談判，再作計較，遂問道：「你打算娶唐彩鳳，那末我怎麼辦？」震海道：「當然不能待虧你的，你做大，她做小，這樣辦法，我想你會不表同情的。」李萍道：「我們幾時同居？」震海笑道：「這容易，明天我們就實行同居……」李萍

欣喜道：『明天』震海道：『不過我有個要求，如果你能辦到，決計明天我們就同居。』李萍忙問道：『什麼要求？』震海道：『唐彩鳳的脾氣，真難對付，我說了好幾次，要她嫁給我，她總是搖着頭，不肯答應。這差使就託了你，你去好好勸她，叫她不要固執，嫁給我，真是享不盡榮華富貴呢。』李萍心想：這難題，目就不容易做了，文月華再三託我救出彩鳳，而震海又逼着我，去勸彩鳳答應……震海又道：『你能勸她答應了，我該你十萬塊錢，做個養老金，要是沒有這本事，將她勸好，你我的事，也跟着一刀兩斷。』李萍心想：好傢伙，這簡直生死關頭，要做參謀長太太，在此一舉，能夠把唐彩鳳勸好了，有十萬元，有太太做，爲了自身利益，也顧不得出賣朋友了，祇得爽然道：『好罷，我就去勸他，假如她堅決不肯，』震海發怒道：『她要是一定不肯，五分鐘之內，送她鄧都城去。』李萍道：『她不肯，還是送她回去。』震海道：『沒有的事，來得去不得，要活命，就得嫁給我，說一個不字，立刻送她的狗命。』李萍道：『你可知道，唐彩鳳是警長的愛人。』震海怒道：『什麼衝道雲也愛上了她。』李萍點頭道：『可不是嗎？如果把唐彩鳳害死，他們一定會報仇的。』震海拍案道：『他們敢。』李萍道：『滕文釗不是好惹的。』震海道：『無論他怎樣厲害，總不要想翻出我這手掌。』李萍道：『不要爲了一個女人，而造成最不幸的事。』震海道：『少說廢話，你馬上，去，我在這兒等你回信。』李萍問道：『她在那兒？』震海道：『被我鎖在亭子。』

間裏。取出。一把鑰匙。『囉！這就是門上鑰匙。』李萍接過鑰匙，就去會唐彩鳳。心辣，要不因為他有錢，真犯不着嫁給他受罪。李萍也不是好東西，貪財心太重，所以吃痛苦。

第十六章 有列心的唐彩鳳至死不從

▲吊死鬼不翼而飛李萍死得離奇

▲神秘女郎衛善長居然向她求婚

唐彩鳳出身雖然妓院，而她絲毫沒有雲姐兒習慣，她曾與衛道雲戀愛過，始終如一，決不變心，現在被汪震海軟禁在亭子間裏，動逼允婚，但事關終身幸福，豈能草率，情願犧牲性命，毀滅自己靈魂，不願辱屈，而使精神痛苦，無論你持勢金錢，重重壓迫到身上，終於不肯委曲求全，已有一天，汪震海不許給她吃食，在未允許之前，水也不准喝一口，這種酷刑，使瀕了太受災難了，彩鳳咬緊牙關，躺在床上，等着死神光臨，看來今世別想再與道雲結婚了，環繞驅使，惡魔作梗，說起來，令人傷心，紅顏女子終逃不出多薄命哇……有人開門聲，彩鳳疑為惡魔，又來噬人，驚起嚷道：『來罷！來罷！我等着你們來！』

『李萍笑進來道：『我不會殺你的，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好意思殺你嗎？』彩鳳見係李萍，

像見到了救星，欣喜道：『李小姐，你是來救我的嗎？』李萍點頭道：『不錯，文小姐叫』

參謀長放你出去。』彩鳳合淚道：『好姐姐，你看見我們文姐姐份上，就救救我吧。』

殺困難，爲了你的事，我和汪參謀衣破了臉，大家弄得很不好看。』彩鳳道：『好姐

就委曲一點吧。」李萍道：「當然可以幫忙我總決不推辭。不過汪參謀長這老賊，怎麼辦，非要做成不可，我想，你還是再仔細考慮考慮，他是有財有勢，嫁給他也沒有到年齡的確他是老了一點，其實愛情不限年齡，年輕人因為沒有經驗，根本不能敬重。」

嫁一個老年人，我以為反到可以享受到真的甜蜜之愛。哈！話又得說回來了，各人的思想不

勸你，也許你認為我這是胡說，不合情理的話。唐小姐，你現在被他軟禁在家裏，因為他太愛你，什麼做得出，要是鬧出人命來，我就說你是犯不着的。」彩鳳不悅道：「李小姐，你是替汪參謀長做說客的

嗎？」李萍道：「我是為你打算，如果你不答應，皮肉受痛苦，唐小姐，你這樣細皮白肉，要是打上一條一

條血痕，火辣辣的，真比死還要難受。」彩鳳哭道：「要我死是可以，要我嫁給他，萬萬辦不到。」李萍

道：「這樣說決沒有挽回嗎？」彩鳳決然道：「決沒有挽回。」李萍道：「好罷，你不聽勸，要是吃了苦，那

就怪不得我了。」彩鳳道：「汪參謀長又不是魔鬼，我為什麼要怕他？況且我已同警長有約在先，良心

上也不允許我改變。」李萍道：「汪參謀長他真的不顧人道，我想警長也決不會輕輕放他過去。」李萍冷笑

道：「你還打算等衛警長來救你嗎？嘿！今世怕不行了。」彩鳳吃驚道：「什麼話？衛警長……」李萍狡

猾地訕笑道：「他已經死了。」彩鳳失聲道：「死了？」李萍點頭道：「噫！大概他已睡在殯儀館裏了。」

可憐彩鳳聽了這不幸消息，頭昏眼花，已有些不能支持，眼淚熱刺刺地往外湧流，她那內心痛苦，不言可喻。李萍抽了一會烟，訕笑道：「這也不是痛哭的事，人死不能復生，說起來，還是你害他的。」彩鳳慘然道：「我害他的？」李萍道：「可不是嗎？你在這兒，衛警長祇當你變了心，他氣得渾身發抖，對着我流淚道：女人是沒有心肝，見好愛好，見了金錢就迷了心。彩鳳是一個窈窕兒，到底夠不上談愛情，我愛她我錯了，我看錯人了。她見了江參謀長有錢，就情情願願跟他回去，這種下流女子，祇配做人家玩物，讓有錢的大老爺開開心，要是做一個警長夫人，他真沒有生這樣福氣。」唐彩鳳聽一句，好像針在心裏刺一下，到最傷心的時候，喉嚨裏發癢，連說兩聲「哎呀」，不好，鮮紅的血已從嘴裏嘔了出來，頓時臉如土色，唇皮發抖，眼神走光，可憐知覺也沒有了。李萍這才有發慌，心想：我假造許多謊話，不過叫她死了心，對於衛道雲絕望，好一心還是從了老江，她承認了，於自己是有利的，十萬款子到手，還可以少時候，唐彩鳳漸漸有些動顫，睜開眼睛，李萍已不在面前，不十分明亮的燈光，使房裏的心，痛得發暈，寂靜無聲，空氣裏，突然起了一陣皮鞋響聲，接着聽到老槍喉嚨罵：「兒委實不受抬舉，什麼大不了了，不過是一個窈窕兒，祇要大老爺有錢，多擺上幾樣。」

子脫下來嗎？這時，魔鬼也似的汪參謀長，拿着一根皮鞭，站在彩鳳面前罵道：「小賤人！你有幾個腦袋？老子看得起你，要你做我一個老婆，這是抬舉你，你別在那兒做夢，一個窩姐兒嫁給一個堂堂參謀長，怎麼吶？這還委曲你嗎？」唐彩鳳被他罵得火了，不顧性命地掙扎道：「老賊！你嘴裏放清麩一點，窩姐兒！窩姐兒！你應該這樣叫嗎？我雖然是一個窩姐兒，可是我沒有做過失人格的事情，你以為是一個參謀長，地位很高，學識很好，但是你的人格還及不上我們窩姐兒，你是什麼？你是衣冠禽獸，戴了假面具騙人的官強盜，你這魔鬼，以為自己有了幾個臭錢，隨意玩弄我們女人，女人是好欺負的嗎？女人都是愛金錢的嗎？你看錯了，女人決不是膏的，女人更不是老爺們的玩笑品，女人也是有知覺，有靈魂，有熱血，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一樣也會同你們拼命。」汪參謀長玩弄女人，少說也有上百，從沒有遇過像這樣厲口，難道今天服輸吃癩，在女人手裏嗎？不打女人，罵女人，是平生拿手好戲，要成女人屈服，那真沒有的事，唐彩鳳還不停嘴的罵，汪參謀長可動了肝火，怒吼一聲，跳到床上，雙手齊下，不問短衫褲子，拉到就撕，撕得彩鳳身上一絲不留，汪老賊是有意要看一看模特兒，這可讓他痛痛快快一飽眼福，唐小姐也顧不得羞恥，跳着光滑滑身子，大哭大罵道：「老賊！慘無人道，你的媽也是女人，你這樣糟蹋我，你對得起你的媽嗎？你對得起你的祖奶奶嗎？」汪參謀長猙獰着鬼臉，惡狠狠罵道：「小娼婦兒！你

嘴凶，我就來抽你的皮……」說着，將牙齒一咬，皮鞭就在彩鳳肉體上打了起來，咪噠，咪噠，雪白的皮膚上，立時顯出一條一條血痕，在打的時候，他還罵着：「小娼婦兒！你就是鐵，我也將你打軟了，好嗎？一個窩姐兒，居然還敢在我面前擺架子，你要擺架子好，我就把你這架子拆散完結。」打了一陣，覺得有些手酸，呵欠也來了，知道過於勞神，該去抽上兩筒，說了一句：「等一會兒再來同你算賬。」說着，他就去吞雲吐霧，享受那福壽膏的滋味了。唐彩鳳等他走後，左思右想，覺得這日子是不能再過了，與其活着被他糟蹋，到還是死了失去知覺，較為乾淨好罷。就決計毀滅自己，沒有刀，沒有槍，繩上死也好，褲帶是現成的，忙將褲帶往床槓上一繫，手拉繩圈，大哭道：「天啦！天啦！我唐彩鳳損了什麼德？而要我這樣慘死，呢！難道說這也是天意嗎？不！我想天是不肯管這些閒事的，如果真有天，真有菩薩，汪老賊這樣人，就不應該讓他活着，他是魔鬼，他是吃人的，他是害過不少女人，難道他這樣做是應該的嗎？我真恨，恨那不講理的關王爺，好人都收了去，惡人留在世界上害人，這……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媽呀！爸呀！你們死在九泉之下，可知道你的女兒，這樣被人糟蹋嗎？文姐姐呀！文姐姐呀！這一次我是為你而犧牲了，要不是你打電報給我，我也不會到上海，我不到上海，也不會遇到老賊，這真是鬼使神差，叫我到上海來毀滅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情人，我的衛道雲，他是為我而死了，他是恨我，他是誤會我，我死了，到

地府裏找到了他，同他說明，表白我的苦衷，活着不能做夫妻，也許閻王爺可憐我們，死了讓我們成全一對好罷！快死罷，雲哥，雲哥！如果你有靈，快來把我帶走罷！要想到陰間裏找情人，也頗不得痛苦，把心一橫，頭往繩圈裏一套，哎呀！這是多難受啊！悶着氣，越到後來越痛苦，痛得舌頭往外伸，雙手打屁股，心裏明白，這樣死是最痛苦的，不死吧！不行！頸子套在圈裏，除了別人來救，自己是決無辦法能解救的，往往上吊的人，套上繩圈，受氣閉的痛苦，想想便怕了，但已莫及……汪參謀長抽了幾筒烟，精神抖擻，到亭子間裏，想聽彩鳳回音，不想彩鳳已吊死了，忙將李萍喊到，李萍見彩鳳吊死，到也嚇了一跳，幫着參謀長把人先橫下，找出短衫褲，同他穿好，將屍首直挺挺躺在床上，用一條白毯子將她全身遮蓋，因為吊死鬼的臉，是十分怕人，用毯子蓋遮，不看見到也罷了。李萍急道：『這事鬧大了，可怎麼辦呀！』汪震海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死了一個女人，不值得大驚小怪，明天買口棺木，把她送到會館裏，不就完了嗎？』李萍道：『人家要查問死的原因。』震海道：『就說她因傷而死，我家裏的事，誰也不敢調查。』李萍道：『就怕衛道雲有點兒不肯十休。』震海道：『這怕什麼？堂堂參謀長，難道還怕一個警長嗎？』天已大亮，昨天一夜，真鬧了不少悲慘事情，李萍在亭子間裏陪着屍首，汪參謀長打電話告訴偵守使，告訴衛道雲，龔大人因為唐彩鳳有功於國，不幸死了，應該親自去一見遺容，就同探長警長月華

來到汪府，在會客室裏坐定，汪參謀长假慈悲道：「唉！真可惜，這樣一個美人兒，想不到是個短壽，既然他死在我家裏，這大概我少欠她，對於她出殯，我決不慳吝，一定很像樣的同他大大熱鬧一番。」龔大人贊道：「好極了！你真古道熱腸。」道雲含淚道：「請問參謀長，唐小姐是得的什麼病，這樣快的就死了？」震海道：「這當然是因為平涼路傷得太厲害了。」道雲不服道：「我所知道平涼路那次破機關，雖然地雷爆發，她沒有什麼大傷，就是有傷，也不至於送了性命。」月華哽咽道：「請參謀長告訴我們，她的屍首在那兒？」汪參謀長把臉一沉，不悅道：「你們這意思，好像是我把她害死的嗎？」文劍忙接口道：「這請不要誤會，我們祇覺得唐小姐死得太離奇了。」道雲奮然道：「夢的不要說，陪我們先看一看屍首。」汪震海惱怒道：「衛道雲！我告訴你，你稍微知趣些。」道雲怒道：「什麼話！你以為我怕你嗎？」龔大人向兩方面搖手道：「得啦！得啦！不要為一點兒小事情，弄得大家心裏不高興，老汪！你陪咱們去看看。」震海道：「死了何必再去看她？」月華道：「我們是要好姐妹，她死了，我豈能不看？」震海道：「最好你們還是不要去，看醫生說過，有傳染。」道雲忙道：「越是有傳染，我越要看。」震海心想：這傢伙到真的同我作對，這時候碍着鎮守使在旁邊，又不能說混話，祇好忍着氣，過有機會，再同他算帳。文劍道：「參謀長，唐小姐又不是你害死的，何必怕我們去看她？」震海到了這時候，紅着臉，到有些吞不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著 鑑 昌 李)

秘密客

全轟
滄動

多再
次版

▲說小險冒探偵篇長▲

偉大

(著)

百看
不厭

緊恐
張怖

函購
即送

(彩精常非面餘百七書全)
▲言格首餘百七有附內書▲

(好學人勸句句)

* 史歷生一鑑昌李有附內書 *

(辣甜苦酸括包)

究研作可法方字學有附內書

◀ 帖楷小大 有附 ▶

◀ 打請書購話電 ▶

◀ 九九〇六三 ▶

~~~~~ 處購閱 ~~~~~

( 號五十 KK 里興承路克派 )

得讓我們好好過下去吧」彩鳳大喜道「啊我的天啦光明照在我的前頭看見了幸福樂園」道雲道「從前我不能使你滿意因為我有太太現在她已死了，我當然一心愛你了」彩鳳道「真想不到她也同老乾娘要好」道雲道「老乾娘手段也委實高妙，她聯絡一班官太太可以使她進行上許多麻煩。」一個女看護進來問道「你是不是衛警長？」道雲忙站起道「是的。」看護道「有你的電話。」道雲道「在那兒？」看護道「請你跟我來。」道雲向彩鳳說了一句「我去聽電話。」他就跟在看護後面出了三號病房這到底是誰來的電話等一會兒再告訴諸位。



## 第十七章

### 謝人傑不許殺人兇犯

▲賽荷花痛哭情人首級

▲破鐵胆闖到林太夫人家裏

衛道雲聽完了電話，回到三號病房裏，彩鳳向他問道：『是誰來的電話？』道雲道：『是探長打來的，因為龔大人要審謝人傑，叫我也得趕去。』彩鳳驚奇道：『這就叫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審謝探長，難道他也犯法嗎？』道雲道：『你還沒有知道，他的罪名是很重。』彩鳳急道：『你快讓我知道，他犯的什麼罪？』道雲道：『你拚了命收回的那張地圖，現在已被人家掉換了一張假的。』彩鳳大驚道：『啊，有這樣的事嗎？』道雲道：『據探長的猜想，謝人傑是有極大嫌疑。』彩鳳道：『這怎麼可以隨便冤枉人家，總得要有使人說不出話來的證據。』道雲道：『證據是十分實在，說起來，也是人傑該倒霉，昨天晚上，他去會賽荷花，秘密的談了有一個鐘點，這當然不是好事，我們當即就告訴龔大人，叫龔大人命令衙門裏所有人等，一概打下手指印，因為假地圖上有不少的手指印，仔細考驗下來，謝人傑的手指印與假地圖上手印，一點兒也沒有兩樣。』彩鳳道：『龔大人就審這一案嗎？』道雲道：『賽荷花是謝人傑的三姨太太，當然也同時提出審問。』彩鳳道：『怎麼又出了人頭案？』道雲道：『

彭育庭就是賽荷花情人。上次張標將他捉住，不知怎麼會換了一個賽荷花的哥哥。」彩鳳訝道：「這  
是誰把他殺了？」道雲道：「這問題，誰也答覆不出。」彩鳳想起道：「唔！我還沒有問你，你怎麼知道我  
在這兒？」道雲道：「接到一封奇怪信，說中興醫院三號有一神祕女郎被害，龔大人叫我來調查。」彩  
鳳道：「我相信這封奇怪信，一定是怪西人寫的。」道雲點頭道：「如果是他救你，報告這消息，當然也  
是他。」彩鳳道：「送我來的人，為什麼要冒充衛警長？」道雲道：「這到沒有什麼奇怪，你是上吊，關係  
很重的病人，要不冒充公務人員，醫院裏是決不肯接受的。」彩鳳恍然道：「唔！不錯，你這理由是對的。」  
道雲道：「我要走了，你好好靜養一會，等一會兒我再來看你。」彩鳳坐起道：「慢！等我起來，同你一  
塊兒去。」道雲道：「你也去聽審嗎？」彩鳳道：「這樣的審問，一定是很有趣的，我得跟你去有看。」道  
雲握緊彩鳳玉手，低聲道：「親愛的，你身體沒有好，怎麼能去呢？」彩鳳笑道：「我已經好了。」道雲道：  
「不要太勞苦。」彩鳳道：「你快打電話給文姐姐，叫她派一個人，將我衣服鞋襪送來。」道雲道：「你  
的衣服呢？」彩鳳道：「全在老賊那兒，現在我祇穿了一套短衫褲，還不是我自己的。」道雲道：「江參  
謀長叫我馬上就去，時間是太匆促，如果等文姐姐送衣服來，這恐怕要稽誤很多時候，鳳妹，你聽我的

話，就別去了吧！』彩鳳見道雲不願意她去，真有點兒不高興，沉着臉，翹起嘴，到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道：『雲見這情形，真是捨不得，情人心裏不高興，比自己心裏不高興還要痛苦。忙陪笑道：『你以為我反對你去聽審嗎？不！我是怕你太勞苦，這是我體諒你，難道你還同我生氣嗎？』彩鳳把頭一歪，身子一扭，做出非常動人嬌態，迷笑道：『誰和你生氣？你不許我去，這是好意，我當然該服從。』道雲突然想起道：『這樣吧！我馬上去打電話，叫他們送衣服來，我先走一步，醫院裏也該同他們說明一聲。』一會你坐汽車來，我們鎮守使衙門裏會，你看這辦法能行嗎？』彩鳳點頭道：『好得很，快去辦。』衛道雲大喜，情不自禁地樓着情人細腰，把臉送上去，行了一次親吻禮，呢，有意思，真甜蜜，全身血液都特別地活流，內心的盪漾，火辣辣地把臉都燒紅了，衛道雲素來是莊重，而這時候也身不由主的輕狂起來，有趣，有趣！愛人的安慰，真有極大的魔力，不但全身輕鬆，腿腳也會特別舒暢，唐彩鳳紅着臉，低着頭，想那愛人給予最甜蜜的安慰，道雲說了一聲：『回頭見。』將愛人揮動一下，他就出了三號病房，找到院長，說明自己來意，並請求允許讓彩鳳出院。院長因為警長要求，當然沒有不可以，很殷勤地陪談了一會，道雲打過電話，將一切事說妥，他就坐汽車趕到龍華……鎮守使龔英鐸已經實行開審，謝人傑慘白着臉，呆立在公案面前，龔大人拍案道：『人傑，我什麼地方待虧你？你做這種事情，簡直要我的老命。』人傑顯

營道：「我……我沒有做什麼對不起大人的事。」英鐸忿忿道：「該死的東西，做了這傷天害理的事，還說沒有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你這混蛋，有多少狡猾！」人傑道：「大人，我是冤枉的。」英鐸拍案道：「冤枉？假地圖上的手指印，明明是你的，這樣真憑實據，還說是冤枉你嗎？」人傑道：「大人可會看錯嗎？」英鐸忿忿道：「這個王八，真狡猾，事情都已明白，還要抵賴。」向陳副官道：「你把假地圖和他打的手印，拿出來比給他看看。」陳副官應聲是，忙將假地圖取出，走到人傑面前，比給他看道：「你有什麼理由能說出這是不對的？」人傑臉色大變，低了頭，全身漸漸發顫。英鐸大聲道：「人傑，這張假地圖，你叫誰畫的？」人傑顛聲道：「是我自己畫的。」英鐸道：「你是和我有仇，還是和督辦有仇？還是跟老百姓有仇？」人傑搖頭道：「都沒有仇。」英鐸道：「大家都跟你沒有仇，你為什麼把地圖換了去？你打算出賣我們的性命嗎？」人傑道：「請大人開恩，我實在賭昏了。」英鐸道：「什麼話？你偷地圖，與賭有什麼關係？」人傑道：「不瞞大人說，我平生愛賭，在這十年以來，我足足輸了有五十萬，營家蕩產，不夠，還問人家借了二十多萬，最近債務逼緊，沒有補救辦法，挖空心思，所以想在這地圖上找出路。」英鐸道：「你的姨太太賽荷花是鐵甲團會員，這事你知道嗎？」人傑道：「起先不知道……」英鐸道：「後來她告訴你的嗎？」人傑道：「有一天，我正在畫地圖，賽荷花看見了她，問我這畫了幹什麼，我說」

是軍用地圖，要是賣給張亮，至少也可以弄到三十萬，就不過沒有相當人去接洽，她說這容易的事，我和鐵胆團老乾娘是很要好，這事託老乾娘還會錯嗎？」英鐸道：「你畫的地圖，是根據那一張？」人傑道：「我是照正地圖畫的。」英鐸道：「汪參謀長，保險箱裏的地圖，是你偷的嗎？」人傑道：「不錯是我偷來做樣子。」英鐸道：「記得那一天少去地圖，祇不過五分鐘的時候。」人傑道：「不錯，汪參謀長出去見客，我見保險箱沒有鎖上，急忙就將地圖偷走了。」英鐸道：「地圖藏在地毯底下，這事也是你做的嗎？」人傑道：「是我做的。」英鐸道：「你把地圖畫好了，可曾與對方接洽？」人傑道：「運氣也太壞，我把地圖畫成，湊巧那時候江參謀長失去副圖，我想真的地圖被對方得去，我這張假圖還有什麼用？況且我的三姨太太在那時候跟人走了，一切都好像是使我失望的。」英鐸道：「你說老實話，你的堂弟謝一波是不是你打死的？」人傑搖頭道：「沒有沒有，我可以對天發誓，謝一波不是我害的。」英鐸道：「地圖總是你掉換的？」人傑急道：「沒有沒有，我決沒有做過這檔事。」英鐸怒道：「你沒有做過，難道是我做的嗎？」人傑道：「請大人明鑒，掉換地圖這當然是我堂弟所幹的了。」英鐸道：「何以見得？」人傑道：「我畫的這張地圖，除了賽荷花知道，那就祇有他能知道，因為他是幫着我畫框子，而且這張假地圖，在一星期前，他問我借了去，說是要學習學習軍事上常識……」英鐸道：「賽荷花已了

國法勾結匪人私行接遞實係無恥女人你昨天晚上去會她密談一小時這是什麼作用」人傑道：「因為有假地圖發現，我恐怕她要招出實情，所以到監獄裏苦苦求她，千萬不要說出，假地圖是我所畫。」英鐸道：「憑你嘴裏所說，我總有點不能相信，據我猜想，一定是你來偷換地圖，被謝一波看見，你將他打死，滅了活口。」人傑發急道：「這……我決不會做這樣的事。」勤務兵拿着一封信至公堂前，說道：「稟大人這是一個小孩子送來的，他說非常要緊的。」英鐸道：「那小孩子吶？」勤務兵道：「很快的跑了。」英鐸拆信一看，上寫：「龔大人來信非別，報告秘密，請注意……保管主任謝一波，存心不良，與鐵胆團副首領鐵風老人幾次接洽，意欲將地圖售與鐵胆團，代價拾五萬元，謝一波認爲財運亨通，欣然允許，向人傑借到假圖，換取真圖，如假圖到京，瞞過江參謀長，免去許多麻煩，使他也可平安無事，方法果然萬善，而鐵風老人心毒手辣，地圖到手，即將一波打死，可省十五萬元之損失，這真鐵胆團之大忠臣也。現地圖已到老乾娘手裏，不容一取回，希設根本良策，將鐵胆團消滅，萬事皆休，以後也方安甯，高枕無憂，豈非樂事？秘密客白……」英鐸看完，失驚道：「啊，是秘密客。」對人傑道：「人傑，這是你的造化，秘密客寫信來說破這件案子，使你減輕了不少罪名，你真要謝謝秘密客……」人傑得秘密客幫助，明白了真相，罪名減少許多，頓時使心裏寬鬆舒暢。英鐸道：「人傑，送下，將賽荷花帶上……」

在提賽荷花的時候，唐彩鳳急急進來，大家知道死了，突然其來，都嚇了一跳，汪震海比較心虛，更爲吃驚，沖口而出的喊着：『有鬼有鬼！』彩鳳忙舉手道：『諸位不要怕，我是人不是鬼。』英鐸道：『汪參謀長說你死了，後來屍首怎麼會不翼而飛了？』彩鳳道：『怪面人把我送到醫院救活的。』英鐸駭然道：『要命要命，秘密客怪面人弄得我頭也發脹了，說他們是壞人吧，但有時候總是幫助我們說起來也真奇怪，如果他們是人，怎麼有這樣大的本事，神出鬼沒，簡直就是鬼怪，人真不會有這樣大的本事。』衛兵將賽荷花推上道：『聽大人審問。』英鐸看看賽荷花，可憐也清瘦許多，當然，牢獄生活還會有舒服嗎？賽荷花道：『大人，我沒有犯什麼法，你們爲什麼一次一次將我拷問？』英鐸道：『你還說沒有犯法，加入鐵胆圈設法要賣軍用地圖，私姘彭育庭，携包逃走這種種不法行爲，難道還不能辦你罪嗎？』賽荷花道：『我並沒有加入鐵胆圈。』英鐸道：『營長已經將你審過幾次，你自己承認老乾娘，今天在本鎮守使面前，你又抵賴，顯係刁婦，十分狡猾，來與我掌嘴。』幾個如狼似虎的衛隊應了一聲噓：『上前動手，賽荷花嚇得臉無人色，忙搖手道：『慢動手，慢動手，我有下情。』英鐸怒道：『還有什麼下情？』賽荷花道：『老乾娘我是認識的，他們圍住我的確沒有加入。』英鐸道：『賽荷花我勸你明白一點兒，如果你要想活命，還是痛痛快快說出鐵胆圈內部一切，要不然，你就別想活命。』賽荷花想了一

想道：『要我說也可以，文人得依我一件條件。』英鐸道：『是什麼條件？』賽荷花道：『我那心愛的彭育庭，不知怎麼在路上被人換了我的哥哥，如果大人能將我那心愛人和我見一面，我死也甘心了！』英鐸冷笑道：『到看不出你還是一個多情女子。』賽荷花道：『你們能將我心愛人找來，我立刻陪你們去捉老乾娘。』英鐸欣然道：『好！』向文劍道：『探長你就讓他看一看。』文劍應道是忙去拿出一個包裹，血淋淋的，往賽荷花面前一放，賽荷花吃驚道：『這……這是什麼？』文劍道：『這就是你的愛人彭育庭。』賽荷花大驚道：『啊！這……』試問，到了這種情形之下，還能說什麼？文劍向賽荷花冷笑一聲，即將包裹打開，露出血淋淋的人頭。文劍對賽荷花道：『你不要怕，這是你的愛人，既然你們要好，就該來一個親吻禮。』賽荷花含淚道：『這……這是誰殺的？這是誰殺的？』文劍道：『這是你的好朋友殺的。』賽荷花道：『誰？』文劍道：『老乾娘。』賽荷花道：『他為什麼要殺我的情人？』文劍道：『這其中原因，我已得到秘密客的報告，知道得很詳細，你要不要聽一聽？』賽荷花道：『要聽要聽。』文劍欣然道：『你是鐵胆團裏一個重要會員，老乾娘很看得起你，認為你是一個能辦事的人，可是你的確忠誠，我們這兒有什麼消息，你總是去報告，後來你愛上了彭育庭，就把鐵胆團的事情攔在一邊，再不顧問了，每天祇知道和姓彭的幹那不正當的事情，老乾娘對於你這種行爲，是十分懷恨，尤其是彭育庭。』



她是更不滿意，要不是小彭，你也不會變得這個樣子，你也不會被捉，所以當你們被捉的時候，老乾娘派人騙出你的哥哥，來一個巧妙方法，就換去了彭育庭。如今老乾娘已知道，你招認了，她更為痛恨，將彭育庭殺死，人頭送在衙門口，好使你見了傷心。」賽荷花聽完這番話，眼睛一白，倒身在地，就暈了過去。文月華忙用水將他噴醒，賽荷花傷心地哭了一會，跳起身，高聲道：「你們跟我去捉老乾娘。」衛警長大喜道：「現在就去嗎？」賽荷花道：「走！這一個淫婦，她殺了我的情人，我非得要報仇。」文釗向英鐸請示道：「大人的意思怎麼樣？」英鐸微笑道：「這件事，警長、探長、文小姐，你們辛苦一趟罷。」張標向文釗道：「備汽車嗎？」文釗點頭道：「好罷，快去預備汽車。」江文榮笑道：「我也陪你們去一趟。」警長笑道：「好極了！老師肯去，我們更有幫助。」彩鳳道：「我也去。」月華熱情地拉着彩鳳手道：「我的好妹子，你身體不好，就別冒這險罷？」彩鳳道：「不道雲去，我是不能不去的。」文釗欣喜道：「哈！你們這樣要好，叫人羨慕得什麼似的。」衛近雲向文釗瞟了一眼，微微一笑，也就默認下來。張標幌着身子進來，報道：「二部大汽車已預備好了。」文釗道：「我們走罷！」大家同聲說走……文月華押着賽荷花，坐進汽車。文釗問道：「你說，我們到那兒？」賽荷花道：「到大場鬧市廟。」文釗搖頭道：「不必去，那機關已被我們破了。」賽荷花想了一想，道：「平涼路……」文釗道：「也破了。」賽荷花道：「

怎麼你們都破了？」月華道：「你想想別的地方有什麼機關？」賽荷花搖想了許久，悟然道：「大西路十八號。」文劍道：「也是鐵胆圍機關嗎？」賽荷花點頭道：「不會錯的。」滕文劍吩咐汽車夫，開到大西路，不多一會兒，已經到了，十八號是一宅小洋房，文劍叫張標率領警士前後門把守，賽荷花去敲門，咚咚……一個老婆子開門出來，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衛道雲不去理他，叫大家往裏衝，衝到樓上，是一個佛堂，白髮蒼蒼一位老太，盤膝而坐，閉着眼睛念經，忽然一片人聲嘈雜，嚇得她跳起來，問道：「什麼事？什麼事？」警長是認識這位老太，這老太是鎮守使丈母娘，林太夫人忙上前行禮道：「林太夫人，你怎麼在這兒？」林太夫人不悅道：「什麼話？這是我的家。」文劍駭然道：「啊！太夫人是住在這兒？」林太夫人道：「這兒很清靜，我租下修心。」道雲回轉身，哧嗤打了賽荷花一記耳光，罵道：「你這賤人，同我們開的什麼玩笑！」賽荷花含淚道：「這兒明明是老乾娘住的，怎麼是這位老太太住的？」道雲怒道：「這位老太太是誰？瞎了你的狗眼，有眼不識泰山，讓我來告訴你吧！這是林太夫人，鎮守使岳母大人……」林太夫人笑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弄得我真不明白。」道雲道：「太夫人，」指賽荷花：「這是鐵胆圍會員賽荷花，她說這兒是鐵胆圍機關。」賽荷花道：「在一個月之前，我是到過這兒。」林太夫人道：「我搬到這兒，還不到一個月。」月華道：「也許鐵胆圍在一個月之前搬了。」文

劉向林太夫人陪禮道：『真對不起太夫人，我們太莽撞，不問青紅皂白，就闖了進來，使太夫人受驚了！』林太夫人笑道：『沒有關係，你們是公事，我怎麼可以怪你們呢？』衛警長說了許多好話，才叫大家退出……張標發恨道：『這……這一定是賽荷花弄鬼。』在十八號門口，文劍問道：『賽荷花鐵胆團的機關，除了這兒還有什麼地方？』賽荷花搖頭道：『沒有了。』道雲怒道：『鐵胆團沒有機關了嗎？』賽荷花道：『機關有的是，我不知道。』文劍道：『你想想，多少總能想起一個。』賽荷花道：『委實我不知道。』張標在旁動了火，迎前一步，不問三七二十一，對着賽荷花拳打腳踢，發了一陣脾氣。文劍拉開道：『你何必去打她？』張標摩拳擦掌的說：『這……這……刁滑的東……西……不……不……不打不行。』月琴上前勸道：『老乾娘殺了你的情人，既然你是愛他，就應該替他報仇，況且能夠破了鐵胆團機關，捉住了老乾娘，你的罪名也可以免了。這種對你有利的東西，乘此一舉，將功贖罪。』唐彩嵐也幫着勸了一會，賽荷花將身一挺，拭去眼淚，說了一聲：『好罷，跟我走……』文劍道：『到那兒？』賽荷花道：『相近南翔。』文劍欣然道：『好！大家上車，向南翔開。』這一下時候多了，因為路遠，經過一個多鐘點，才到了一處十分荒僻所在。賽荷花道：『前面就是。』大家紛紛下車，這地方多於樹林，週圍五里遠近，不見有村落，全是荒田，坟墓，河溝，園林，這一片荒野地方，就單單前面有一宅古式房子，特別讓人家注意。文劍



## 第十八章 好厲害的手溜彈終於戰勝了匪人

▲衛警長結婚不幸跑來橫禍新郎變了囚徒 ▲新婚之夜濃情蜜愛氣壞了汪參謀長

有一個黑影在樹林裏閃來閃去，汪參謀長問道：『這是什麼？』文月華仔細一看，原來是怪面人，真怕人，青面獠牙，一定是一個妖怪，道雲驚駭道：『啊，怪面人！』又來了一個黑影，是個蒙面，這大概是秘密客了，月華高聲道：『怪面人，先生，秘密客先生，承蒙你們幾次幫助我們，你們不要跑，讓我見見本來面目。』怪面人不理她，往樹上一縱，爬到樹頂上，哈哈大笑一陣，秘密客穿過樹林，將近古式房子，跳上樹，只見他將手一甩，一只手溜彈飛到屋子裏，轟隆轟隆立時爆發，炸毀了一部份房子，怪面人也大顯神威，如飛一般蹿到屋上，手鎗砰：亂放，起先屋子裏還有人抵敵，後來居然連鎗聲也沒有了，怪面人秘密客也就不見了，唐彩鳳已被月華救醒，呻吟道：『打得怎樣了？』月華道：『強盜都被我們打死了！』彩鳳大喜道：『真的嗎？』月華向前指道：『你瞧，我們警士不是衝進去了嗎？』果然，滕探長、衛警長、帶領警士們衝了進去，到裏面一番搜查，沒有什麼，死的已躺在地上，失了知覺，活的都打後面逃得不知去向，這一次勝利，真要感謝怪面人，更要感謝秘密客，要不是他倆幫助，這機關就休想將他破了。

文釗道：「雲找到樹林裏，請月華快與張標醫傷。月華對於醫道確有研究，而且她那祕藥，真有道理。搽上去，無論什麼傷，五分鐘就會發生奇效。張標臂上受傷，經月華搽上藥，一會兒，沒有痛苦了，膀子也能動了，喜得他張開大嘴，不住地向月華作揖道：『多……謝，多謝，多謝救……命王菩薩。』」月華道：「快不要謝我，你可知道闖了禍嗎？」張標發急道：「我……我闖什麼禍？」月華道：「你把賽荷花放了，不算闖禍嗎？」張標急道：「我……幾時放走賽……荷花的？」月華道：「因為你打了賽荷花，她恨我們，所以才逃走的。要不是你打她，她還不致於會走呢！」張標咬了一會嘴唇，忽然奮然敲頭道：「咳！我……我真是個老粗總……是闖禍。」文釗笑道：「不要鬧了，我們也該回去了。」月華與彩鳳坐進汽車先回去。張標同警士們回警署，探長、警長到鎮守使衙門稟明龔大人，因為逃走賽荷花也是一個問題……月華到家，叫老媽子打水洗臉，吃了些細點心，這才坐下，向彩鳳笑道：「好妹子，你還當我人嗎？」彩鳳駭然道：「姊姊，你這是什麼話？」月華道：「我知道你腦筋裏沒有我這姊姊了。」彩鳳發急道：「我的好姊姊，你就乾脆說出一個原因，別打這悶棍，我真受不了。」站起拉月華手：「文姊姊，我做錯了什麼事，讓你心裏懷恨我？」月華道：「你做的事，應該不應該告訴我？」彩鳳道：「應該應該。」月華道：「既然應該，你知道雲要好，為什麼要瞞着我，在我面前從未提起。這是什麼道理？」彩鳳這才恍然

大悟，透了一口氣，笑道：「哈，姊姊跟我生氣，原來是爲了這件事。」月華沉着臉，說道：「這你重要事，你瞞着我，怎麼叫我不生氣？」彩鳳微笑道：「不怪不怪，這是妹子的錯，不應該瞞着你，難怪姊姊要生氣。」月華道：「你到也懂，我祇當你還不懂。」彩鳳道：「姊姊現在我告訴你行不行？」月華道：「太晚了，太晚了，等到你說，我已經完全知道了。」彩鳳道：「實在爲了地圖，弄得頭昏腦脹，這個人的私事，也就擱在一邊說不到了。」月華道：「你能以公忘私，這到又值得我所敬愛的了。」彩鳳道：「姊姊不要生我的氣，妹子有不好的地方，做姊姊的應該特別體諒。」月華笑道：「誰和你生氣，這是我同你開的玩笑。」彩鳳道：「我在南京的時候，已和道雲有了戀愛，但是他有夫人，我祇有怨自己命薄，不能同他同居，這事我已心灰意懶，做警長夫人的心也就死了，所以這次我到上海，姊姊面前也不願提起，想不到天從人願，警長夫人自殺了，我的希望是成功了，哈，姊姊，你覺得這婚姻可還美滿？」月華點頭道：「美滿極了，道雲是一個多情種子，你嫁給他，真是一生的幸福。」彩鳳道：「一切還要姊姊幫忙。」月華道：「這你放心，結婚的一切，由我辦理。」咯咯……在房門外，起了一陣皮鞋響聲，月華道：「這是誰來了？」房門推動，文劍與道雲垂頭喪氣走進來，慢慢的往沙發上一坐，嘆了口氣，拿着烟捲兒抽煙，月華看着這情形，知道又有疑難問題，忙笑道：「幹麼這樣麼氣？」文劍道：「鎮守使耳朵根也太軟了，聽信了

汪震海的話我們警長受氣了。」月華道：「受什麼氣？」文劍道：「放走賽荷花這當然是有關係的。」彩鳳不服道：「放走賽荷花這也不是有意要說公事上我們也很對得起督辦了性命幾次從危險中逃出來，如果爲了這些許小事受處分，那還是痛痛快快辭了警長職務，做一個商人反覺逍遙自在。汪震海這老賊爲了我，滾恨道雲好罷！他這樣陰險奸詐，如果有報應，早晚會讓我們看見老賊的結果。」

嚙啣……電話鈴響，文劍取聽筒問道：「喂！誰呀？」江參謀長嗎？我……我是文劍，哈是的，道雲也在這兒，什麼有這樣的事嗎？嗯，真討厭，咳，這老賊，我們祇有同他拼命好罷！再見！」道雲急問道：「又有什麼變化嗎？」文劍掛完電話道：「汪老賊存心要害你，我們走了之後，老賊拼命在鎮守使前鬧破壞，說定要將你撤職查辦。」道雲憤怒道：「我又沒有做錯事，他奈何我不得，這老賊得不到彩鳳，他就來這一套好罷！明天我決計辭職，如了他的心願吧！」月華道：「文小姐，費你的心，趕緊替我們辦喜事，我們結了婚，到杭州去度蜜月，找那最快活的生活，讓心靈上也可以得到一點安慰。」文劍道：「我總有點氣，不惜爲了鐵胆圈，我們幾次地拼命，講到功勞，也不能算沒有，老實說，我們拿性命換到的功勞，讓一個區區參謀長破壞了，真有點兒不服氣呢！我還忘記告訴你們一件事。」月華道：「什麼事？」文劍道：「剛才你老師說鎮守使官印不見了。」彩鳳道：「這是誰偷的？這東西偷去有什麼用？」道雲道：「也



許秘密客偷的，秘密客是一個俠客，是一位英雄，專打抱不平。這一次我受冤枉，大概他氣不憤，恨鎮守使辦事不公，偷去他的官印，警告警告他，也很不錯。」文釗笑道：「這也不過是你猜想的話，事實大概不會這樣簡單。」月華道：「照這樣明天我也辭職，不吃公事飯，樂得逍遙無事，吃公事飯和匪人作對，拼了命，結果是無功，這是犯得着的事嗎？」文釗快慰道：「如果鎮守使一定無情，我也辭職，大家不幹了，由着鐵胆團去鬧吧！哈，這也是老乾娘高了好運。」這到不是開玩笑的，說得到做得到，第二天他們果然辭職了，也不管挽留不挽留，他們居然不辦公事，忙忙碌碌佈置禮堂，衛道雲結婚了，喜柬是立時趕成，張標是熱心朋友，忙得特別起勁，大概四天籌備，已經到了吉期，禮堂在一品香，挂燈紮彩，是十分熱鬧，諸親好友都來慶賀，秘密客老乾娘怪面人，都有禮送到，真是十分怪事。滕文釗、文月華算是介紹人，證婚人請的王伯鳴，女傭相請的王琳琳，總長二夫人楊霜華幫着做招待，這種盛大婚禮，真是不大易於見到。琳琳小姐幾次三番得秘密客相救，由感激而生愛情，在未發現秘密客真相以前，總以為秘密客是一位美少年，胡思亂想，居然生過一次想思病，秘密客因感激王小姐多情冒險探病，種種事實，正集秘密客書中十分詳細，結果琳琳小姐萬想不到秘密客就是總長二夫人，今天見了總長二夫人，想起往事，真有些臉紅耳赤，不好意思，楊霜華到沒有什麼，在禮堂裏看見王小姐，忙上前招呼道：「琳

琳小姐我的美寵姑娘好久不見，可把我想壞了！」琳琳忙向霜華行禮道：「大恩公大恩公！」霜華笑道：「你怎麼叫我大恩公？」琳琳道：「去年你幾次三番救我，當然是我的恩公。」霜華道：「那過去舊賬，你還算他幹什麼？」琳琳道：「怎麼好不算？你救我的性命，我應該感激你的恩惠。」霜華笑道：「要算，那當然都要算，我還欠你的愛情賬。」琳琳道：「你說什麼？」霜華道：「你爲了我生思想病，我……」

「琳琳紅着臉，忙搖手道：『快不要說，快不要說，給你開的玩笑也夠了。』霜華哈哈笑道：『對不起！我真辜負你一片好心。』琳琳道：『你也真壞，爲什麼不說明，你就是秘密客。』霜華道：『這怎麼可以說？如果說穿了，這秘密客就不秘密了。』琳琳道：『那末現在你做的事，還是不秘密。』霜華道：『這是什麼話？』琳琳道：『人家不都知道你是秘密客了嗎？』霜華道：『等他們知道我已不幹了。』琳琳道：『近來不是還鬧着秘密客嗎？』霜華道：『那不是我，我現在躲在家裏，也不敢出來，怕老乾娘同我鬧不清。』琳琳說異道：『那末近來這秘密客是誰吶？』霜華道：『這誰也不會知道。』琳琳決然道：『我說一定是你。』霜華道：『我不騙你，現在我什麼事都不管，有一次，滕探長親眼所見，秘密客問我借一只戒子。』琳琳道：『你借給他嗎？』霜華道：『他有手鎗，我敢說不借嗎？』琳琳笑道：『你這老牌秘密客，被新牌戰勝了。』霜華道：『是啊，秘密客也這樣取笑我。』琳琳道：『據說怪面人本事比秘密客還要

大。」霜華點頭道：「的確，怪面人實在有本事，我並不佩服秘密客，我很崇拜怪面人。」琳琳欣然道：「什麼？你也崇拜怪面人嗎？」霜華道：「我很希望同怪面人交一個朋友。」琳琳道：「人家說，怪面人的臉，是十分可怕的。」霜華道：「祇要他有本事，管他好看難看。」琳琳道：「你有見過怪面人嗎？」霜華點頭道：「見過的，記得有一次，鐵胆團派人來暗殺我，要不是怪面人救我，今天我真見不到你呢！」琳琳道：「這樣說，怪面人是你的恩人。」霜華道：「當然囉！我家裏還供着怪面人的長生祿位。」琳琳笑道：「唔！你真有良心。」霜華道：「因為他救過我二次，這恩是報不盡的。」琳琳驚道：「還有一次他怎樣救你？」霜華道：「一天到晚關在家裏，實在悶得慌，我想出來看看電影，又怕老乾娘和我搗蛋，好得我會化裝，有一天，我改裝一個美少年，到大光明去看電影，不知怎麼會被鐵胆團團員識破，我看完影戲回家，在古林路轉角地方，有十多個黑衣人向我汽車開鎗，砰……開了十幾鎗……」琳琳急道：「那時候你怎麼辦？」霜華道：「沒有辦法，我仗在汽車裏祇好等死，後來鎗聲往別處開了，我很奇怪，偷偷一看，只見一個怪面人，靈活的身體，向他們開槍，果然厲害，十幾個黑衣人都被他打跑了。」琳琳拍手道：「佩服佩服，怪面人真有本事。」霜華道：「我已救我二次，這恩可真不小，如果怪面人讓我會見，我向他磕頭都願意。」琳琳道：「二夫人，我真要說句小孩話，怪面人到底是人是鬼……如果是人怎

麼會這樣大的本事。」霜華道：「這問題，我可答覆不出。」文月華走來招呼二夫人殷勤地說了許多客氣話，並向琳琳道：「王小姐，你可以去換禮服，還有半個鐘點就要結婚啦。」琳琳答應了一聲，向霜華道：「二夫人，你有化裝本事，今天我做女傭，請你同我化裝。」霜華點頭道：「這可以。」大家到了化裝室裏，一看新娘子唐小姐已裝成一個美女，真可愛極了。唐小姐由文月華介紹，這是總長二夫人，老牌秘密客楊女士，唐彩鳳忙站起來，向二夫人行禮，並說了許多羨慕話，二夫人也客氣了一番。王琳琳道：「請二夫人同我化裝。」霜華道：「好罷！」馬上動手，二夫人對於化裝術，實在有本事，二十分鐘，居然將琳琳小姐改了一個樣子，琳琳本來是一位美人兒，這一化裝，美上加美，真是天上月裏嫦娥，人間的安琪兒，琳琳對着鏡子前後照看，萬分欣喜，大家越是贊她好看，她那精神越元煥發，噹咚噹咚西樂已吹打起來，這是結婚的前奏曲，司儀人依次序已喊到，男女傭相引新郎新婦入席，這一對新人，真是郎才女貌，來賓無不美贊，好事多磨，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幾個穿制服衛隊，耀武揚威，跟在汪參謀長後面，連聲嚷着捉人，捉人，這突然其來殺風景，大家都嚇得目瞪口呆，看這是一齣什麼戲，到要有一個究竟，汪震海高聲道：「來將衛道雲鎖上。」衛隊應了一聲，嘩擁上前將新郎捉住，滕文釗見了大怒，迎上前問道：「汪先生，你這是鬧的什麼玩藝兒？」震海猙獰道：「奉公辦案，擒捉盜賊。」文釗道：「誰

是盜賊？」震海指新郎道：「衛道雲是賊。」道雲大怒道：「放你的屁，我偷了什麼東西？」震海道：「你不要放屁不放屁，有什麼話，你去跟龔大人說。」月華不服挺身說道：「汪先生這種事你做得太不道德哪！」震海冷笑道：「這可不能怪我，我是奉了龔大人命令，特地來捉他的。」文劍道：「他是警長地位，你是沒有權力可以捉他。」震海道：「什麼話？南京有公事下來，命令龔大人將道雲撤職查辦。」道雲忿忿道：「你說出理由，我是犯什麼法？如果理由充足，我就跟你們走。」文劍道：「對呀！不能由着你們胡鬧。」震海面不改色的說道：「自己做的事，難道還要我說嗎？」道雲憤道：「是不是爲了放走賽荷花？」震海冷笑道：「這是小問題。」道雲道：「什麼是大問題？」震海道：「偷鎮守使官印，這自然是大問題。」道雲驚道：「你說什麼？」震海道：「不要假裝不知，你偷鎮守使官印，也不知你是存什麼心？」道雲不服道：「我偷官印？」震海道：「在你寫字檯抽屜裏搜出來的，這還錯得了嗎？」道雲發呆道：「啊！會有這樣的事嗎？」震海道：「龔大人因爲你是警長地位關係，不能擅自辦罪，祇有打電報到南京，聽候督辦的吩咐。」將手上回電給道雲看，笑道：「你自己瞧吧！這是南京剛發下的電報，督辦的意思，不能顧私情，應根法律裁判。」道雲看過督辦回電，也就無話可說了。汪震海四面看了一看，威武地大聲道：「衛道雲難道還要等我們動手嗎？」文劍奮勇道：「道雲我陪你去，看他們把你怎樣！」

道雲鼓足勇氣說道：『好走！』新郎官捉去吃官司，真叫人掃興，大家議論紛紛，一片嘈雜哄聲，氣得新娘子頭昏眼花，站腳不穩，真要暈倒，楊霜華急忙扶住彩鳳，安慰道：『唐小姐，你不要焦急，凡事總有水落石出，衛先生被他們捉去，我保險不會有危險的。』彩鳳哭道：『我太苦命了，我太苦命了！』月華道：『今天的事，完全是汪老賊所搗的鬼。』彩鳳忿恨道：『讓我來去同他拼命。』霜華道：『你不要去，至多二個鐘點，道雲就可以回來的。』彩鳳道：『我要去聽審。』月華道：『妹妹，你已氣得渾身發抖，還是去休息一會兒吧。』彩鳳哭道：『我一定要去，道雲爲了我，實在太受苦啦！』霜華道：『唐小姐一定要去，那末，我們就走一趟。』月華道：『也好！』向彩鳳道：『妹子，你把禮服去換了。』彩鳳並不搭話，疾步奔到化裝室，換去禮服，皮鞋，卸下頭紗，穿上一件粉紅旗袍，向大家道：『我們走。』霜華、月華、琳琳等陪着彩鳳坐汽車到龍華，趕到鎮守使衙門裏，英鐸已在審問，江參謀長、滕文釗、汪震海都在旁邊觀審，道雲忿忿道：『我姓衛的，做無論什麼事，向來是光明磊落，並沒有做過什麼違背良心的事。對於此一番事情，我實在是冤枉，請大人總要仔細調查。』英鐸發怒道：『還要說冤枉？官印是在你寫字袖襖裏找出來，有真憑實據，你還抵賴什麼？』道雲道：『是誰到警署檢查的？』英鐸道：『汪參謀長。』道雲道：『如果汪參謀長跟我不對，有意將官印藏在我那寫字袖襖裏……』汪震海大怒道：『放屁的！』

話，你這意思，我有意害你嗎？」道雲向震海道：「你問你的良心，你所做的事，對得起人嗎？」震海不理他，向英鐸道：「大人他是一個狡猾東西，給他臉，他決不肯老實說，還是用刑吧！」唐彩鳳聽到用刑，大吃一驚，挺身上前，要與汪震海拼命，霜華忙將他拉住道：「唐小姐，你聽我的話，還是忍耐一點兒。」彩鳳道：「我要宣佈老賊的秘密。」霜華道：「不能事情要弄僵的。」彩鳳道：「老賊欺人太甚。」霜華道：「他的報應也快了，強人自有強人收。」月華也幫着勸了一番，這才把彩鳳怒火壓下，低頭啜泣，龔英鐸拍案道：「道雲真要我用刑嗎？」勤務兵慌忙進來報道：「大人有重要的電報。」英鐸道：「拿來給我看看。」勤務兵應道：「是。」忙將電報呈上，英鐸拆開一看，號碼已翻成字句，先看具名，背辦鄭宗方……內容……：「上海鎮守使龔衛道雲無罪，頃接上海秘密客來電，云有人陷害道雲，官印乃有意藏其寫字柏抽屜中，陷害道雲者，不久宣佈其死刑，暫不宣其名，今特急電，着文到道雲，繼續任職服務，爲我出力，陷害道雲是誰？查明重辦……。」英鐸看完，笑逐顏開，走下公案，向道雲作揖道：「對不起，對不起，這事情很冤枉了你。」這樣一來，衛道雲弄得莫明其妙，其他的都覺奇怪，龔大人爲何又這樣客氣？汪震海道：「大人是怎麼一回事？」英鐸向震海道：「你去看看，看那一張電報……。」別人看，一定是十分欣喜，而汪震海看了，臉色大變，全身戰抖，好厲害的秘密客，怎麼沒有一件事不知道，宣佈死刑，好像

仗照這樣看來，老命有些不保了，後來一想，自己能有準備，到也不見得怕一個秘密客，好在滿腹鬼計，慢慢想法對付。汪震海只顧呆想，而鎮守使已痛痛快快說出了督辦來電，聽得大家顰蹙，無不拍手恭賀新郎新婦，都是自己人，今天衛警長喜事，這頓喜酒，到是不能不吃。龔大人馬上吩咐庶務，備上一份好禮，送到一品香，慶賀警長的大喜。一方面吩咐預備汽車，親自送新郎新婦到一品香行結婚禮。這樣一來，興趣是特別提高，龔大人擔任來賓演講，笑話百出，鼓掌聲簡直不停，新郎新婦迷的時候，來賓紛紛灑彩紙，扔彩條，連秘密客，怪面人也跟在人堆裏鬧了一陣，等到大家發現有秘密客，怪面人，而這兩個怪東西，都不知去向了，酒席是異常豐盛，吃得個個酩酊盡興而歸，良辰美景奈何天，花燭之夜興更濃，這一對比衆不同而結合的夫妻，情趣當然也是比衆不同，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如膠如漆，相見恨晚，這一夜的樂趣，不是人人所能享受得到的，他們是美滿了，得到人生的樂趣了，而汪參謀長，獨坐臥房，徘徊不能安睡，想到這樣一位美人兒，無福消受其香澤，而眼見衛道雲將其蹂躪，怎不使內心痛苦？老賊爲色慾所迷，存心不良，若不將彩鳳奪爲己有，終於不能心死，第二天，和李萍鬧了一次談判，正式同居，在文月華對門，租到了一間洋房，當即搬了過去，這是他有用意的……衛警長因爲家裏死過人，做新房有些不便，所以與文月華一商量，月華願意將樓上讓與道雲做新房，大家姊妹友好，這樣互相反



有照應……震海住在月華對門，就是希望能常見彩鳳，有機會不妨來一次英雄奪美……滕文釗與道雲是最要好，每天總在一起，有談有笑，月華與文釗戀愛，他們談起來比較興趣更濃，真可以算得是二對有情人。有一天，是在下午八點後，江參謀長來說道：『希望你們要注意一點兒，對門汪震海是不懷好意的。』月華道：『我每天注意他們的行動。』江參謀長道：『有什麼特別舉動嗎？』月華道：『沒有，老賊與李萍總是早出晚歸。』文釗道：『江參謀長我們總要想一個辦法，除了這一個害。』文榮道：『老賊是鎮守使心腹人，他的兄弟，在南京很有勞力，誰不知道汪旅長的厲害，不要說別人，督辦還要懼怕他三分。』道雲道：『就因為他有這樣的靠山，我不敢同他破臉。』文榮道：『如果他沒有旅長兄弟，我早同他鬥了起來。』彩鳳害怕似的說：『這老賊陰魂不散，我真有點怕他。』文榮道：『我要說一句舊老腦筋的話，吉人自有天相，老賊所作所為，天沒有眼睛，秘密客怪面人還有眼睛吶！』文釗笑道：『從前，我很以為自己是有本領，自從發現了秘密客，我又笑我是一個飯桶，思想才能，一切的一切，都及不上人家，最近鬧出一個怪面人，本領還要大神出鬼沒，真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我想到我是一個探長地位，幾次地遭着危險，不是秘密客來救，就是怪面人來救，細想起來，這是多丟臉啊！』噹……

電話聲響，月華執聽筒問道：『喂！誰？』探長嗎？在這兒，警長也，在這兒，你是誰？唔……霜華二夫人嗎？什麼報

「我們快到店慈醫院九號，總長被刺，快走！」因為事關重要，也沒有工夫說廢話，大家擁上汽車向惠慈醫院進發。

「我們快到店慈醫院九號，總長被刺，快走！」因為事關重要，也沒有工夫說廢話，大家擁上汽車向惠慈醫院進發。

◀ 牙痛剋星 ▶

● 歡迎電話購貨  
 (三六〇九九)  
 送到府上

不取送力

神效  
 靈藥

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立止牙痛粉

專治

- 肝火牙痛
- 虛火牙痛
- 腎虛牙痛
- 牙癱牙腫
- 頭痛作脹
- 風火牙痛
- 神經牙痛
- 房勞傷齒
- 牙污口臭

此藥能  
 立刻可  
 以止痛

## 第十九章 沈聯英被刺多虧怪面人相救

▲多情的朱鐵山不肯放鬆唐彩鳳

▲一支毒氣筆死了六個人

惠慈醫院九號病房裏，人已擠了不少醫生，看護，霜華，文釗，道雲，彩鳳，文榮，月華，都站在床面前，看那總長慘白着臉，哎呀，哎呀，嚷痛，鎗子兒是打在大腿上，已由牛醫生將子彈鉗出，雖然痛得厲害，性命是不會危險了。牛醫生向大家笑道：『危險期已過去，能好好靜養半個月，就可以出醫院。』霜華感激道：『多謝牛醫士。』牛醫生道：『最好你們說話輕一點，讓病人好好睡一會兒。』文釗道：『不知隔壁可有空病房？』牛醫生道：『有。』文釗欣然道：『那好極了！我們到隔壁去說話。』霜華道：『也好，這兒多派幾個看護照應。』牛醫生道：『這我可以去辦。』霜華招待大家到隔壁八號病房裏坐，文釗道：『我們很希望知道總長被刺的經過。』霜華含淚道：『大家請用杯茶，讓我慢慢報告這經過情形。』江文榮道：『總長不是在北京嗎？』霜華點頭道：『不錯，還是昨天到上海。』道雲道：『什麼時候被刺？』霜華道：『是在一個鐘點之前，我們正在吃晚飯的時候。』文釗道：『刺客是怎麼樣將總長打傷的？』霜華道：『這是看門的不小心，放進匪人。』道雲道：『難道看門與匪人聯黨嗎？』霜華道：『不，我可以』

担保，這是決不會的，看門老季是一個忠厚而最誠懇的，他聽到門鈴響，忙問誰？那匪人笑道：『我是滕探長派來的……』文釗吃驚道：『什麼？說我？』霜華道：『這當然是匪人借你的名，作爲進身之法，老季聽說滕探長派來的，當然不疑心，將他們關進來，誰知道匪人到了鐵門裏面，將老季綁在門房裏。』

文釗道：『在事前有看出什麼值得可疑的情形嗎？』霜華道：『昨天總長到家，還不到一個鐘點，老乾娘寫來一封信。』道雲道：『能讓我們看一看嗎？』霜華點頭道：『可以。』忙在皮包裹取出一封信，文釗接過來，大家圍攏來看，上面寫着：『外交總長沈聯英先生，你的行蹤，我是十分注意，光陰很快，九個多月我們沒有見面，你躲在北京，不覺得寂寞嗎？上海留着如花似玉的夫人不陪，單獨到那遠方，實在太狠心了，你自己年老到還不覺得什麼，可是担誤了人家青春，問心應該的嗎？今天你偷偷地到上海，以爲我不知，其實我各處都有暗探，不會讓你跳出我的手掌，如果你大大方方，我看在咱往日夫妻之情，不來爲難你，你越是鬼鬼祟祟，我越放你不過，今天特地告訴你一聲，你有老牌秘密客保護，看我可能把你做了好，再會看顏色吧。老乾娘蔣上珠啓……』

彩鳳看完，舌頭一伸，搖頭道：『好厲害，好厲害。』文釗道：『你接到這樣信，就應該預備。』霜華嘆氣道：『唉，這也是一時之大意，小看了她。』道雲道：『來了幾個匪人？』霜華道：『有五六個……』月華道：『你和總長在一起，怎麼沒有發生危險？』霜

華道：「這是我們家怪面人有靈。」文榮駭然道：「你家裏有怪面人。」霜華道：「是怪面人的長生祿位。」月華道：「是你供的嗎？」霜華欣然道：「不錯。」彩鳳道：「你爲什麼要供怪面人長生祿位？」霜華道：「因爲他救過我兩次，今天是第三次。」文釗欣喜道：「唔？是怪面人救你的嗎？」霜華點頭道：「是的！他真勇敢，由窗外跳進來，對着匪人就放鎗，匪人一見是怪面人，沒命的都逃啦。」文釗道：「匪人可有打傷的？」霜華道：「大概有兩個帶傷而走的。」月華道：「這一定是老乾娘派來的。」文榮道：「那還用說嗎？」大家正在談說之際，有一個看護進來問道：「那一位是文小姐？」月華站起道：「是我。」看護道：「請你去聽電話。」說着，陪月華去聽電話，不多一會兒，月華聽完電話，進來向大家說道：「這不是奇怪的事，我又沒有外國朋友，怎麼會有個外國人來找我們？」文釗道：「是田媽打來的電話嗎？」月華道：「是的，她說有個外國人在會客室裏等着。」道雲道：「那末，我們快回去，好得這兒事情已經明白。」文榮道：「沈總長在這醫院裏，最好多派些警探來保護，因爲醫院是公衆地方，要行刺一個人，比較更容易。」道雲點頭道：「這話很對，我去打電話，叫張標派人來保護。」急忙去打了一個電話，叫張標派人來保護總長，等電話打完，大家又急忙趕回家去，走進會客室，果然有個外國人坐着，文釗上前問道：「你是找誰的？」外國人站起身，向大家行了一個禮，並不說英語，講得極流利的國語。他

說：『我是會警長夫人。』彩鳳上前問道：『你是會我的嗎？』外國人點頭道：『不錯，我是特地來找你的。』道雲取出手鎗，忿恨道：『我們不認識你，你找警長夫人幹什麼？』外國人冷笑道：『何必拿出手鎗？我是一個人來的，而且我並沒有帶凶器，不相信，你們可以檢查。』月華道：『乾脆！你到這兒是什麼目的？』外國人道：『你們不是希望收回地圖嗎？』文釗道：『你是爲了報告這……』外國人道：『不錯！地圖被我得到了。』文釗道：『你想要我們出錢買嗎？』外國人道：『這問題，我要單獨與警長夫人開一次談判。』道雲憤怒道：『爲什麼要與警長夫人開談判？』外國人道：『我當然有道理，如果你們希望收回地圖，請你們出去，讓警長夫人一個人在這兒同我談話。』文釗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外國人道：『反正我不是魔鬼，你們也用不着怕，請快出去，大概我與警長夫人有十分鐘的談話。』道雲猙獰道：『不能！不能！你這人定不是好人，有話爲什麼我們在這兒不能說？』外國人道：『你們以爲我是壞人，那我也不談了，我們再會，大概你們也不希望收回地圖。』說着往外就走，文釗忙攔住道：『這可不能讓你自由來就來去就去。』外國人不服道：『這是什麼說？我是爲好而來的，你們不能接受我的好意，那我當然要走啦！』月華道：『就讓他 and 妹子談幾句，看他關些什麼頑藝兒。』道雲想了一想，點頭道：『也好！』走到外國人面前：『你甯讓我搜查搜查。』外國人將手舉起道：『應當應當！』

道：「雲在外國人身上，一查搜查，的確沒有帶凶器，這才大家很放心的走出去，外國人見目的已達，十分欣喜，忙去將門關上，這樣特殊舉動，唐彩鳳駭得心裏怦怦亂跳，顫聲道：『外國先生！』外國人笑道：『我不是外國先生，我是中國先生。』當他說話時，嘻皮笑臉，有些毛手毛腳，彩鳳更看出他不是好人，要想開門逃出，外國人攔住道：『不要怕！不要怕！咱們在一個牀上睡過的，你還怕我把你吃了嗎？』彩鳳怒道：『放屁！你在說夢話，我從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外國人笑道：『哈！做了警長夫人就忘了從前嗎？』彩鳳道：『從前……』外國人道：『不錯！你在案子裏，我是請過客，我還是你的恩客啊！』彩鳳怒道：『你是瘋子，你是流氓，你簡直胡說八道，誰認識你這下流東西？』外國人並不生氣，還是嘻皮笑臉的道：『我的心肝兒，你真把我想死啦！』要拉彩鳳手，嚇得彩鳳忙不迭地躲開，外國人笑道：『你怕我幹什麼？我不是老虎，我不是魔鬼，咱們曾經有過密切關係，你是我的愛人，我是你的情人，我爲了愛你，我什麼都犧牲了，今天到此地來，我還是希望你像以前那樣愛我。』彩鳳發顫道：『你說的話，完全是放屁，大概你在那兒做夢，我幾時同你見過面，咱們根本不認識，什麼愛人情人？』外國人道：『真的不認識我嗎？』彩鳳道：『那個王八蛋認識你。』外國人笑了一笑，將假頭髮，假鬍子除去，顯出本來面目，這樣，唐彩鳳是認識了，原來是張崑面前紅人朱鐵山，鐵山笑道：『再說一聲不認識我。』彩鳳見是鐵

山彷彿見了魔鬼，嚇得腿軟心跳，低下頭，想不起說什麼才好。鐵山至彩鳳面前，用手將她下頰一抬，溫和道：「我不容易見到你，請坐下，讓我們暢談一次。唐小姐唔不我應該叫你警長夫人，但我不願意這樣稱呼你，因為我叫你警長夫人，我的心會發痛。」彩鳳道：「你今天來看我，是什麼目的？」鐵山道：「當然是向你求愛……」拉彩鳳坐在沙發上，抽煙笑道：「我也知道警長比我年輕，當然值得你所愛的，不過我太愛你了，捨不得放棄你這樣一個美人，所以又來找你啦！」彩鳳道：「我已經嫁了警長，沒有辦法再來愛你。」鐵山道：「在北京你對我說的什麼？」彩鳳驚道：「唔，我已想不起來了。」鐵山道：「不會想不起來的，日子並不多，要末是一個冷血動物，牠沒有知覺，才會忘記的。」彩鳳站起哀告道：「我求你原諒，我不能再愛你了。」鐵山懇切道：「我求你原諒，我離不開你。」彩鳳道：「世界上漂亮女人很多，你有的是錢，盡可以去找一個讓你心愛的女人。」鐵山道：「我什麼人都不愛，祇愛你，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心肝，我求你，你不要使我太失望。」彩鳳道：「我愛你的熱忱，已達於極點。」彩鳳哽咽道：「你這不是愛我，實在是害我。」鐵山道：「那末你害我，是應該的嗎？」彩鳳道：「我害你什麼？」鐵山道：「你自己說的，要你嫁給我，不能做官，不能住到山東，這種條件，我都依了你，現在我官也不做了，山東也不去了，彩鳳，我爲了愛你，一切都願意犧牲，難道你就不能爲我也犧牲一點兒嗎？」彩鳳哭了一會。



道：「請你原諒，我辜負了你的好心。」鐵山道：「別的什麼都可以原諒，這是安讓我受刺激的事，不是說句原諒就可以了事。」彩鳳道：「你預備把我怎麼樣？」鐵山道：「我要你嫁給我。」彩鳳道：「不能！我是衛道雲的人，事實也不允許我再嫁給你。」鐵山道：「難道你就不能爲我犧牲一次嗎？」彩鳳痛苦地說：「唔，這犧牲是不應該。」鐵山忿恨道：「你犧牲一個衛道雲，就以爲犧牲是不應該。我姓朱的爲了你名譽、地位、生命，一切不顧，全爲你犧牲，鳳，你該說一句良心話，我朱鐵山的人格、信義怎麼樣？」彩鳳哭道：「真感激，你待我太好了，以前我總以爲有錢的大老爺對待女人不會有好心眼的，今天使我明白了，有財有勢的人，一樣也有真情對待我們女人，朱老爺，既你是真心愛我，那就不必要使我太受痛苦，我既嫁了道雲，如果再給嫁你，這還算是人嗎？被人家說起來，蜜姐兒終究沒有好人，水性楊花的嫁了再嫁，唔，朱老爺你放鬆我吧。」鐵山道：「並不是我不放鬆你，實在是愛你。」彩鳳道：「你的美意，我始終是感激的，現在我既做了姓衛的人，至死我也不能改變。」鐵山憤怒道：「你一定要使我失望嗎？」彩鳳道：「對不起，請你原諒我的苦衷。」鐵山抓住彩鳳兩肩道：「你說一句苦衷，就可以完事嗎？嘿，沒有這樣隨便，我朱鐵山爲了你什麼都犧牲了，就不過留着我的身子，還有一點兒不肯死的熱血，鳳，大部份都肯爲你犧牲，這一條命，難道我還小氣嗎？」彩鳳道：「朱老爺，你犯得着爲一

個窩姐兒這樣犧牲嗎？」鐵山道：「愛情是不管窩姐兒不窩姐兒，我既愛了你，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財產，我的生命，一切的一切全是你的，你肯接受，這是我的幸運，福氣，你不肯接受，這是我的失敗，歸宿。」彩鳳驚道：「歸宿？」鐵山點頭道：「不錯，我預備爲情而犧牲，可是我一個人不願意去，要走咱們一塊兒走。」彩鳳道：「走到那兒去？」鐵山道：「走到鄴都城，活着不能做夫妻，死了總可以不分離。」彩鳳道：「世界上有你這樣胡鬧的嗎？」鐵山道：「我這樣真心愛你，你還說我是胡鬧，呢！世界上真沒有愛情。」彩鳳道：「快走，快走，他們也許要來了！」鐵山道：「你以爲我怕他們嗎？」彩鳳道：「道雲很愛我，他會同你拚命的。」鐵山道：「拚命好罷，一塊去。」彩鳳道：「你沒有手鎗。」鐵山摸出一枝自來水筆，厲色道：「我有這玩藝兒。」彩鳳道：「你要我寫什麼？」鐵山道：「我不要你寫什麼，我要你的命。」彩鳳道：「這是一支筆，又不是一支手鎗。」鐵山冷笑道：「嘿！你別小看牠，牠比手鎗厲害，老實說，這是一支毒氣筆，可以從裏面冒出烟，聞着了馬上就死。」彩鳳道：「你帶這東西來害我嗎？」鐵山道：「也無所謂，大家爲情犧牲，我爲了你，已經殺了一個情敵。」彩鳳道：「誰？」鐵山道：「王小六子。」彩鳳驚道：「唔！是你殺的？」鐵山道：「你願意被他糟蹋，我可不能答應，但是我沒有辦法阻止你的自由，我祇有痛痛快快將他殺死，也可以少一個情敵。」彩鳳道：「我根本同他沒有愛情。」鐵山道：「是愛你的

人，都是我的情敵。彩鳳道：『你祇有能力殺王小六子，可是你決沒有本事殺汪震海。』鐵山道：『汪震海？』彩鳳道：『你知道汪震海道我嫁給他的事嗎？』鐵山道：『全知道，我現在正想辦法對付他。』彩鳳道：『你能力夠不到。』鐵山大怒道：『什麼話？憑我朱鐵山殺不了一個老賊嗎？』彩鳳想起道：『你對他們說，是爲地圖而來的，怎麼說了半天都是關於我們個人私事地圖的問題，始終沒有提起。』鐵山道：『要地圖，拿你人來換你願意嫁給我，我就還你的地圖。』彩鳳皺眉道：『說了半天，還是要我嫁給你。』鐵山道：『當然，這是我的目的。』彩鳳道：『你太使我爲難吶！』鐵山奮然道：『乾脆嫁給我，地圖還你不肯的話，咱們一塊兒死。』這裏說話，房門外都能聽得清清楚楚。衛道雲、滕文釗、文月華、江文榮等，都在房門口聽得焦急萬分。衛道雲因爲愛彩鳳心切，再不能聽下去，推開房門，切齒咬牙，手鎗對着鐵山，怒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強逼彩鳳嫁給你，老賊心有多狠啊！』鐵山哈哈冷笑一陣，自來水筆用手一撥，一股濃烟冒出，大家說聲不好，頭就發昏。鐵山笑道：『好！這也是劫數，都死吧！』話說完，他也倒下。文釗、月華、文榮因爲沒有走進會客室，都倒在門口。彩鳳與道雲大概是熱情關係，倒下去是摟在一起。愛情這玩藝兒，實在偉大，情願犧牲，不願屈服。彩鳳要是肯嫁給鐵山，今天也就不會白犧牲這許多人，而且死的都是重要人物，實在可惜。不過以事實而論，彩鳳萬不能再嫁鐵山，雖然鐵山

很愛她而道雲一樣也是愛她。並對嫁給道雲是一夫一妻他又年輕這樣去搞婚姻誰也不肯放棄。鐵山雖然多情，但已年老，家有多妻，犯不善再做他的玩物。唐彩鳳的命運也真太壞，一次一次被人玩弄，一次一次受人糟蹋，這也是紅顏女子多薄命，因為她太漂亮了，容易惹禍的確，世界上美貌佳人，較易於受磨折，遭橫禍，刺激，煩惱也特別的增多，你們不看看雲子裏姑娘生活舒服，但她們內心痛苦，外人所不會知道，老實說，不是紅顏薄命也不會流落到這種地方。唐彩鳳就是想跳出火坑，卸去妓女頭銜，到上等社會裏，做一番值得讓人家注意的事，不惜犧牲冒險苦幹，總算有志者事竟成，讓一位青年警長愛上了，配成佳耦，雖有風波，結果美滿，但願從此一帆風順，平安渡過情海，正在風平浪靜之際，不想颶風突起，慘劇必然而生。他們死在地上有十分鐘光景，也沒有發覺，家裏祇有田媽一個，在樓上打掃新房，樓下事當然不會知道，後來有人打電話來，要文月華聽電話，她急忙下樓，走到會客室門口，大吃一驚，連叫：『不好，不好，怎麼都死了？』這時來了一個蒙面人，向田媽道：『快用鹽水將他們噴醒……』說完他就走了。田媽昏頭昏腦，照蒙面人意思，用鹽水在月華、文釗、彩鳳、文榮、道雲等臉上盡量亂噴，還有一個不認識的，她是不管由他去死吧。大概經過五分鐘左右，每人打了一個噴嚏，睜開眼睛，透了一口氣，爬坐起來，呆瞪互相對看。月華道：『是怎麼一回事？』田媽道：『小姐你們都死了，我把你們』

救活的。』月華道：『你用什麼方法將我們救活的？』田媽道：『我用鹽水將你們噴醒的。』文劍說異道：『田媽怎麼知道用鹽水能噴醒我們？』田媽道：『是一個蒙面人告訴我的。』道雲道：『這一定是秘密客。』大家都站起。文劍拾起鐵山自來水筆看道：『這玩藝兒到實在厲害。』彩鳳走至鐵山面前，自語道：『這傢伙怎麼沒有醒？』田媽忙過來說道：『這人我不認識，所以我沒有將他噴醒。』道雲笑道：『好極了！他死了到也乾淨。』忙來拾起地上手鎗，瞄對鐵山，切齒道：『再請你吃兩鎗。』彩鳳心想：鐵山雖有強逼，但終究還是多情，況且從前也利用過他，也得過他不少幫助，為良心上發覺，不願他這樣慘死。忙拉道雲道：『你不能這樣做。這時候他就同死人一樣，打上幾鎗，也是無益，就是要打死他，也得讓他死得明白，況且我們正希望收回地圖，到不如將他噴醒，同他開一次談判，如果談得決裂，將他送到鎮守使衙門，依法辦理，他是張崑爪牙，當然有很多口供聽，到要是冒冒失失將他打死，不但無功，反而有罪。』文榮拍手道：『好好不愧為警長夫人，這話說得真真有道理。』文劍向田媽道：『你就將他噴醒吧！』田媽啣口鹽水波……在鐵山臉上一噴，鐵山翻了一個身，果然醒了，爬來驚慌道：『快吃東西，快吃東西……』向大家道：『你們都是剛醒嗎？』文劍將鐵山一推道：『喂！你靜一靜，我看你有點兒神經。』鐵山急急忙忙在袋裏摸出紙包向大家道：『你們快的吃這藥。』道雲道：『剛才我們沒有』

死，現在你打算用毒藥來害人嗎？」鐵山向道：「你這樣怕死，我先吃給你看看。」真痛快，他抓了一把藥，往嘴裏就送。彩鳳心想：「我不肯嫁給他，他就要自殺，而且要我一路而去，當然他是拚着一死，什麼都不怕，這顯係要用毒藥將我們同歸於盡。越想這紙包裹的藥，是萬不能吃的。」鐵山道：「你們快來吃，要是再過十五分鐘，你們的五臟都要貴爛，我同你們根本沒有冤仇，為何眼睜睜看你們死，快來吃，這是解毒藥。」文釗道：「朱先生，我覺得你這幾句話是說得很誠懇，大家沒有什麼深仇，我想你也不會無故殺人。」鐵山道：「你們不必遲疑，我就是要害人，也祇能害彩鳳一個，因為他不肯嫁給我，咱們同赴陰曹，向閻君評理，你們同我毫無關係，我何苦要害你們呢？」文榮點頭道：「這話很對，我們吃吧！」月華向彩鳳道：「妹子，朱先生既愛你，也決不會害你，你放心吧！」田媽知趣，忙去倒了幾杯茶，大家吃了解毒藥，肚裏響了幾響，果然神清氣爽。道雲避道：「真弄得我不懂，如果說你是壞人，照方才情形，你又不像是壞人。」鐵山安然坐下道：「我本來不是壞人，就不過愛上了你的夫人。」道雲忿忿道：「這是最混蛋的行為。」鐵山道：「我的心要愛她，真沒有辦法打消這念頭。」文釗道：「我希望你同我們談一談公事。」鐵山道：「可以，我還帶來了一張請帖。」文釗道：「什麼請帖？」鐵山道：「是老乾娘叫我帶來的。」忙將請帖取出，交與文釗看。上面寫着：「謹詹於國曆九日卅一

日，在武定路三十九號，舉行新屋落成，恭請光臨。……鐵胆團首領老乾娘鞠躬。」文劍詫異道：「這是什麼玩藝兒？」鐵山道：「我可以詳細對你說。」說，老乾娘她爲了要同你們比一比高下，所以在武定路三十九號建築了一宅有機關的高大洋房，明天舉行新屋落成，請你們去參觀。」文劍驚奇道：「她不怕我們去破這機關嗎？」鐵山道：「這機關是不容易破的，除了大砲轟。」月華道：「有這樣堅固嗎？」鐵山道：「要不堅固，老乾娘也不會這樣傻，請你們去參觀。」彩鳳插嘴道：「明天叫鎮守使通知榮師長，派一營兵去破了這大機關。」鐵山搖手道：「這是不對的，老乾娘說明在先，明天是私人交情，請你們去參觀，大家客客氣氣，你們不要爲難她，她也決不爲難你。」文劍笑道：「這到也痛快，明天我們一定到。」鐵山拍手道：「好極了！如果不去，你們是很丟臉的。」文劍詫異道：「老乾娘怎麼會叫你帶這請帖？」鐵山道：「老實說，我現在也加入了鐵胆團，也是爲了唐彩鳳……」

道雲急道：「怎麼又爲唐彩鳳？」鐵山道：「一張地圖是被鐵胆團得去的，我加入鐵胆團就是希望想騙到一張地圖。」文劍道：「有讓你達到目的嗎？」鐵山欣然道：「當然，老乾娘十分信用我，就將地圖歸我保管。」文劍道：「你可以偷了這張地圖，送到你們督軍那兒……」鐵山道：「不，我打算拿這張地圖，換到一個美人。」月華道：「怎樣換到一個美人吶？」鐵山道：「祇要唐小姐肯嫁給我，地圖我

就還給你，並且我還肯幫着你們捉住老乾娘。」文釗取笑道：「我看你真有點兒單想思。」鐵山道：「你們說我單想思，我並不認，委實我是想瘋了。」文榮道：「新房子裏機關多不多？」鐵山道：「多全是十分厲害的機關。」文釗道：「明天老乾娘和我們相見嗎？」鐵山搖頭道：「不他請我作代表。」月華道：「明天是你的招待嗎？」鐵山點頭道：「不錯現在你們肯放我走嗎？」文釗道：「當然放你走……」

「鐵山走動，到會客室門口，向大家笑道：『明天你們幾點鐘光臨？』」文釗道：「晚上六點鐘。」鐵山微笑道：「好極了！請不要失約。」他有汽車在門口，互相欣然握別，這就叫大家漂亮。



## 第二十章 神祕機關五花八門到是一種新科學

▲賽荷花死裏逃生又可憐又可惡

▲警長夫婦被綁膝探長與怪面人大戰

當天晚上，文月華看見對門靠陽台那間房內，十分神秘，電燈一亮一暗，彷彿打着暗號似的，文釗在旁邊看，好奇道：『這是什麼玩藝兒？』道雲與彩鳳坐在沙發上討論朱鐵山的事，月華忙叫他們也來看，江文榮道：『這一定有好玩藝兒，讓我們看到。』果然有新的發見，對門落地長窗，有人拉開，從裏面走出李萍，先向街上一看，然後，扔出一枚銅元，噹……跌在街心裏，有一個少年，打黑暗地方閃出，仰着頭，向李萍招招手，銅元就是他拾起來，唐彩鳳看得真切，這少年是認識的，忙向道雲道：『雲哥，你有看清楚這少年嗎？』道雲點頭道：『看得很清楚。』彩鳳道：『這少年，他救過我，並且還要我嫁給他。』道雲道：『你不是說他同怪面人一黨嗎？』彩鳳道：『不會錯的，他一定是怪面人的黨羽。』道雲道：『這傢伙大概是個拆白黨，專門蜜騙女人，李萍是一個蕩婦，他又愛上了小白臉。』這時，李萍已經開門出來，握着那少年手，就一塊兒走了，月華忿恨道：『咳，真是一個淫婦，有了姓汪的，他又去愛上了別人。』文釗道：『我們趕上去，將他們兩個抓住，讓汪老賊看看，也叫他丟一丟臉面。』月華阻住道：『這』

何必多此一舉，我們等着，說不定還有特別好戲。」不多一會兒，李萍單身回轉，走進屋子裏，將門關上……彩鳳道：『老賊一定不在家。』月華道：『這是當然。』大家再向對面一看，李萍又到了陽台上，好像又同什麼人在那兒做手勢。道雲向街上一看，原來朱鐵山站在門口，向李萍點頭招手。文劍嚙快道：『噢，這不是朱鐵山嗎？』道雲冷笑道：『想不到是這樣一個多情的。』彩鳳聽出道雲話中意思，臉一紅，也就不說什麼。道雲反向彩鳳道：『也讓你看看，男子說話，能相信他是真的嗎？鐵山』口聲聲說愛你，為你犧牲一切，甚至於性命都情願犧牲，既這樣誠懇而多情的人，就不該再和別的女人打交道，哈！這個老賊，跟汪震海是一樣的貨色。』月華急道：『你們快看，李萍跟鐵山手挽手走了。』真的，朱鐵山很欣喜的攙着李萍的手走，當他們走得不遠，一條黑影跟在背後，一閃，月華道：『這一定是怪面人。』大家又看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動靜，也就不看了，鬧了半天，肚子也有些咕咕發叫，月華忙叫田媽搬上稀飯，大家隨便吃些……在吃稀飯的時候，月華道：『朱鐵山這人有些靠不住，明天到武定路去，是不能不小心，別上了他的當。』文劍道：『我以為這到用不着憂慮，姓朱的，我已看出他的意思，他愛唐女士，不能說他是沒有誠意。』彩鳳道：『這樣說，祇要我肯犧牲，地圖也可以收回了？機關也可以破了？老乾娘也可以捉住了？』文劍點頭道：『嗯，這到不是假的。』月華玩笑式地說：『我真佩服我們這位妹』

子，大概她有特別魔力，使人家都顛狂啦！」彩鳳走到月華面前，恨恨嘆道：「还在這生死關頭，你還要拿我開玩笑嗎？」文釗笑道：「我們這位警長，到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他愛唐女士，不像朱鐵山老放在嘴上說。」道雲欣慰道：「我決不肯將我心愛的夫人送給人家，情願滅亡，不願失去所愛。」文釗得意道：「你們聽聽，我的話還錯道？」大家說笑一會，因為時已夜深，文釗與文榮告別回家，道雲扶彩鳳上樓，在房裏親熱一番，也就享受甜蜜的夢，第二天，文釗、文榮都到文家聚集，文月華備了一桌豐盛酒席，痛痛快快吃了一頓晚飯，六點鐘還缺一刻，道雲道：「我們可以出發了。」文釗道：「不錯，我們保守信用，走罷！」汽車到武定路三十九號門口，標準鐘巧打六點，朱鐵山穿了很考究的華服，在門口笑臉相迎，文釗向前笑道：「對不起，對不起，要你久等。」鐵山笑道：「真有信用，請！」這一宅高大洋房，確然建築得堅固，四面圍牆高有數丈，圍牆頂上，鋪滿碎玻璃片，要爬牆入內，是萬萬不能走進鐵門，一條很長石子砌成甬道，洋房週圍很大一個花園，各式花草樹林，式式俱全，朱鐵山走在甬道中間，向大家笑道：「這一條路，也有機關，不過現在已經關上，你們胆大走。」走完甬道，踏上石級，大門開着，朱鐵山將手一揚，請大家入內，啊，是一個好所在，富麗堂皇，那裏像什麼壞黨機關，簡直是貴族的別墅，走過很大廳堂，到了一間會客室，朱鐵山笑道：「我們就在這兒先坐一坐。」大家不客氣就在沙發上坐下，文

劉笑道：『今天可曾請別的客人？』鐵山道：『老乾娘特地請你們來看看機關，所以別的人都不請。』文榮道：『那末這屋子裏還有什麼別的人？』鐵山道：『人是挺多，不過你們看不見，他們都能看見你，就是老乾娘也在這兒。』月華道：『老乾娘既然在此地，不妨請她出來，我們見見。』鐵山搖頭道：『老乾娘說，大家地位關係，還是不見的好。』當他說話的時候，脚在地毯上不知怎樣一踏卜的一聲，頭頂上放下一個盤，盤裏有六杯熱茶，鐵山一杯，一杯分遞各人，笑道：『這玩藝兒大概你們沒有見過。』文釗道：『上面有人管理的嗎？』鐵山道：『沒有人，這是自動的。』月華道：『造這房子化的錢到也不少。』鐵山道：『當然，老乾娘預備破產。』道雲歎息道：『真佩服她，一個女子會有這樣大的魔力。』鐵山笑了一笑，用手在沙發上一拍，奇怪，每只沙發面前都有銅手送出香烟，還有自動會打的火盒，大家不客氣地抽烟：一個傭人模樣，匆匆向鐵山報道：『朱老爺請你到樓上去一次。』鐵山道：『什麼事？』傭人道：『昨天送來的那個人，今天病得太厲害。』鐵山驚道：『什麼病？』傭人道：『我也說不出什麼病，我看她抱着肚子，在床上拚命地打滾，嘴裏嚷得不停。』鐵山忿忿道：『真要命，今天新屋落成，她來這一套，真有點兒不吉利。』傭人催道：『朱老爺，你快去一次。』鐵山站起道：『好罷。』向衆人道：『對不起，你們坐一會兒。』說完，他跟在傭人後面走出，這情形，到讓大家有些吃驚。道雲道：『莫非』

有變嗎？」月華道：「我想總不至于。」文榮道：「可是也難說，我看鐵山而慈心毒，不是好惹的。」文釀道：「我們大家留意吧。」彩鳳自與道雲結了婚，胆子也小了，沒有以前有勇氣，這天新婚甜蜜，到人生樂趣，把生命就特別看得重，彩鳳聽到有變，一驚失色，躲到道雲懷裏，急得淚流滿面，道：「彩鳳，你別怕。」月華對彩鳳道：「妹子，你的胆子怎麼會得這樣小？」彩鳳道：「我自己也弄不懂。」忽然聽到樓上砰……槍聲，文釀道：「壞了，我們上了當了。」道雲發急道：「探長，鳳妹交給你，我去和他們拚命。」彩鳳拉着道雲哭道：「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要死我們都死在一起。」月華道：「最好我們大家靜一靜，把心弄亂了，反而想不出主意。」文榮忙說道：「不錯，這時候着急也沒有用，我們已經身入虎口，他們要我們的命，這也是劫數，逃都逃不了。」文釀道：「總而言之，我們太相信人家了。」道雲道：「我說朱鐵山不懷好意，你們不相信。」文釀挺身道：「不要怕，不到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到此地來，是不失信用於人家，他們要是為難我們，這是他們沒有信用，就是將我們害死，這手段總帶着些卑鄙。」月華突然道：「你們聽，有脚步聲。」咯咯……脚步聲漸近，大家看是誰來了，原來是朱鐵山，大搖大擺的走進來，向大家笑道：「對不起，對不起，使你們受驚了。」文釀鼓起勇氣笑道：「是你開槍打死病人嗎？」鐵山不明白這話，遲疑一會說道：「我沒有開槍，是老乾娘發脾氣，開了兩槍。」道雲道：「有打死人嗎？」鐵

山道：『這還用說嗎？槍子兒飛出來，牠總得要佔點兒便宜。』月華道：『今天是新屋落成，應當高高興興，與老乾娘爲什麼還要發脾氣？』鐵山道：『說起來，也是爲了你們。』文釗詫異道：『怎麼又爲了我們？』鐵山道：『剛才同志們召集臨時會議，因爲知道你們來了，他們是很高興，要想使你們來得去不得，將你們害死，免得放虎上山。這鐵胆團裏三首領貢大炮，特別有勁，定要下樓來執行你們死刑，老乾娘不肯，因此就吵了起來。老乾娘的理由是很充足，她說：『今天是以私人交情，請你們來參觀，說明大家不要有什麼舉動，我們雖然不正黨組織，但是信用是很要緊的，說出來的話，萬不能哄騙人家成功，失敗都要看各人命運，既要做英雄好漢，就該做事光明磊落。』文釗拍手道：『痛快！痛快！老乾娘真值得我們佩服。』鐵山道：『今天也是貢大炮死期到了，往常老乾娘說什麼，他總是服從，惟有今天，大爲不服，極力與老乾娘挺撞，老乾娘在大庭廣衆面前，當然不肯示弱，當即取出手槍，做了貢大炮，大家嚇得氣都不敢透，紛紛四散，哈！我就佩服老乾娘做事乾脆。』文釗欣慰道：『我們雖然同老乾娘處於對峙地位，但我們很佩服老乾娘有才幹。』鐵山笑道：『請到廳上看看機關。』說時，他在牆腳邊用脚一踢，轟隆一聲，光滑地板頓時變鐵蓮花，每朵蓮花離地三寸，在花心裏，爆出碧綠火光，鐵山道：『這比火山還要厲害，朵朵蓮花上有電，碰着就死。』彩鳳發抖道：『呢！我見了怕。』鐵山忙笑道：『不要怕，用脚一』

踢轟的一聲，仍就恢復光滑地板。月華贊道：『做得真好。』鐵山道：『請上樓……』他在前面引路，到了樓上。文釗道：『剛才開會就在這樓上嗎？』鐵山點頭道：『不錯。』文釗道：『那末許多人吶？』鐵山道：『大概在地道裏。』月華驚道：『還有地道嗎？』鐵山道：『這兒地道造得考究極了，一樣同上面富麗堂皇，所有會員遊戲，全在地道裏。』月華道：『能讓我們去看嗎？』鐵山道：『對不起，這地方禁止參觀。』道雲奇怪道：『他們從那兒走的？怎麼沒有看見下樓？』鐵山笑道：『這地方神仙都沒有辦法對付的，要不是起造得非常奧妙，也決不敢請你們來參觀。』文榮道：『老乾娘思想實在偉大。』鐵山指牆壁道：『你們看看這都是牆，可是都能千變萬化，要變門就變門，要變樓梯就變樓梯，要變八卦陣就變八卦陣，能讓你走得進去，沒有辦法走出來。』文釗笑道：『做得真好。』鐵山道：『你們要不要看一看這兒特別玩藝兒？』月華道：『要看。』鐵山道：『請你們都站到這門口。』大家忙站到門口，看變戲法。鐵山用手不知在那兒一撥，轟隆……地板立時不見，顯出一個大井字，井字直劃橫劃上面，全有火弩迸出，還有一股猛烈藥味。這味兒嗅到就要頭痛。彩鳳道：『這味兒受不了。』鐵山忙收了機關，笑道：『這味兒當然難聞，十分鐘就會叫人死的。』月華道：『這工程可了不得。』鐵山道：『祇要有錢，什麼事都好辦。吶！你們覺得奇怪嗎？這地方十五分鐘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大工廠。』忽然聽到女人哭聲，接

大嚷救命救命……月華道：『這是什麼？』鐵山皺眉道：『這就是剛才我去看的病人呢。這病太危險。』月華聽了一會，同情地：『呃！太可憐吶！』鐵山想起道：『呃！文小姐，你是一位精於醫道。』月華道：『我那兒懂什麼醫道。』鐵山道：『你不要客氣，這是救人的事，也是一件功德，我聽人家說，你有一種祕藥，是十分靈的。』月華心想，這種強盜，做事毫無道德，死了也不是爲可惜，就不必管這些閒賬……鐵山極力懇求，文劍道雲也幫着說了許多好話，終於使她心軟，一發慈悲，跟鐵山走了幾進房子，到了一間很小臥房，床上躺着一個蓬頭散髮女人，像瘋婆子似的，在床上打滾，大家見了這女人，不由的一呆，同聲說道：『啊！這不是賽荷花嗎？』月華見是賽荷花，心就冷了大半，心想，這樣一個無恥女人，我救她幹什麼？鐵山哀求道：『文小姐，你快救救她吧！』月華忿忿道：『這種人不值得一救，讓她死了，到也好免得活在世上害人。』賽荷花聽到文月華不肯救她，真萬分的焦急，跪在床上磕頭道：『文小姐，文小姐，我知道你有一種祕藥，是可以救我命的，你……好小姐，快救救我罷！』月華道：『你說得出要我救你，嘿！上一次我們跟你到南翔，差一點兒性命都送掉，老乾娘殺了你的情人，你說恨她，結果你還是幫了她來害我們。』賽荷花磕頭道：『這是我一時打錯主意，求你們原諒。』說着，拚命磕頭，道雲向月華勸道：『文小姐，看她可憐，不管她是什麼人，格胞定了醫生有割股之心。』彩鳳也勸道：『好姊姊，你



就救救她罷！我們都是女人，表一點兒同情罷。」鐵山作揖道：「文小姐！看我小面子，給她一點兒救星吧！」賽荷花腹痛得不能再跪，倒在牀上，哎喲哎喲亂滾亂嚷。這情形真十分淒慘，月華看着不忍，經不起大家又這樣苦勸，還是救她一次罷。取出秘藥，在她鼻孔裏一吹，二分鐘光景，打了一個噴嚏，立時神清體爽，居然能坐起來說：「啊！真是仙丹。」向月華用手拜道：「多謝文小姐救命之恩。」鐵山笑道：「文小姐真是華陀再世。」向賽荷花道：「你躺下養息養息罷。」向大家道：「我們到外面去，再看幾樣小玩藝……」說着，笑嘻嘻在前面引路。文劍道：「還有好點玩藝兒嗎？」鐵山道：「有請上樓……」大家又走上了一層樓，先在每間屋子裏參觀一番，然後到中間看上去，也是一個廳。鐵山道：「請你們看看這兒機關。」說時，脚在樓板上連點四下，脚在牆上一跌，轟隆聲響，電燈全滅，頭頂上掛下輪盤，軋軋自動大轉，在輪盤裏飛出無數皮帶。月華道：「這是什麼玩藝兒？」鐵山道：「我現在不過讓你們看一看發動機關，否則你們都被皮帶綁住，一個也不容逃走。」彩鳳不信道：「你到綁一樣東西，讓我們看看。」鐵山點頭道：「可以。」忙用脚在牆上一踢，打牆裏推出一張桌子，再把脚一點，有一根皮帶，漸漸放長，那張桌子被皮帶捲住，咯啞咯啞，立時把張桌子弄得紛紛碎。文劍微笑道：「實在厲害。」鐵山道：「如果將全部機關開放，根根皮帶放長，可以掃捲全室，像我們站在這兒，也得被皮帶捲去。」彩鳳

道：「我們回去吧！我有點兒頭痛，不能再看了。」道雲道：「朱先生，你可以送我們出去嗎？」鐵山道：「當然可以，我希望唐女士給我一個答覆。」彩鳳道：「你要我答覆你什麼？」鐵山道：「就是根據昨天說的話，要收回……要……」四面看看，因為這機關很神秘，每一間屋子裏說話，老乾娘都能聽到，其實，在這科學時代，要聽到每間屋子裏說話，並不是難事，祇要多裝上些發音筒，就不難收聽到各處說話了。鐵山怕老乾娘聽見，不敢再說下去，祇好換一句說：「你們還要上去看看嗎？」道雲道：「對不起，老乾娘的美意，我們領情了。」文劍道：「請你代我們謝謝老乾娘盛意。」鐵山點頭道：「是。」文劍總以為今天走得來，不容易走將出去，到想不到很客氣，沒有什麼變化，平平安安出了機關門，乘鐵山將他們送上汽車，這就不得不佩服老乾娘做事乾淨，大家在汽車裏十分欣喜，好像大難之後，使手脚都輕鬆而舒泰……，光陰很快的，又過去了幾天，是在一個晚上，月華一個人在房裏，坐在沙發上看李昌鑑著的白夫人偵探小說，正在興趣濃厚時候，窗外有一黑影，忙追上去看，只見玻璃上貼着一張字條：「快到對門救人。」月華奔出房外，到客堂裏，對田媽道：「你好好照應門戶，我到對過去一次。」田媽道：「是到汪家嗎？」月華把頭一點，匆匆走出大門，街道上漆黑，遠遠路燈，也沒有什麼猛烈光華，這是落鄉地方，走路人都不大容易看見，對門汪家大門緊閉，裏面燈火明亮，「快到對門救人。」不知是誰

遭難？要我救，不要去管它，且冒一次險再說。月華誰是細皮白肉美人，而武藝確然不錯，跳高爬窗到也可以對付，於是她就鼓起勇氣，爬上陽台，偷偷向房裏一看，看見一個人躺在地板上，動也不動，大概是被害了，而且這個人很像是老師江參謀長。月華這才明白，原來我的老師被害了，推推落地，長窗關得很緊，無法啓開，不過救人心切，祇有打破玻璃，將身子鑽了進去，還沒有走到那死人身邊，腰眼裏已被人用手鎗頂住。一個粗暴聲音喝道：『幹什麼？』月華顫聲道：『沒有幹什麼，這兒是我們同事家裏。』粗人道：『你是誰？』月華道：『我是文月華秘書。』那粗人忙將手鎗收回，向月華行禮道：『唔，原來是文秘書，失敬失敬！』月華道：『你是誰？』粗人道：『我是汪參謀長新用的保鏢莫斌。』月華指地板，上死人道：『江參謀長被害嗎？』莫斌道：『不，這是陳副官。江參謀長被強盜綁去了！』月華駭然道：『啊！有這樣的事嗎？』走到死人身邊一看，果然是陳副官，陳副官身段品貌有些像江參謀長，從他背部看去，當然易於誤會。月華道：『你們的主人啊？』莫斌道：『同汪太太一塊兒追趕強盜去。』月華詫異道：『是怎麼一回事？』莫斌道：『剛才來了十幾個強盜，打死陳副官，搶走衛警長，衛夫人，江參謀長。』月華大驚道：『什麼？警長也被綁啦？』莫斌點頭道：『是的。』月華奇異道：『他們怎麼會到這兒來？』莫斌道：『這其中的事情，我就不大知道了。』月華道：『陳副官還有救嗎？你摸摸他的頭，還有熱氣嗎？』

「莫斌點頭道：『是。』」忙彎下腿，在陳副官臉上摸了一摸，欣然站起道：『還有一點兒熱氣。』月華道：『讓我來救救看。』取出秘藥，在陳副官鼻孔裏一吹，真靈，五分鐘連打二個噴嚏，陳副官霍然坐起，呆瞪瞪四面張看，自語道：『我在做夢嗎？』莫斌向前笑道：『陳副官！剛才你被強盜打悶了，多虧文小姐救你。』陳副官忙站起，向月華作揖道：『文小姐！多謝救命大恩。』月華笑道：『好說，好說，陳副官請坐下。』陳副官把頭一點，就在沙發上坐下，莫斌倒了二杯茶，一杯送到月華面前，一杯送到陳副官面前，月華道：『你怎麼到此地？』陳副官道：『汪參謀長打電話給我，叫我到這兒吃飯。』月華道：『是汪參謀長請客嗎？』陳副官道：『不，他說請幾個老朋友聚聚，江參謀長，衛警長，衛夫人。』月華道：『這奇怪，這件事他們怎麼沒有告訴我。』陳副官道：『這是臨時發動的，也許他們來不及告訴你。』月華道：『有強盜來，我住在對門，怎麼沒有聽見這兒響聲？』陳副官道：『強盜是後門進來，後門出去，你當然不會聽見有響聲了。』月華還要問……忽然聽到樓下門外有人叫喊：『小姐！小姐！』月華聽出是田媽聲音，忙開了落地長窗，到陽台上問道：『田媽！什麼事？』田媽急道：『小姐快回來，家裏出了事啦！』月華驚道：『出了什麼事？』田媽道：『滕探長和怪面人打起來了。』月華道：『打得厲害嗎？』田媽道：『十分厲害，探長打不過怪面人，弄得身上……』探長是什麼時候來的？田媽

道：「你走了十分鐘探長就來了。」月華道：

「忙地，到屋子裏向陳副官道：『對

不起！我家裏出了事，不能陪你先走了。』她急急忙忙走上樓上樓下都找到沒有什麼探長也

沒有什麼怪面人，氣急敗壞地向田道罵道：『你這老糊塗，開什麼玩笑？』田媽道：『小姐，我沒有開玩

笑。』月華道：『你說探長與怪面人在這兒打架人吶。』田媽忠誠地：『我可以對天發誓，他們明明在

會客室裏打架，怎麼都不見了呢？小姐還摔壞了一個花瓶。』月華到會客室一看果然壞了一個花瓶，

這證明田媽沒有撒謊。突然門鈴大震，田媽道：『有人來了，我去開門。』月華道：『讓我來去，』親自去

開門，來人是張標，跑得滿頭大汗，慌動着身上肥肉，喘氣道：『不……不……不……不好了！』月華皺眉道：『

又是什麼不好？快到裏面來說話。』張標跟月華到會客室裏坐下道：『文……小姐你……知道嗎？』

月華苦笑道：『你沒有說出來，叫我什麼？』張標恍然道：『唔不……錯，我……我還沒有說……

出來。』月華道：『你快說，別讓我心裏焦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張標挺一挺身子道：『你……聽着，

這是關……係很大的事，怪……面人到……龔大公……館裏，搶去不……少東西。』月華道：『是

什麼時候？』張標道：『還……不到半個鐘點。』月華遲疑道：『噫，到底有幾個怪面人？』張標道：『一

……個怪面人，已經關……得滿城風雨，還……經得起幾……個怪面人嗎？』田媽在旁插嘴道：『十

